韩非子

佚名

版权信息

书名：韩非子

作者：佚名

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

序

韓非子

經名：韓非子。韓非著。二十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遺藏》太清部。參校版本：陳奇猷《韓非子集釋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一九七四

韓非子卷之一

初見秦第一

臣聞不知而言不智，知而不言不忠，為人臣不忠當死，言而不當亦當死。雖然，臣願悉言所聞，唯大王裁其罪。

臣聞天下陰燕陽魏，燕北，故曰陰。魏南，故曰陽。連荊固齊，收韓而成從，將西面以與秦強為難，臣竊笑之。世有三亡，而天下得之，知三亡者得天下。其此之謂乎。臣聞之曰：以亂攻治者亡，以邪攻正者亡，以逆攻順者亡#1。今天下之府庫不盈，囷倉空虛，悉其士民，張軍數十百萬。其頓首戴羽為將軍，斷死於前，不至千人，皆以言死。白刃在前，斧鑕在後，而卻走不能死也。非其士民不能死也，上不能故也。言賞則不與，言罰則不行，賞罰不信，故士民不死也。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，有功無功相事也。出其父母懷衽之中，生未嘗見寇耳。聞戰，頓足徒裼#2，犯白刃，蹈鑪炭，斷死於前者皆是也。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，而民為之者，是貴奮死也。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，十可以對百，百可以對千，千可以對萬，萬可以剋天下矣。今秦地折長補短，方數千里，名師數十百萬。秦之號令賞罰、地形利害，天下莫若也。以此與天下，天下不足兼而有也。是故秦戰未嘗不剋，攻未嘗不取，所當未嘗不破，開地數千里，此其大功也。然而兵甲頓，士民病，蓄積索，田疇荒，囷倉虛，四鄰諸侯不服，霸王之名不成，此無異故，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。

臣敢言之，往者齊南破荊，東破宋，西服秦，北破燕，中使韓、魏，土地廣而兵強，戰剋攻取，詔令天下。齊之清濟濁河，足以為限，長城巨防，足以為塞。齊五戰之國也，謂五破國也。一戰不剋而無齊。為樂毅破齊於濟西。由此觀之，夫戰者，萬乘之存亡也。且聞之曰：削跡無遺根，無與禍鄰，禍乃不存。言禍敗之跡，削去本根，則無禍敗。言秦宜以齊為戒。秦與荊人戰，大破荊，襲郢，取洞庭、五湖、江南，荊王君臣亡走，東服於陳。當此時也，隨荊以兵則荊可舉，刻可舉，則民足貪也，地足利也。東以弱齊、燕，中以波三晉。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，四鄰諸侯可朝也。而謀臣不為，引軍而退，復與刑人為和，令荊人得收亡國，聚散民，立社稷主，置宗

廟，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，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。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，大王以詔破之，兵至梁郭下，圍梁數旬則梁可拔，拔梁則魏可舉，舉魏則刻、趙之意絕，刑、趙之意絕則趙危，趙危而荊狐疑，東以弱齊、燕，中以淩三晉。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，四鄰諸侯可朝也。而謀臣不為，引軍而退，復與魏氏為和，令魏氏反收亡國，聚散民，立社稷主，置宗廟，令〔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〕#3。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。前者穰侯之治秦也，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。穰侯營私邑，謀秦，故非諷云兩國。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，士民疲病於內，霸王之名不成，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。

趙氏，中央之國也，雜民所居也。趙居邯鄲，燕之南，齊之西，魏之北，韓之東，故曰中央。兼四國人，故曰雜。其民輕而難用也。號令不治，賞罰不信，地形不便，下不能盡其民力，彼固亡國之形也。而不憂民萌，悉其士民，軍於長平之下，以爭韓上黨。大王以詔破之，拔武安。當是時也，趙氏上下不相親也，貴賤不相信也。然則邯鄲不守，拔邯鄲，筦山東河#4閒，引軍而去，西攻脩武，踰華，絳上黨。代四十六縣，上黨七十縣，不用一領甲，不苦一士民，此皆秦有也。以代、上黨不戰而畢為秦矣，東陽、河外不戰而畢反為齊矣，中山、呼沲以北不戰而畢為燕矣。然則是趙舉，趙則韓亡，韓亡則荊、魏不能獨立，荊、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、蠹魏、拔荊，東以弱齊#5、燕，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，是一舉而三晉亡，從者敗也。大王垂拱以須之，天下編隨而服矣，霸王之名可成。而謀臣不為，引軍而退，復與趙氏為和。夫以大王之明，秦兵之強，棄霸王之業，地曾不可得，乃取欺於亡國，是謀臣之拙也。且夫趙當亡而不亡，秦當霸而不霸，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。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，不能拔也，棄甲兵弩，戰竦而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。軍乃引而復，并於孚下，大王又并軍而至，與戰不能剋之也，又不能反運，罷而去，天下固量秦力三矣。內者量吾謀臣外，者極吾兵力。由是觀之，臣以為天下之從，幾不難#6矣。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，則從益堅固，曰不難矣。內者，吾甲兵頓，士民病，蓄積索，田疇荒，囷倉虛；外者，天下皆比意甚固。願大王有以慮之也。

且臣聞之曰：戰戰栗栗，日慎一日，苟慎其道，天下可有。何以知其然？昔者紂為天子，將率天下甲兵百，左飲於淇溪，右飲於洹溪，淇水竭而洹水不流，以與周武王為難。武王將素甲三千，戰一日，而破紂之國，禽其身，據其地而有其民，天下莫傷。知伯率三國之眾以攻趙襄主於晉陽，決水而灌之三月，城且拔矣。襄主鑽龜筮占

兆以視利害，何國可降。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於行而出，知伯之約，得兩國之眾以攻知伯，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。今秦地折長補短，方數千里，名師數十百萬，秦國之號令賞罰，地形利害，天下莫如也，以#7此與天下，天下#8可兼有也。臣昧死願望見大王，言所以破天下之從，舉趙，亡韓，臣荊、魏，親齊、燕，以成霸王之名，朝四鄰諸侯之道。大王誠聽其說，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，趙不舉，韓不亡#9，荊、魏不臣，齊、燕不親，霸王之名不成，四鄰諸侯不朝，大王斬臣以徇國，以為王謀不忠者也。

存韓第二

韓事秦三十餘年，出則為扞蔽，入則為蓆薦，出貢以供，若蓆薦居人下#10。秦特出銳師取韓地，而隨之怨懸於天下，功歸於強秦。且夫韓入貢職，與郡縣無異也。今臣竊聞貴臣之計，舉兵將伐韓。夫趙氏聚士卒，養從徒，欲贅天下之兵，贅，綴連也。明秦不弱，則諸侯必滅宗廟，欲西面行其意，非一日之計也。今釋趙之患，而攘內臣之韓，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。韓為內臣，秦猶滅之，則天下從趙攻秦，計為得矣。夫韓，小國也，而以應天下四擊，主辱臣苦，上下相與同憂久矣。脩守備，戒強敵，有畜積，築城池以守固。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，拔一城而退，則權輕於天下，天下摧我兵矣。韓叛則魏應之，趙據齊以為原，若山原然。如此，則以韓、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，而以與爭強，趙之福而秦之禍也。夫進而擊趙不能取，退而攻韓弗能拔，則陷銳之卒、勤於野戰，負任之旅，罷於內攻，勞餉者。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，非所以亡趙之心也。均如貴臣之計，均，同也，謂同其計而用之。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。既進退不能，則同於為質者。陛下雖以金石相弊，弊，盡也，盡以召士。則兼天下之日未也。今賤臣之愚計，使人使荊，重幣用事之臣，明趙之所以欺秦者，與魏質以安其心，從韓而伐趙，趙雖與齊為一，不足患也。二國事畢，齊、趙。則韓#11可以移書定也。是我一舉，二國有亡形，則荊、魏又必自服矣。故曰：兵者，凶器也。不可不審用也。以秦與趙敵，衡加以齊，今又背韓，而未有以堅荊、魏之心。夫一戰而不勝，則禍搆矣。計者，所以定事也，不可不察也。韓、秦強弱，在今年耳。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，夫一動而弱於諸侯，危事也。為計而使諸侯有意我之心，至殆也。見二疏，非所以強於諸侯也。臣#12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。夫攻伐而使從者聞焉，不可悔也。

詔以韓客之所上書，書言韓子之未可舉，下臣斯甚以為不然。秦之有韓，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，虛處則□然，□，妨也，腹虛也，而病為妨，喻秦虛心待韓，韓終為妨。□，音艾。若居濕地，著而不去，以極走則發矣。謂疾得冷，卒然而走，必發矣。喻秦雖加恩於韓，有急，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。夫韓雖臣於秦，未嘗不為秦病，今若有卒報之事，韓不可信也。秦與趙為難，荊蘇使齊，未知何如。以臣觀之，則齊、趙之交未必以荊蘇絕也。若不絕，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。夫韓不服秦之義，而服於強也。今專於齊、趙，則韓必為腹心之病而發矣。韓與刑有謀，諸侯應之，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。非之來也，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，為重於韓也。辯說屬辭，飾非詐謀，以釣利於秦，而以韓利闚陛下。闚陛下之意，因隙而入說，以求韓利。夫秦、韓之交親，則非重矣，見重於二國。此自便之計也。臣視非之言，文其淫說，靡辯才甚，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，因不詳察事情。今以臣愚議，秦發兵而未名所伐，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為計矣。疑伐己也。臣斯請往見韓王，使來入見，大王見，因內其身而勿遣，稍召其社稷之臣，以與韓人為市，則韓可深割也。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，闚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，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，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，強齊以義從矣。聞於諸侯也，趙氏破膽，刑人狐疑，必有忠計。荊人不動，魏不足患也，則諸侯可蠶食而盡，趙氏可得與敵矣。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，無忽。

秦遂遣斯使韓也。李斯往詔韓王，未得見，因上書曰：昔秦、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，天下莫敢犯，如此者數世矣。前世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，秦發兵以救之。韓居中國，地不能滿千里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，君臣相保者，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。先時五諸侯共伐秦，韓反與諸侯先為鴈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。諸侯兵困力極，無奈何，諸侯兵罷。杜倉相秦，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，而失攻荊，荊令尹患之，曰：夫韓以秦為不義，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。已又背秦，先為鴈行以攻關。韓則居中國，展轉不可知。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，解其兵。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，兵弱至今。所以然者，聽姦臣之浮說，不權事實，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。今趙欲聚兵士卒，以秦為事，使人來借道，言欲伐秦，欲伐秦，其勢必先韓而後秦。且臣聞之：脣亡則齒寒。夫秦、韓不得無同憂，其形可見。魏欲發兵以攻韓，秦使人將使者於韓。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，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，使韓復有亡地之患。臣斯不得見，請歸報，秦、韓之交必絕矣。斯之來使，以奉秦王之歡心，願效便計，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？臣斯願一得見，前進道愚計，退就葅戮，願陛下有意焉。今

殺臣於韓，則大王不足以強，若不聽臣之計，則禍必搆矣。秦發兵不留行，而韓之社稷憂矣。臣斯暴身於韓之市，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，不可得已。邊鄙殘，國固守，鼓鐸之聲於耳，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。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，今又背強秦。夫棄城而敗軍，則反掖之寇反掖者，謂麾下反以禽君掖也。必襲城矣。城盡則聚散，聚散則無軍矣。使城固守，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，道不通，則難必謀，其勢不救，左右計之者不用，願陛下熟圖之。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，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，乃就吏誅不晚也。秦王飲食不甘，遊觀不樂，意專在圖趙，使臣斯來言，願得身見，因急與陛下有計也。今使臣不通，則韓之信未可知也。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，願陛下幸復察圖之，而賜臣報決。

難言第三

臣非非難言也，所以難言者，言順比滑澤，洋洋纚纚然，則見#13以為華而不實。言順於慎，比於斑。洋洋，美；纚纚，有編次也。敦祗恭厚，鯁固慎完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。多言繁稱，連類比物，則見以為虛而無用。想微說約，徑省而不飾，則見以為劌而不辯。激急親近，探知人情，則見以為譖而不讓。閎大廣博，妙遠不測，則見以為夸而無用。家計小談，以具數言，則見以為陋。言而近世，辭不悖逆，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。言而遠俗，詭躁人間，則見以為誕。捷敏辯給，繁於文采，則見以為史。殊釋文學，以質性言，則見以為鄙。時稱詩書，道法往古，則見以為誦。誦，說舊事。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。

故度量雖正，未必聽也。義理雖全，未必用也。大王若以此不信，則小者以為毀訾誹謗，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。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，仲尼善說而匡圍之，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。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？而三君不明也。上古有湯至聖也，伊尹至智也。夫至智說至聖，然且七十說而不受，身執鼎俎為庖宰，昵近習親，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。故曰以至智說至聖，未必至而見受，伊尹說湯是也。以智說愚必不聽，文王說紂是也。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，翼侯炙，鬼侯腊，比干剖心，梅伯醢，夷吾束縛，而曹羈奔陳。伯里子道乞，傅說轉鬻，轉次而傭，故曰鬻。孫子臏腳於魏，吳起收泣於岸門，痛西河之為秦，卒枝解於楚，公叔座言國器反為悖，公孫鞅奔秦，關龍逄斬，萇弘分胣，?裂也，勑氏切。尹子穽於棘，投之於穽棘中。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，田明辜射，非罪為辜射而殺之。宓子賤、西門豹不鬥

而死人手，董安于死而陳於市，宰予不免於田常，范睢折脅於魏。此十數人者，皆世之仁#14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，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，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？則愚者難說也，故君子不少也。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，非賢聖莫能聽，願大王熟察之也。

愛臣第四

愛臣太親，必危其身。威權上逼，故危其身。人臣太貴，必易主位。主妾無等，必危嫡子。主謂室主。兄弟不服，必危社稷。君之兄弟不相從服。臣聞千乘之君無備，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，以徙其民而傾其國。萬乘之君無備，必有千乘之，家在其側，以徙其威而傾其國。是以姦臣蕃息，主道衰亡。是故諸侯之博大，天子之害也。羣臣之大富，君主之敗也。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，此君人者所外也。君當疏外斥遠之。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，位之至尊也，主威之重，主勢之隆也#15，此四美者不求諸外，不請於人，議之而得之矣。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，則終於外也。既不能用富，臣則竊之。此君人者之所識也。

昔者紂之亡，周之卑，皆從諸侯之博大也。殷諸侯文王，周諸侯秦襄王。晉之分也，趙、魏、韓也。齊之奪也，陳恆弑簡公。皆以羣臣之大富也。夫燕、宋之所以弑其君者，皆以類也。故上比之殷、周，中比之燕、宋，莫不從此術也。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，盡之以法，臣雖有貴賤，同以法也。質之以備，謂薄其賞賜也，臣貧則易制。故不赦死，不宥刑，赦死宥刑，是謂威淫。淫，散也。社稷將危，國家偏威。君威散，臣威成，故曰偏。是故大臣之祿雖大，不得藉威城市。市，眾所聚，恐其乘眾而生心也。黨與雖眾，不得臣士卒。故人臣處國無私朝，謂臣自私朝。居軍無私交，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，不欲令其樹福也。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。是故不得四從，四鄰之國為私交。不載奇兵，非傳非遽，載奇兵革，罪死不赦。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。

主道第五

道者，萬物之始，物從道生，故曰始。是非之紀也。是非因道彰，故曰紀。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，得其始，其源可知也。治紀以知善敗之端。得其紀，其端可知也。故虛靜以待令，令名自命

也，令事自定也。虛則知實之情，靜則知動者正。有言者自為名，有事者自為形，形名參同，君乃無事焉，歸之其情。故曰：君無見其所欲，君見其所欲，臣自將雕琢；臣因欲雕琢以稱之。君無見其意，君見其意，臣將自表異。君見其意，臣因其意以稱之。故曰：去好去惡，臣乃見素，去舊去智，臣乃自備。好惡不形，臣無所效，則戒而自備。故有智而不以慮，使萬物知其處。有行而不以賢，觀臣下之所因。有勇而不以怒，使羣臣盡其武。是故去智而有明，去君智則臣智自明。去賢而有功，去君賢則臣事以功。去勇而有強。去君勇則臣武自強。羣臣守職，百官有常，因能而使之，是謂習常。故曰：寂乎其無位而處，浮乎莫得其所。明君無為於上，羣臣竦懼於下。明君之道，使智者盡其慮，而君因以斷事，故君不窮於智。用臣智，故智不窮。賢者勑其材，君因而任之，故君不窮於能。有功則君有其賢，有過則臣任其罪，故君不窮於名。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，君雖不賢，為賢臣之師。不智而為智者正。為臣之正。臣有其勞，君有其成功，君取臣勞，以為己功。此之謂賢主之經也。經，常法也。

道在不可見，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。用在不可知。虛靜無事，以闇見疵。見而不見，聞而不聞，知而不知。知其言以往，勿變勿更，以參合閱焉。官有一人，勿令通言，則萬物皆盡。各令守職，勿使相通。情既相猜，則自盡矣。函掩其跡，匿其端，下不能原。去其智，絕其能，下不能意。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，謹執其柄而固握之。絕其能望，破其意，毋使人欲之。執柄固，則人意望絕也。不謹其閉，不固其門，虎乃將存。權柄不固，則篡國之虎因而存矣。不慎其事，不掩其情，賊乃將生。弑其主，代其所，人莫不與，故謂之虎。處其主之側，為姦臣，聞其主之忒，故謂之賊。散其黨，收其餘，閉其門，奪其輔，國乃無虎。大不可量，深不可測，同合刑名，審驗法式，擅為者誅，國乃無賊。是故人主有五壅：臣閉其主曰壅，臣制財利曰壅，臣擅行令曰壅，臣得行義曰壅，臣得樹人曰壅。臣閉其主則主失位，臣制財利則主失德，臣擅行令則主失制，臣得行義則主失名，臣得樹人則主失黨。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，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。

人主之道，靜退以為寶。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，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。是以不言而善應，不約而善增。言已應則執其契，事已增則操其符。符契之所合，賞罰之所生也。故羣臣陳其言，君以其言授其事，以事責其功。功當其事，事當其言則賞。功不當其事，事不當其言則誅。明君之道，臣不陳言而不當。是故明君之行賞也，曖乎如時雨，百姓利其澤。其行罰也，畏乎如雷霆，神聖不能解也。故明君無

偷賞，無赦罰。賞偷則功臣墮其業，赦罪則姦人易為非。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，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。近愛必誅，則疏賤者不怠，而近愛者不驕也。

韓非子卷之一竟

#1張榜本有『以逆攻順者亡』六字，據補。

#2趙用賢本『禓』作『裼』，據改。

#3依上句句式，此處脫『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』十字，據俞樾校補。

#4張榜本、趙用賢本『可』作『河』，據改。

#5凌瀛初本無『強』字，當衍，據刪。

#6張榜本『能』作『難』，注文亦作難，據改。

#7此字上脫『以』字，據陳奇猷本補。

#8此處脫『天下』二字，據陳奇猷說補。

#9據文意，此『忘』字當作『亡』，故改。

#10趙用賢本『人』下有『下』字，據文意當補。

#11趙用賢本、張榜本『轉』作『韓』，道藏本作『轉』誤，今校正。

#12『臣』下舊有『聞』字當衍，據陳奇猷本刪。

#13『見』藏本誤作『光』，據陳奇猷本改。

#14藏本舊作『人』字當為『仁』字之誤，據陳奇猷說改。

#15凌瀛初本、迂評本此處有『位之至尊也，主威之重，主勢之隆也。』十四字，道藏本原脫，今補。

韓子序

韓非者，韓之諸公子也。喜刑名法術之學，而歸其本於黃老。其為人口吃，不能道說，善著書。與李斯俱事荀卿，李斯自以為不如非。見韓之削弱，數以書干韓王，韓王不能用。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求人任賢，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。以為儒者用文亂法，而俠者以武犯禁。寬則寵名譽之人，急則用介胄之士。所用非所養，所養非所用。廉直不容於邪枉臣。觀往者得失之變，故作孤憤、五蠹、內外儲、說難五十五篇，十餘萬言。人或傳其書至秦。秦王見孤憤、五蠹之書，曰：嗟乎，寡人得見此人與遊，死不恨矣。李斯曰：此韓非之所著書。秦因急攻韓。韓始不用，及急，乃遣韓非使秦。秦王悅之，未任用。李斯害之曰：非，韓之諸公子也。今欲并諸侯，非終為韓不為秦，此人情也。今王不用，久留而歸之，此自遺患也，不如過法誅之。秦王以為然，下吏治非。李斯使人遺藥，令早自殺。韓非欲自陳，不得見。秦王後悔，使人赦之，非已死矣。

韓非子卷之二

有度第六

國無常強，無常弱。奉法者強則國強，強為不曲法從私。奉法者弱則國弱。荊莊王并國二十六，開地三千里，莊王之氓社稷也，而荊以亡。荊全之時，與荊亡之時，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，遂殊者，則由#1奉法有強弱故也。齊桓公并國三十，啟地三千里，桓公之氓社稷也，而齊以亡。燕襄王以河為境，以薊為國，襲涿、方城，方城，涿之邑也。殘齊，平中山，中山，國名。有燕者重，無燕者輕，謂鄰國得燕為黨者則重，反是者則輕也。襄王之氓社稷也，而燕以亡。魏安釐王攻趙救燕，取地河東，河東，故南燕國所在，時魏救燕，燕人得之，故以河東故國與魏也。攻盡陶、魏之地。陶，定陶也加兵於齊，私平陸之都。言魏加兵於齊平陸，以為私都也。攻韓拔管，管，故管叔所都。勝於淇下。睢陽之事，荊軍老而走。魏與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遁。師久為老。蔡、召陵之事，荊軍破。兵四布於天下，兵，魏之兵也。威行於冠帶之國。安釐王死而魏以亡。故有荊莊、齊桓則荊、齊可以霸，有燕襄、魏安釐則燕、魏可以強。今皆亡國者，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，而不務所以治也。其國亂弱矣，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，外，謂臣之事也。則是負薪而救火也，亂弱甚矣。

故當今之時，能去私曲就公法者，民安而國治。能去私行行公法者，則兵強而敵弱。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，則主不可欺以詐偽。謂得守法度之臣受之以政位，加羣臣之上，故不可欺以詐偽。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，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。權衡所以稱輕重也。臣既妙於輕重，使之聽遠，故不可欺以輕重也。今若以譽進能，則臣離上而下比周。能由譽進，所以比周於下，求其虛譽。若以黨舉官，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。官由黨舉，所以務交，求其親援。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。以譽為賞，以毀為罰也，則好賞惡罰之人，釋公行，行私術，比周以相為也。忘主外交，以進其與，與，謂黨與也。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。交眾與多，外內朋黨，雖有大過，其蔽多矣。朋黨既多，遞相隱蔽，雖有大過，無從而知也。故忠臣危死於非罪，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。邪臣朋黨，則忠臣橫以非罪而

見陷，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。忠臣#2危死而不以其罪，則良臣伏矣。臣傷其類，故良臣伏也。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，則姦臣進矣。同氣相求，故姦臣進也。此亡之本也。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，輕公法矣。私重，謂朋黨私相重也。數至能人之門，此其所以私重也。不壹至主之廷。百慮私家之便，不壹圖主之國。屬數雖多，非所尊君也。君之徒屬之數雖多，皆行私重，故非尊君。百官雖具，非所以任國也。百官雖備，皆慮私家之便，故非任國。任，謂當其事也。然則主有人主之名，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。威權不移故也。故臣曰：亡國之廷無人焉。無憂國之人也。臣，韓非自謂也。廷無人者，非朝廷之衰也，家務相益，不務厚國，大臣務相尊，而不務尊君，小臣奉祿養交，不以官為事。此其所以然者，由主之不上斷於法，而信下為之也。故明主使法擇人，不自舉也，使法量功，不自度也。擇人量功之法，布在方策，謂成國之舊制。能者不可弊，敗者不可飾，譽者不能進，非者弗能退，以法量功，故能不可弊，敗不可飾也。以法飾人，故譽不能進，非不能退也。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，明辯謂善惡不相掩。故主讎法則可也。讎，謂校定可否。

賢者之為人臣，北面委質，無有二心，朝廷不敢辭賤，則軍旅不敢辭難，朝廷辭賤，則下有缺上之心。軍旅辭難，則事有偷存之志。順上之為，從主之法，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。故有口不以私言，為君言也。有目不以私視，為君視也。而上盡制之。為臣人者，譬之若手，上以脩頭，下以脩足，清煖寒熱，不得不救入，寒則救之以煖，熱則救之以清，凡此皆用手入，故曰不得不救入也。鏌鋣傅體不敢不摶。利刃近體，手必摶之，無私賢哲之臣，無私事能之士。賢哲之臣，事能之士，皆以公用之。故民不越鄉而交，無百里之慼。既任臣以公，則政平國理，人無異望，無外心，故不越鄉而交，所以無百里之慼。貴賤不相踰，愚智提衡而立，愚智各得其所，故提衡而立。治之至也。今夫輕爵祿，易去亡，以擇其主，臣不謂廉。易亡擇主，心貪者耳。如此之臣，不可謂廉也。詐說逆法，倍主強諫，臣不謂忠。逆法強諫，淩主者耳。如此之臣，不可謂忠。行惠施利，收下為名，臣不謂仁。行惠收下，作福者耳。如此之臣，不可謂仁。離俗隱居，而以非上，臣不謂義。隱居非上，揚主之惡，如此之臣，不可謂義。外使諸侯，內耗其國，伺其危嶮之陂以恐其主曰：交非我不親，怨非我不解，而主乃信之，以國聽之，卑主之名以顯其身，毀國之厚以利其家，臣不謂智。伺危以怨主，毀國以利家，姦雄者耳，如此之臣，不可謂智也。此數物者，險世之說也，而先王之法所簡也。險世所說，邀取一時之利，先王所簡，必令百代常行。先王之法曰：臣毋或

作威，毋或作利，從王之指。無或作惡，從王之路。古者世治之民，奉公法，廢私術，專意一行，具以待任。治世之人，所具意行不用之於私，唯以待君之任耳。

夫為#3人主而身察百官，則日不足，力不給。言當用法而察之。且上用目則下飾觀，飾觀則目視不得其真也。上用耳則下飾聲，飾聲則耳聽不知其偽也。上用慮則下繁辭。繁辭則慮惑於說也。先王以三者為不足，故含己#4能，而因法數，審賞罰。先王之所守要，因法數，審賞罰，用此察之，則百官不得混其真偽。斯術也，先王#5所守之要。故法省而不侵。獨制四海之內，聰智不得用其詐，險躁不得關其佞，姦邪無所依。遠在千里外，不敢易其辭。勢在郎中，不敢蔽善飾非。郎，近侍之官也。朝廷羣下，直湊單微，不敢相踰越。雖單微直湊，亦令得其職分，而豪強不敢踰。故治不足而日有餘，上之任勢使然也。立治之功，日尚餘，而功教既已平，羣臣既已穆，則上之任用之勢不違，法教使之然也。

夫人臣之侵其主也，如地形焉，即漸以往，如地形之見耕，漸就削滅也。使人主失端，東西易面而不自知。既以漸來，故雖至於失端易面，而主尚不能自知。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，司南即指南車也，以喻國之正法。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，不為惠於法之內，不令遊意法外，為惠法內，皆所以防其侵也。動無非法。法所以淩過遊外私也，既使羣臣動皆以法，其或淩過遊外，即皆私也。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。所以嚴刑者，欲以遂令且懲下也。遂通也。威不貸錯，制不共門。威當主錯，故不貸臣，令錯制當主裁，故不共臣同門。錯，置也。威制共則眾邪彰矣，威制共臣，則制邪顯用矣。法不信則君行危矣，法不信則後不可行，故君危也。刑不斷則邪不勝矣。故曰：巧匠目意中繩，然必先以規矩為度。匠之目意雖復中繩，而不可用，當其規矩為其度。上智捷舉中事，必以先王之法為比。君智雖敏而中事，不可用，當以先王之法為其比利也。故繩直而枉木斲，準夷而高科削，科，等也，削高等令就下也。權衡縣而重益輕，減重益輕，權衡乃平。斗石設而多益少。減多益少，斗石乃滿。故以法治國，舉措而已矣。舉法而措#6之，治自平。法不阿貴，繩不撓曲。法之所加，智者弗能辭，勇者弗敢爭。刑過不避大臣，賞善不遺匹夫。故矯上之失，詰下之邪，治亂決繆，絀羨齊非，絀其健羨，齊其為非。絀，音黜。一民之軌莫如法。屬官威民，屬官，欲令官之屬己#7。退淫殆，止詐偽，莫如刑。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，不敢以貴勢慢

易於賤也。法審則上尊而不侵，上尊而不侵則主強，而守要，故先王貴之而傳之。傳之於後。人主釋法用私，則上下不別矣。

二柄第七

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，二柄而已矣。導，引也，言道所以引。喻其臣而制斷之也。二柄者，刑、德也。何謂刑德？曰：殺戮之謂刑，慶賞之謂德。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，故人主自用其刑德，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。故世之姦臣則不然，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，姦臣所惡，則巧詐媚惑其主，得其威而罪也。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。姦臣所愛，亦以巧詐媚惑其主，得其恩而賞之。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#8 也，聽其臣而行其賞罰，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，臣用罰，則民畏臣而輕君。歸其臣而去其君矣，臣用賞，則民歸臣而去君。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。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，爪牙也，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，則虎反服狗矣。人主者，以刑德制臣者也，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，則君反制於臣矣。反為臣所制也。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，請君爵祿而與羣臣，所以樹私德於眾官。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，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，所以樹私恩於眾庶也。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，故簡公見弒。子罕謂宋君曰：夫慶賞賜予者，民之所喜也，君自行之。殺戮刑罰者，民之所惡也，臣請當之。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，故宋君見劫。田常徒用德謂不兼刑也。而簡公弒，子罕徒用刑謂不兼德也。而宋君劫。故今世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，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、宋君也。故劫殺擁蔽之主，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，則未嘗有也。

人主將欲禁姦，則審合刑名者，言異事也。言，名也，事，則也。言事則相考則合不可知也。為人臣者陳而言，君以其言授之事，專以其事責其功。功當其事，事當其言，則賞。功不當其事，事不當其言，則罰。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，非罰小功也，罰功不當名也。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，非不說於大功也，以為不當名也，害甚於有大功，故罰。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，功大#9震主，亦所以為罰。昔者韓昭侯醉而寢，典冠者見君之寒也，故加衣於君之上，覺寢而說，寢寤而覺。問左右曰：誰加衣者？左右對曰：典冠。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。其罪典衣，以為失其事也，其罪典冠，以為越其職也。非不惡寒也，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。故明主之畜臣，臣不得越官而有功，不得陳言而不當。越官則死，不當則罪，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，守業以當官，守官以當言，如此者貞也。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為矣。

人主有二患：任賢，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；賢者必多才術，故能乘賢以劫君也。妄舉，則事沮不勝。妄舉，謂不擇賢，則其事必沮而不勝。沮，毀敗也。故人主好賢，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，則是羣臣之情不效。飾行則偽外，故其內情不效。效，顯也。羣臣之情不效，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。莫不飾行，故真偽不分也。故越王好勇，而民多輕死。楚靈王好細腰，而國中多餓人。齊桓公妬而好內，故豎刁自宮以治內；桓公好味，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。燕子噲好賢，故子之明不受國。子之，燕之臣也，以噲好賢，故陳禪讓之事，令噲不受國以讓己，因遂篡之。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，匿其端，避所惡也。君見好則羣臣誣能。誣其能，欲見用。人主欲見，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。羣臣之情態，皆欲求利。君見其好惡，則知利其所存，故得以為資。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，豎刁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，其卒子噲以亂死。子噲，燕王名也。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。此其故何也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。謂見好惡之情，則臣得以為利，此以情借臣求利者也，患所以生。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，為重利之故也。今主不掩其情，不匿其端，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，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。則羣臣為子之、田常不難矣。故曰：去好去惡，羣臣見素。君無好惡，則臣無因為偽，其誠素自見。羣臣見素，則大君不蔽矣。

揚權第八

揚，謂舉之使明也。權，謂量事設謀也。

天有大命，人有大命，晝夜四時之候，天之大命。君臣上下之節，人之大命也。夫香美脆味，厚酒肥肉，甘口而病形；曼理皓齒，說情而捐精。香肥所以甘口也，用之失中則病形；皓曼所以悅情也，耽之過度則捐精；賢才所以助理也，用之乖宜則危君也。故去甚去泰，身乃無害。權不欲見素無為也。事在四方，要在中央。四方謂臣民，中央謂主君。聖人執要，四方來效。虛而待之，彼自以之。以，用也。君但虛心以待之，彼則各自用其能也。四海既藏，道陰見陽。四海，則四方也。藏，謂不見也。其能如此，則君當導臣之陰以見君之陽，陰陽接則君臣通也。左右既立，開門而當。左右，為左輔右弼也。君臣既通，輔弼之臣斯立，如比則類相從，同聲相應，四方賢才畢來矣。君但開門而當之，無所遮擁也。當，受也。勿變勿易，與二俱行，賢才既來，莫敢變易，俱令輔弼二臣，俱行職事。行之不已，既行職事，有功而可，此皆臣賢之臣，不須有所除去，無不隨化而成。是謂履理也。君能履理，故有成功。夫物者有所宜，材者有所

施，各處其宜，故上下無為。使雞司夜，令狸執鼠，皆用其能，上乃無事。上有所長，事乃不方。所長，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，故事不一方而成。矜而好能，下之所欺。居上者矜好其能，則下各飾其能以欺之。辯惠好生，下因其材。居上好生辯惠，則下因其材以入其諛佞材則辯惠也。上下易用，國故不治。上代下任，下操上權，則國不治。

用一之道，以名為首。一，謂道。可以常行，古今莫二者，其唯正名乎，故曰以名為首。名正物定，名倚物徙。故聖人執一以靜，使名自命，令事自定。既使名命事，故事自定也。不見其采，下故素正。采、故，皆事也，上不見事，則下事既素且正。因而任之，使自事之。因其事而任之，彼則自舉其事。因而予之，彼將自舉之。因其事以與之，彼則自舉之。正與處之，使皆自定之。上以名舉之，凡事皆使彼自定，在上者從而以名舉之，則刑名審矣。不知其名，復脩其形。形，事也。循事以求名，則其名可知也。形名參同，用其所生。所生，為形名所從而出者。形名既以參同，故有此人而用之。二者誠信，下乃貢情。二者，為形名也。參同則用其人，是謂誠信也。貢，謂陳見也。謹脩所事，待命於天。君人者能謹脩其事，天必有符應之命以命之。毋失其要，乃為聖人。聖人之道，去智與巧，智巧不去，難以為常。夫#10智巧在，必背道而行詐，故須去之。民人用之，其身多殃，主上用之，其國危亡。因天之道，反形之理，督參鞠之，終則有始。既去智巧，上因天之道，下則反形之理，二者督考參驗鞠盡之，其事既終，還從其始也。虛以靜後，未嘗用己。常當虛靜以後人，未嘗用己而先唱。凡上之患，必同其端。端，謂所陳事之首也。臣之陳事，不擇可否每皆同之，則是偏聽而致患也。信而勿同，萬民一從。其陳事者，且當信之，無遂與同，然後擇其善者以之施教，則萬民齊一而隨從。

夫道者，弘大而無形；德者，覈理而普至。至於羣生，斟酌用之，萬物皆盛，而不與其寧。道德不與物寧，而物自寧。道者，下周於事，因稽而命，與時生死。言當因道以考汝報命。而，汝也。死生，猶廢興也。謂其教命時可廢則廢，時可興則興也。參名異事，通一同情。參考異事之名，必令通一而又同情。故曰道不同於萬物，故能生於萬物。德不同於陰陽，故能成於陰陽。衡不同於輕重，故能知其輕重。繩不同於出入，故能正於出入。和不同於燥濕，故能均於燥濕。君不同於羣#11臣。故能制於羣臣。凡此六者，道之出也。此六者皆自道生，故曰道之出也。道無雙，故曰一。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，

道以獨為容。君臣不同道，下以名禱，下當陳其名言以禱於君。君操其名，臣效其形，形名參同，上下和調。

凡聽之道，以其所出，反以為之入。凡聽言之道，或有未審，必出言以難之，彼必反求其理以入於此也。故審名以定位，明分以辯類。審察其名，則事位自定。明識其分，則物類自辯。聽言之道，溶若甚醉。溶，閑漫之貌。凡聽言者，欲闇以招明，愚以求智，故閑然若甚醉者，則言者自盡而敷泰也。脣乎齒乎，吾不為始乎，齒乎脣乎，愈惛惛乎。脣齒可以發言語也，吾不為始，則彼自為始，吾愈惛惛，彼愈昭昭。彼自離之，吾因以知之。是非輻湊，上不與構。離，謂分析其所言。彼既分析，吾遂知之，所陳之言，或是或非，如輻之湊，皆發自下情，上不與之為構也。構，結也。虛靜無為，道之情也。叅伍比物，事之形也。叅之以比物，伍之以合虛。根幹不革，則動泄不失矣。叅，三也。伍，五也。謂所陳之事，或三之以比物之情，或伍之以合虛之數。常令根幹堅植，不有移革，如此則動之散，皆無所失泄也。動之溶之，無為而改之。凡所舉動，溶然閑暇，雖有所改，無為而為也。喜之則多事，惡之則生怨。謂臣所陳言，君若喜之，彼必自媚益為其事。若乃惡之，彼必生怨而遂止。故去喜去惡，虛心以為道舍。 去喜惡以虛其心，則道來止，故為道舍。上不與共之，民乃寵之。謂下之為事，上不與共得，則臣得自專，其事必成，故得受其榮寵也。上不與義之，使獨為之。上固閉內扃，從室視庭，叅咫尺已具，皆之其處。以賞者賞，以刑者刑。閉內扃，謂閉#12心以察臣也。由內以觀外，若從室而視庭也。八尺曰咫。尺寸者，所以度長短。既閉心以叅驗之，咫寸以度量之，二者以具，則大小長短皆之其所，不相犯錯。如此則可賞則賞，可刑則刑，無乖謬矣。因其所為，各以自成。善惡必及，孰敢不信。所為善惡，既各自成，善必及賞，惡必及刑，刑賞不差，誰敢不信。規矩既設，三隅乃列。賞罰規矩，既以說於一事二事，則人知他事皆然，故曰三隅乃列也。

主上不神，下將有因。神者，隱而莫測其所由者也。既不神，故可測，則可因，故曰下將有因也。其事不當，下考其常。主事不當，則下以常理考之，所以較其非。若天若地，是謂累解。天地高厚，不可測者也。君用意如天地，則上因下考之，累可解也。若地若天，孰疏孰親？天無私覆，地無私載，故無疏無親也。能象天地，是謂聖人。象天地之高厚而無私也。欲治其內，置而勿親；內，謂君之機密也。欲令機事不失，所置之臣勿私親之。欲治其外，官置一人。不使自恣，安得移并。外，謂百官之政也。欲令官政不失，則每官置一人

焉，夫兩雄必爭，官有二人，適足以增其猜兢，故一人則專而不恣，豈有移易并兼之事。大臣之門，唯恐多人。臣門多人，威權在之故也。凡治之極，下不能得。神隱不測，故下不能得之，治道無踰此者，故曰治之極也。周合刑名，民乃守職。去此更求，是謂大惑。刑名不差則民#13守職，此治之至要者也，去至要而不用，非惑而何也。猾民愈眾，姦邪滿側。亦既大惑，故姦眾而邪滿。故曰：毋富人而貸焉，毋貴人而逼焉，君之富臣，更從臣貸，君之貴臣，更令臣逼，此倒置之徒，不識理道者也。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。專信一人，則刑勢聚焉，故失其都。腓大於股，難以趣走。臣重於君，難以為理。主失其神，虎隨其後。失神，謂君可測知，如臣能為虎，隨後以伺其隙。主上不知，虎將為狗。主既不知臣之為虎，臣則匿威藏用，外若狗然，所以陰謀其事。主不蚤止，狗益無已。臣既以虎為狗，君不知而止之，如此則同事相求，皆為狗，益其朋黨，無有已時也。虎成其羣，以弒其母。母，則君也。既朋黨相益，即是虎成羣也，虎既成羣，必見弒。為主而無臣，奚國之有。臣皆為虎，故曰無臣也，臣無則國亡，故曰奚國之有。主施其法，大虎將怯。主施其刑，大虎自寧。主既施刑#14，虎則懼而履道，故得安寧也。法刑狗信，虎化為人，復反其真。謂君君臣臣也。

欲為其國，必伐其聚。聚，為朋黨交結，伐之者，所以離散其朋黨也。不伐其聚，彼將聚眾。欲為其地，必適其賜，地，亦國也。欲治其國，必令賜與適宜。不適其賜，亂人求益。彼求我予，假求人斧，亂人求益而與之，則是以斧假仇人也。假之不可，彼將用之以伐我。以斧與仇，則是假與不可，仇既得斧，我之見伐，不亦宜哉。黃帝有言曰：上下一日百戰。夫上位可寶，上利可貪，居下者常有羨欲之心，欲靜則不能，欲取則不得，二者交戰，一日有百也。下匿其私，用試其上，上操度量，以割其下。下既有羡之心，常匿私以試上，故上必當操度量以割斷其下也。故度量之立，主之寶也，度量可以割斷下，故為主之寶也。黨與之具，臣之寶也。黨與具可以奪君位，故為臣寶。臣之所不弒其君者，黨與不具也。故上失扶寸，下得尋常。四指為扶。上於度量少有所失，下之得利已數倍多矣。有國之君，不大其都。大其都，臣將據以叛國。有道之臣，不貴其家。大夫稱家，貴其家，臣將波己。有道之君，不貴其臣。貴其臣，臣將貴勢過己。貴之富之，備將代之。臣既貴富備，必將代君也。備危恐殆，急置太子，禍乃無從起。太子者，君之副貳，國之重鎮。今欲備其危殆，必速置之，則禍端自息矣。內索出圉，必身自執其度量。臣人四面謀君，常在圉，今自內欲求出圉，但身執度量則可矣。厚者虧之，

薄者靡之。厚，謂臣黨與眾，勢位高也。位如此必虧之使薄也。虧靡有量，毋使民比周，同欺其上。虧之若月，若明之漸虧也。亦取其既盛必衰，天之道也。靡之若熱。若鑽火之取熱，不得中息。簡令謹誅，必盡其罰。盡刑罰之理也。毋弛而弓，一棲兩雄。弓以射不當棲之雄，喻刑法罰不當位之官也。一棲兩雄，其鬥?? □們貌。豺狼在牢，其羊不繁。豺狼，喻吏之貪殘者。一家二貴，事乃無功。二貴爭出命，服役者不知誰從，故事無功也。夫妻持政，子無適從。夫唱婦隨者，禮之正也。今夫妻爭持其政，故子不知所從也。為人君者，數披其木，毋使木枝扶疏。木，喻臣也。披，為落其枝也。數落木枝者，喻數削黜臣之威勢也。木枝扶疏，將塞公閭，謂臣威權覆主，充塞公閭。私門將實，公庭將虛，主將壅圍。圍，圍也。數披其木，無使木枝外拒。拒，謂枝之旁生者也。木枝外拒，將逼主處。數披其木，毋使枝大本小。枝大本小，將不勝春風，不勝春風，枝將害心。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，喻君恩賞所以榮益於下者也。枝本大矣，春風又發其榮以增其重，則披枝而害心。喻臣本實矣，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其威重，則臣將二而危君矣。公子既眾，宗室憂唫。宗室，謂太宗適子家也。庶子既眾，勢凌適子，故憂唫也。止之之道，數披其木，毋使枝茂。木數披，黨與乃離。掘其根本，木乃不神。填其洶淵，毋使水清。淵者，水之停積。水清，鑒之者必眾，喻雖族和附之者必多也。探其懷，奪之威。探其懷，謂淵其心知其所欲為。主上用之，若電若雷。威不下分，則君命神而可畏，故若雷電也。

八姦第九

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：道，引也。言姦臣或誘引君之左右，或誘引君之百姓以成其姦邪，其術有八也。一曰在同牀。何謂同牀？曰貴夫人，愛孺子，便僻好色，便辟得璧美好之色。此人主之所惑也。託於燕處之虞，乘醉飽之時，而求其所欲，此必聽之術也。乘，因也。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，進以燕娛之具，以求其所欲事無不聽。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，使惑其主，此之謂同牀。以金玉之寶，內事貴夫人愛孺子等，使之惑主，主惑則姦謀可成也。二曰在旁。何謂在旁？曰優笑侏儒，左右近習，優笑者，謂排優能啁笑者。侏儒，短人也。此人主未命而唯唯，未使而諾諾，先意承旨，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。此皆俱進俱退，皆應皆對，謂君所欲進，則左右近習俱共進之，所欲退，則俱共退之，命之則皆應，問之則皆對。一辭同軌，以移主心者也。為人臣者，內事比以金玉玩好，外為之行不法，使之化其主，此之謂在旁。#15姦臣既以金玉內事#16近習之臣，

外又為行非法漸化其主，主既習非，則其位可得而奪也。三曰父兄。何謂父兄？曰側室公子，人主之所親愛也，大臣廷吏，人主之所與度計也，此皆盡力畢議，人主之所必聽也。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，收大臣廷吏以辭言，處約言事，事成則進爵益祿，以勸其心使犯其主，此之謂父兄。收，謂收攝其心也。謂臣欲取大臣之心，辭言為作聲譽#17 ，又更處置，邀共言事於君，其事既成，大臣必益爵祿，用此以勸其心，使之犯忤其主，主犯則君臣有隙，姦臣可以施謀也。四曰養殃。何謂養殃？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，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，此人主之殃也。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，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，以娛其主而亂其心，從其所欲，而樹私利其間，此謂養殃。五曰民萌。何謂民萌#18？　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，行小惠以取百姓，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，以塞其主，臣行其惠，則主澤不下流，故曰塞其主。而成其所欲，此之謂民萌。六曰流行。何謂流行？曰人主者，固壅其言談，希於聽論議，易移以辯說。君門隔於九重，賢俊希得與接#19，故言談論議希也。為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，養國中之能說者，使之以語其私，為巧文之言，流行之辭，謂其言巧便聽者，似若流通而可行。示之以利勢，懼之以患害，施屬虛辭以壞其主，設施綴屬浮虛之辭。此之謂流行。七曰威強。何謂威強？曰君人者，以羣臣百姓為威強者也。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，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。為人臣者，聚帶劍之客，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，明為己者必利，不為己者必死，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，此之謂威強。八曰四方。何謂四方？曰君人者，國小則事大國，兵弱則畏強兵，大國之所索，小國必聽，強兵之所加，弱兵必服。為人臣者，重賦斂，盡府庫，虛其國以事大國，而用其威求誘其君。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，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，使之恐懼，此之謂四方。凡此八者，人臣之所以道成姦，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，不可不察焉。

明君之於內也，娛其色而不行其謁，不使私請。所以防初姦之同牀也。其於左右也，使其身必責其言，不使益辭。所以防二姦之在旁也。其於父兄大臣也，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，當則任之，不當則罰之。不令妄舉。防三姦之父兄。其於觀樂玩好也，必令之有所出，謂知其所從來。不使擅進，不使擅退，羣臣虞其意。防四姦之養殃也。虞，度也，必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也。其於德施也，縱禁財，發墳倉，積粟於倉，若墳然。利於民者必出於君，不使人臣私其德。防五姦之民萌也。其於說議也，稱譽者所善，毀疵者所惡，必實其能，察其過，考實其能，察詳其過。不使羣臣相為語。防六姦之流行。其於勇力之士也，軍旅之功無踰賞，邑鬥之勇無赦罪，邑鬥勇

者，謂恃力與邑人私鬥。不使羣臣行私財。防七姦之威強也，不使行私財於勇士。其於諸侯之求索也，法則聽之，不法則距之。防八姦之四方。

所謂亡君者，非莫有其國也，而有之者，皆非己有也。亡君雖有國，非己有之，令臣執制而有之。令臣以外為制於內，則是君人者亡也。臣自外制內，而君不擅舉手，如此者君必亡也。聽大國為救亡也，而亡亟於不聽，聽大國則誅求無厭，每事皆總，其傾國猶不足，有所不從，則有辭而見伐，故聽從之，亡急於不聽也。故不聽。#20羣臣知不聽，則不外諸侯，臣之外交，以君之聽己，欲有所構結。今君既不總，則外交之心息矣。諸侯之不聽則不受#21之臣誣其君矣。諸侯知我不聽用其臣，不受彼臣之浮言以罔誣其君也。明主之為官職爵祿也，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。故曰：賢材者，處厚祿任大官，功大者有尊爵，受重賞。官貴者量其能，賦祿者稱其功。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，有功者樂進其業，故事成功立。今則不然，不課賢不肖，論有功勞，用諸侯之重，諸侯以勢位之重也，有所委屬，而君用之。聽左右之謁，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，而下賣之以收財利，及以樹私黨。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為貴，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。功勞之臣不論，官職之遷失謬。是以吏偷官而外交，棄事而財親。界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，有功者隳而簡其業，此亡國之風也。隳，毀也，或本為墮也。

韓非子卷之二竟

#1『由』字藏本誤作『田』，今正。

#2『忠臣』下鐵本有『之所以』三字迂評本無『之所以』三字，盧文弨、王先慎衍文，據劉。

#3張榜本無『之』字，據劇。

#4『巳』顯係『己』字之誤，當改。

#5『三』字顯係『王』字之誤，當改。

#6『惜』字當為『措』字之誤。

#7『巳』字顯係『己』字之誤，作『巳』則不通。

#8『巳』當為『己』，作『已』則不通。

#9趙用賢本『夫』作『大』，據改。

#10『天』顯係『夫』字之誤，當改。

#11『羣於』為『於羣』之倒，注文即為『於羣』，據改。

#12『鬧』顯係『閉』字之誤，本注文前后皆為『閉』，前正文亦為『閉』，故此處不得為『鬧』。

#13趙用賢本『其』作『民』，據改。

#14正文作『施刑』，此作『也刑』則義不通。

#15趙用賢本無『主』字，據劇。

#16『丙事』於義不通。正文作『內事』據改。

#17『舉』誤，當為『譽』。據陳奇歡說改。

#18上下文皆作『民萌』，此不當作『民明』。

#19原作『攝』，據陳奇猷說改為『接』。

#20此『群臣』二字當衍，據陳奇猷說刪。

#21『人』字為『受』字之誤，據陳奇猷說改。

韓非子卷之三

十過第十

十過：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。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。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，則亡身之至也。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，則窮身之事也。五曰貪愎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。六曰耽於女樂，不顧國政，則亡國之禍也。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，則危身之道也。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，而獨行其意，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。九曰內不量力，外恃諸侯，則削國之患也。十曰國小無禮，不用諫臣，則絕世之勢也。

奚謂小忠？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，楚師敗，而共王傷其目。酣戰之時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，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。子反曰：嘻，退，酒也。穀陽曰：非酒也。子反受而飲之。子反之為人也，嗜酒而甘之，弗能絕於口，而醉。戰既罷，共王欲復戰，令人召司馬子反，司馬子反辭以心疾。共王駕而自往，入其幄中，聞酒臭而還，曰：今日之戰，不穀親傷，所恃者司馬也。而司馬又醉如此，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吾眾也，不穀無復戰矣。於是還師而去，斬司馬子反以為大戮。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，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。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。

奚為顧小利？　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。荀息曰：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，求假道焉，必假我道。君曰：垂棘之璧，吾先君之寶也，屈產之乘，寡人之駿馬也，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？荀息曰：彼不假我道，必不敢受我幣。若受我幣而假我道，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也，馬猶取之內廄而著之外廄也。君勿憂。君曰：諾。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。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。宮之奇諫曰：不可許。夫虞之有虢也。如車之有輔，輔依車，車亦依輔，虞、虢之勢正一是也。若假之道，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。不可，願勿許。虞公弗聽，遂假之道。荀息伐虢之，還反處三年，興兵伐虞，又剋之。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#1，獻公說曰：璧則猶是也。雖然，馬齒亦益長矣。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？愛小利而不虞其害。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。

　　奚謂行僻？昔者楚靈王為申之會#2，宋太子後至，執而囚之，狎徐君，輕侮之也。拘齊慶封。中射士中射士，官有上中下。諫曰：合諸侯不可無禮，此存亡之機也。昔者桀為有戎之會，而有緡叛之。紂為黎丘之蒐，而戎狄叛之。有戎、有緡，皆國名。由無禮也。君其圖之。君不聽，遂行其意。居未期年，靈王南，羣臣從而劫之，靈王餓而死乾溪之。故曰行僻自用，無禮諸侯，則亡身之至也。

　　奚謂好音？昔者衛靈公將之晉，至濮水之上，稅車而放馬，設舍以宿。夜分，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，使人問左右，盡報弗聞。乃召師涓而告之，曰：有鼓新聲者，使人問左右，盡報弗聞，其狀似鬼神，子為聽而寫之。師涓曰：諾。因靜坐撫琴而寫之。師涓明日報曰：臣得之矣，而未習也，請復一宿習之。靈公曰：諾。因復留宿，明日而習之，遂去之晉。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，酒酣，靈公起，公曰：有新聲，願請以示。平公曰：善。乃召師涓，令坐師曠之旁，援琴鼓之。未終，師曠撫止之，曰：此亡國之聲，不可遂也。平公曰：此道奚出？師曠曰：此師延之所作，與紂為靡靡之樂也，及武王伐紂，師延東走，至於濮水而自投，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。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，不可遂。平公曰：寡人所好者音，子其使遂之。師涓鼓究之。平公問師涓曰：此所謂何聲也？師曠曰：此所謂清商也。公曰：清商固最悲乎？師曠曰：不如清徵。公曰：清徵可得而聞乎？師曠曰：不可，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，今吾君德薄，不足以聽。平公曰：寡人之所好者音也，願試聽之。師讀不得已#3，援琴而鼓。一奏之，有玄鶴二八，道道，從也。南方來，集於郎冊之垝。棟端也。再奏之而列。三奏之，延頸而鳴，舒翼而舞。音中宮商之聲，聲，聞于天。平公大說，坐者皆喜。平公提觴而起，為師曠壽，反坐而問曰：音莫悲於清徵乎？師曠曰：不如清角。平公曰：清角可得而聞乎？師礦曰：不可。昔者皇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，駕象車而六蛟龍，畢方神名也。並鎋，蒲未切。蚩尤居前，風伯進掃，雨師灑道，虎狼在前，鬼神在後，騰蛇伏地，鳳凰覆上，大合鬼神，作為清角。今主君德薄，不足聽之，聽之將恐有敗。平公曰：寡人老矣，所好者音也，願遂聽之。師曠不得已而鼓之。一奏之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。再奏之，大風至，大雨隨之，裂帷幕，破俎豆，隳廊瓦，坐者散走，平公恐懼，伏于廊室之間。晉國大旱，赤地三年。平公之身遂癃病。故曰不務聽治，而好五音不已，則窮身之事也。

　　奚謂貪愎？昔者知伯瑤知伯名。率趙、韓、魏而伐范、中行，滅之，反歸休兵數年，因令人請地於韓，韓康子將欲勿與。段規諫曰：

不可不與也。夫知伯之為人也，好利而鷙愎，彼來請地而弗與，則移兵於韓必矣。君其與之。與之彼狃，狃，習也，得地於韓，將生心他求也。又將請地他國，他國且有不聽，不聽，則知伯必加之兵。如是，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。康子曰：諾。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。知伯說，又令人請地於魏，宣子欲勿與。趙葭諫曰：彼請地於韓，韓與之，今請地於魏，魏弗與，則是魏內自強，而外怒知伯也。如是弗予，其措兵於魏必矣，不如予之。宣子諾，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。知伯又令人之趙，請蔡、皐狼之地，邑名。趙襄子弗與。知伯因陰約韓、魏將以伐趙。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：夫知伯之為人也，陽規而陰疏，三使韓、魏而寡人不與焉，三使陰以相約，知有異志也。其措兵於寡人必矣，今吾安居而可？張孟談曰：夫董閼于，簡主之才臣也，其治晉陽，而尹鐸循之，尹鐸，安于之屬大夫。其餘教猶存，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。君曰：諾。乃召延陵生，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，君因從之。君至，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，城郭不治，倉無積粟，府無儲錢，庫無甲兵，邑無守具。襄子懼，乃召張孟談曰：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，皆不備具，吾將何以應敵？張孟談曰：臣聞聖人之治，藏於臣不藏於府庫，務脩其教不治城郭。君其出令，令民自遺三年之食，有餘粟者入之倉，遺三年之用，有餘錢者入之府。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。奇，餘也，謂閑人也。音羈。君夕出令，明日，倉不容粟，府無積錢，庫不受甲兵，居五日而城郭已治，守備已具。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：吾城郭已治，守備已具，錢粟已足，甲兵有餘，吾奈無箭何？張孟談曰：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，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牆之，有楛高至于丈，君發而用之。於是發而試之，其堅則雖菌簳之勁弗能過也。君曰：吾箭已足矣，奈無金何？張孟談曰：臣聞董子治晉陽也，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，君發而用之。於是發而用之，有餘金矣。號令已定，守備已具，三國之兵果至，至則乘晉陽之城，遂戰，三月弗能拔。因舒軍而圍之，決晉陽之水以灌之，圍晉陽三年，城中巢居而處，懸釜而炊，財食將盡，士大夫羸病。襄子謂張孟談曰：糧食匱，財力盡，士大夫羸病，吾恐不能守矣，欲以城下，何國之可下？張孟談曰：臣聞之，亡弗能存，危弗能安，則無為貴智矣，君失此計者。臣請試潛行而出，見韓、魏之君。張孟談見韓、魏之君曰：臣聞脣亡齒寒。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，趙將亡矣。趙亡，則二君為之次。二君曰：我知其然也。雖然，知伯之為人也麤中而少親，我謀而覺，則其禍也必至矣，為之奈何？張孟談曰：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耳，人莫知之也。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，與之期日。夜遣孟談入晉陽，以報三軍之反于襄子，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，且恐且喜。二君以約遣張孟談，因朝知伯而出，遇智過

於轅門之外，智過怪其色，因入見知伯曰：二君貌將有變。君曰：何如？其行矜而意高，非他時之節也，君不如先之。君曰：吾與二主約謹矣，破趙而三分其地，寡人所以親之，必不侵欺。兵之著於晉陽三年，今旦暮將拔之而嚮其利，何乃將有他心？必不然，子釋勿憂，勿出於口。明旦，二主又朝而出，復見智過於轅門，智過入見曰：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？君曰：何以知之？曰：今日二主朝而出，見臣而其色動，而視屬臣此必有變，君不如殺之。君曰：子置勿復言。智過曰：不可，必殺之。若不能殺，遂親之。君曰：親之奈何？智過曰：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，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，此皆能移其君之計，君與其二君約，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，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。知伯曰：破趙而三分其地，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，則吾所得者少，不可。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，出，因更其族為輔氏。至於期日之夜，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，知伯軍救水而亂，韓、魏翼而擊之，襄子將卒犯其前，大敗知氏之軍而禽知伯。知伯身死軍破，國分為三，為天下笑。故曰：貪愎好利，則滅國殺身之本也。

奚謂耽於女樂？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，穆公問之曰：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，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。由余對曰：臣嘗得聞之矣，嘗以儉得之，以奢失之。穆公曰：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，子以儉對寡人何也？由余對曰：臣聞昔者堯有天下，飯於土簋，飲於土鉶，其地南至交趾，北至幽都，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，莫不賓服。堯禪天下，虞舜受之，作為食器，斬山木而財之，削鋸脩磨其斧迹。之迹，流流，布也。漆墨其上，輸之於宮以為食器，諸侯以為益侈，國之不服者十三。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，禹作為祭器，墨染其外，而朱畫其內，縵帛為茵，蔣席蔣，草名。頗緣，觴酌有采，而樽俎有飾，此彌侈矣，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。夏后氏沒，殷人受之，作為大輅，而建九旒，食器雕琢，觴酌刻鏤，四壁堊墀，茵席雕文，此彌侈矣，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。君子皆知文章矣，而欲服者彌少，臣故曰儉其道也。由余出，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，曰：寡人聞鄰國有聖人，敵國之憂也。今由余，聖人也，寡人患之，吾將奈何？內史廖曰：臣聞戎王之居，僻陋而道遠，未嘗聞中國之聲，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，而後為由余請期#4，以疏其諫，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。君曰：諾。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，因為由余請期，戎王許諾。見其女樂而說之，設酒張飲，日以聽樂，終歲不遷，牛馬半死。由余歸，因諫戎王，戎王弗聽。由余遂去之秦，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，問

其兵勢與其地形，既以得之，舉兵而伐之，兼國十二，開地千里。故曰：耽於女樂，不顧國政，亡國之禍也。

奚謂離內遠遊？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，號令諸大夫曰：言歸者死。顏涿聚曰：君遊海而樂之，奈人有圖國者何？君雖樂之，將安得？田成子曰：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，今子犯寡人之令。援戈將擊之。顏涿聚曰：昔桀殺關龍逢，而紂殺王子比干，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。臣言為國，非為身也。延頸而前曰：君擊之矣。君乃釋戈趣駕而歸，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。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，顏涿聚之力也。故曰：離內遠遊，則危身之道也。

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為五伯長，管仲佐之。管仲老，不能用事，休居于家，桓公從而問之曰：仲父家居有病，即不幸而不起此病，政安遷之？管仲曰：臣老矣，不可問也。雖然，臣聞之，知臣莫若君，知子莫若父，君其試以心決之。君曰：鮑叔牙何如？管仲曰：不可。夫鮑叔牙為人，剛愎而上捍。剛則犯民以暴，愎則不得民心，捍則下不為用，其心不具，非霸者之佐也。公曰：然則豎刁何如？管仲曰：不可。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，公妬而好內，豎刁自獖虧勢也。以為治內，其身不愛，又安能愛君？公曰：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？管仲曰：不可。齊、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，開方為事君，欲適君之故，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，此非人情也。其父母之不親也，又能親君乎？公曰：然則易牙何如？管仲曰：不可。夫易牙為君主味，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，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，君所知也。人之情莫不愛其子，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，其子弗愛，又安能愛君乎？公曰：然則孰可？管仲曰：隰朋可。其為人也，堅中而廉外，少欲而多信。夫堅中則足以為表，廉外則可以大任，少欲則能臨其眾，多信則能親鄰國，此霸者之佐也，君其用之。君曰：諾。居一年餘，管仲死，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。刁蒞事三年，桓公南遊堂阜，豎刁率易牙、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為亂，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，公守之室，身死三月不收，蟲出于戶。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，為五伯長，卒見弒於其臣，而滅高名，為天下笑者何也？不用管仲之過也。故曰：過而不聽於忠臣，獨行其意，則滅其高名，為人笑之始也。

奚謂內不量力？昔者秦之攻宜陽，韓氏急，公仲朋謂韓君曰：與國不可恃也，豈如因張儀為和於秦哉？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，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。秦害交於楚也。君曰：善。乃警警，飾戒也。

公仲之行，將西和秦。楚王聞之，懼，召陳軫而告之曰：韓朋將西和秦，今將奈何？陳軫曰：秦得韓之都一，驅其練甲，秦、韓為一以南鄉楚，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，其為楚害必矣。王其趣發信臣，多其車，重其幣，以奉韓曰：不穀之國雖小，卒已悉起，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。信，申也。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。韓使人之楚，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，謂韓使者曰：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。使者還報韓君，韓君大說，止公仲，公仲曰：不可。夫以實告我者秦也，以名救我者楚也，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，則危國之本也。韓君弗聽，公仲怒而歸，十日不朝。宜陽益急，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，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，宜陽果拔，為諸侯笑。故曰：內不量力，外恃諸侯者，則國削之患也。

奚謂國小無禮？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，曹君袒#5裼而觀之。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。叔瞻謂曹君曰：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，君遇之無禮，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，即恐為曹傷。君不如殺之。曹君弗聽。釐負羈歸而不樂，其妻問之曰：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？負羈曰：吾聞之，有福不及，禍來連我。君有福未必及己，其禍之至，當連我也。今日吾君召晉公子，其遇之無禮，我與在前，吾是以不樂。其妻曰：吾觀晉公子，萬乘之主也，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。今窮而出亡過於曹，曹遇之無禮，此若反國，必誅無禮，則曹其首也。子奚不先自貳焉？負羈曰：諾。盛黃金於壺，充之以餐，加璧其上，夜令人遺公子。公子見使者，再拜受其餐，而辭其璧。公子自曹入楚，自楚入秦。入秦三年，秦穆公召羣臣而謀曰：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，諸侯莫弗聞。獻公不幸離羣臣，出入十年矣。其嗣子不善，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被除而社稷不血食也。如是弗定，則非與人交之道。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，何如？羣臣皆曰善。公因起卒，革車五百乘，疇騎二千，疇，等也，言馬齊等皆精妙也。步卒五萬，輔重耳入之于晉，立為晉君。重耳即位三年，舉兵而伐曹矣。因令人告曹君曰：懸叔瞻而出之，我且殺而以為大戮。又令人告釐負羈曰：軍旅薄城，吾知子不違也，知不敢違君，言非本心也。其表子之閭，寡人將以為令，令軍勿敢犯。曹人聞之，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。此禮之所用也。故曹小國也，而迫於晉、楚之間，其君之危猶累卵也，而以無禮莅之，此所以絕世也。故曰：國小無禮，不用諫臣，則絕世之勢也。

韓非子卷之三竟

#1此處脫『公』字，依陳奇猷校補。

#2『命』字無義，迂評本、凌濛初本作『會』，據改。

#3『曰』字無義，據陳奇猷說改為『已』。

#4迂評本、凌瀛初本『其』作『期』，據改。

#5原作『祖』，當為『袒』，依陳奇猷說改。

韓非子卷之四

孤憤第十一

言法術之士，既無黨與，孤獨而已，故其材用，終不見明。卞生既以抱玉而長號，韓公由之寢謀而內憤。

智術之士，必遠見而明察，不明察不能燭私。能法之士，必強毅而勁直，不勁直不能矯姦。人臣循令而從事，案法而治官，非謂重人也。重人也者，無令而擅為，虧法以利私，耗國以便家，力能得其君，此所為重人也。擅為虧法，逆理而動，其力尚能得君從己，況其餘乎？此所謂重人也。言其貴賤國人所共重之也。智術之士，明察聽用，且燭重人之陰情。智術之士既明且察，今見聽用，能燭見重人之陰情。能法之士，勁直聽用，且矯重人之姦行。故智術能法之士用，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。言必見削除也。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，不可兩存之仇也。既不可兩存，所存以相仇也。當塗之人擅事要，則外內為之用矣。外，謂百官也。內，謂君之左右也。皆與當塗之人為用也。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，故敵國為之訟。鄰國諸侯，或來求事，不因當塗者，其求必不見應，故重人有事，敵國為之訟冤。百官不因則業不進，故羣臣為之用。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，故左右為之匿。郎中，為郎居中，則君之左右之人也。既因重人而得近主，故為之匿非也。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，故學士之為談也。談者，謂為重人延譽。此四助者，邪臣之所以自飾也。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，重人所仇#1者，法術之士也。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，臣，亦謂法術之臣也。故人主愈弊，而大臣愈重。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，希不信愛也，又且習故。重人得主信愛者多，又用事既久，#2乃憒習故舊也。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，固其所自進也。官爵貴重，朋黨又衆，而一國為之訟。訟，即說也。重人舉措，常就主心而同其好惡，已自進舉之人，官爵重之，朋黨衆，及其有事，一國為之訟冤，則君無德而誅之。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，非有所信愛之親，習故之澤也。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，是與人主相反也。處勢卑賤，無黨孤特，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，近愛信，謂重人是也。其數不勝也。數，理也。以新旅與習故爭，其數不勝也。以反主意與同好爭，重人與君同

好。其數不勝也。以輕賤與貴重爭，其數不勝也。以一口與一國爭，重人與一國為朋黨。其數不勝也。法術之士，操五不勝之勢，以歲數而又不得見。所經時歲已至於數，猶不得見君。當塗之人，乘五勝之資，而旦暮獨說於前。法術之士既不得見，故當塗之人獨訟而稱冤。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，而人主奚時得悟乎？法術之士既不得進，則人主何從而悟乎？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，法術之士焉得不危？法術之士，既資必不可勝之數，而又重人勢不兩存，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陷。其可以罪過誣者，公法而誅之。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罔者，重人則舉以為罪而誅之。其不可被以罪過者，以私劍而窮之。若無過失可誣者，則使俠客以劍刺之，以窮其命也。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，不僇於吏誅，必死於私劍矣。

朋黨比周以弊主，言曲以便私者，必信於重人矣。故其可以功伐借者，以官爵貴之。彼有功伐重人借為己用者，則官爵貴其人也。其不可借以美名者，以外權重之。彼雖無功伐，可使近權令者威重之。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，不顯於官爵，必重於外權矣。趨，向也。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，謂於法術之士，不參驗以知其真偽即行誅罰。不待見功而爵祿，重人所進，雖未見功，先與之爵祿也。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，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？故主上愈卑，私門益尊。夫越雖國富兵強，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，曰：非吾所得制也。越國為異國，即敵國也。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，然而人主壅蔽，大臣專權，是國為越也。大臣專國，常有謀君之心，即己國還為越國，故曰是國為越也。智不類越，而不智不類其國，不察其類者也。縱臣專權，國變成越，是不自知己國即與越國不異，所以然者，良以不察知己國類於越國故也。人主所以謂齊亡者，非地與城亡也，呂氏弗制，而田氏用之也。所以謂晉亡者，亦非地與城亡也，姬氏不制，而六卿專之也。今大臣執柄獨斷，而上弗知收，是人主不明也。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，令臣於上獨斷，此主之不明也。今，謂秦也。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，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。今襲跡於齊、晉，欲國安存，不可得也。襲，重也。

凡法術之難行也，不獨萬乘，千乘亦然。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，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，因與左右論其言，是與愚人論智也。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，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，因與左右論其行，是與不肖論賢也。智者決策於愚人，賢士程行於不肖，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。人臣之欲得官者，其脩士且以精絜固身，脩士，謂脩身之士#3但精絜自固其身。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。智者，謂智謀之士也。其

脩士不能以貨賂事人，既脩身，故不以貨事人也。恃其精絜，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，既精絜，故不能枉法為治。智士不重說，似闕文也。則脩智之士不事左右，不聽請謁矣。左右謂財貨脩智之士不肯聽從也。人主之左右，行非伯夷也，求索不得，貨賂不至，則精辯之功息，而毀誣之言起矣。精，謂脩士精絜也。辯，謂智士辭辯也。治亂之功制於近習，治亂，謂智士材辯能治於亂也。精絜之行決於毀譽，則脩智之吏廢，則人主之明塞矣。脩智之士，能發人主之聰明，今既廢而不用，則主明自塞矣。不以功伐決智行，決智行當以功伐。積功曰伐也。不以parseInt伍審罪過，審罪過當parseInt伍之。parseInt，比驗也。伍，偶會也。而聽左右近習之言，則無能之士在廷，而愚汙之吏處官矣。近習之臣既皆小人，同氣相求，同聲相應，故所親者無能之人，所愛者愚汙之人，亦既親愛，必用之在廷，舉之處官矣。

萬乘之患，大臣太重，千乘之患，左右大信，此人主之所公患也。公，正也。正當以此當患也。且人臣有罪，人主#4有大失，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。何以明之哉？曰：主利在有能者任官，臣利在無能而得事；主利在有勞而爵祿，臣利在無功而富貴；主利在豪傑使能，豪傑之人，有材能然後使之矣。臣利在朋黨用私。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，主上卑而大臣重。故主失勢而臣得國，主更稱蕃臣，君臣易位，故主稱蕃臣於其臣。而相室剖符，相室，家臣也。剖符，言得專投人官與之剖符也。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。譎，詐也。設詐謀以詐誤於主也。故當世之重臣，主變勢而得固寵者，十無二三。變，謂行譎詐以移主意，十中但有二三，故曰十無二三也。是其故何也？人臣之罪大也。臣有大罪者，其行欺主也，其罪當死亡也。智士者遠見，而畏於死亡，必不從重人矣。賢士者脩廉，而羞與姦臣欺其主，必不從重人矣。是當塗者之徒屬，非愚而不知患者，必汙而不避姦者也。重人所為必不軌，故智士恐與同之，廉士羞與之欺主，莫有從之遊者。同惡相濟，故與之為徒屬者必汙愚之人也。大臣挾愚汙之人，上與之欺主，下與之收利侵漁，朋黨言侵奪百姓，若漁者之取魚也。比周，相與阿黨為比，忠信為周也。比周者，言以阿黨之人為忠信與親也。一口，惑主敗法，以亂士民，雷同是非，故曰一口。使國家危削，主上勞辱，此大罪也。臣有大罪而主弗禁，此大失也。使其主有大失於上，臣有大罪於下，索國之不亡者，不可得也。

說難第十二

夫說者有逆順之機，順以招福#5，逆而制禍，失之毫釐，差之千里，以此說之所以難也。

凡說之難，非吾知之，有以說之之難也。不知而說，雖忠見疑，故曰非吾知之說之難也。又非吾辯之，能明吾意之難也。吾雖不自辯數，則能明吾所說之意，如此者萬不一，有所以則為難也。又非吾敢橫失，而能盡之難也。吾之所說，其不可循理，非敢橫失，能盡此意亦復難有。凡說之難，在知所說之心，可以吾說當之。既知所說之心，則能隨心而發唱，故所說能當。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，而說之以厚利，則見下節而遇卑賤，必棄遠矣。所說之人意在名高，今以厚利說之，彼則為己志節凡下，而以卑賤相遇。亦既賤之，必棄遺而疏遠矣。所說出於厚利者也，而說之以名高，則見無心而遠事情，必不收矣。所說之人意在厚利，今以名高說之，此則為己無相時之心而闊遠事情矣。如此則必見棄而不收矣。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，而說之以名高，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，說之以厚利，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。所說之人，內陰為厚利，外陽為名高，今見其外說以名高，彼雖陽收其身，內實疏遠，若察知其內，說以厚利，則私用其言，外明棄其身以飾其名高也。此不可不察也。

夫事以密成，語以泄敗，未必其身泄之也，而語及所匿之事，如此者身危。所說之人，其所謀事，身雖不泄謀，說者汎語言及所匿，似若說者先知其事，今以發動之，既懷此疑，其身必危矣。彼顯有所出事，而乃以成他故，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，又知其所以為，如此者身危。所說之人，顯出其事有所避諱，乃託以他故，而說者深知其事，既所出入知所為，所說既知情，露必有危己之心。規異事而當，知者揣之外而得之，事泄於外，必以為己也，如此者身危。說者為君規謀異事，而智謀之士當知此者，自外揣之，遂得其謀，因泄於外，君則疑己漏之，便以為不密而加誅也。周澤未渥也，而語極知，說行而有功則德忘，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，如此者身危。君之於己，周給之澤未有渥厚，遂以知之，極妙而以語之，行說有功猶忘其德，若不行有敗，則羞始生焉，此正危身之道也。貴人有過端，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，如此者#6身危。挑，謂發揚也。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，說者與知焉，如此者身危。彊以其所不能為，止以其所不能已，如此者身危。不能而彊，不以而止，必以不討而興怒，故危也。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己矣。間，代也。論大人必談以道德弘曠，彼則以為薦大人以代之也。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，論細人必談以器斗筲，彼則以為短人而賣重也。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，謂為藉君之所愛以為

己資。論其所增則以為嘗己也。嘗，試也。論君所憎則謂為試己也含怒之深淺。徑省其說，則以為不智而拙之。徑，直。米鹽博辯，則以為多而交之。米鹽之為物，積羣聚以成?斛，謂博明細雜之物，則謂己多合而猥交之也。略事陳意，則曰怯懦而不盡。略言其事，粗陳其意，則謂己怯懦而有所畏懼，不敢具言。慮事廣肆，則曰草野而倨侮。肆，陳也。所說之事廣有陳說，不為忌諱，則謂草野凡鄙俗直而侮慢也。此說之難，不可不知也。

凡說之務，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。凡欲說彼，要在知其所矜則隨而光飾之，知其所恥則隨而掩滅之，如此則順指而不忤。彼有私急也，必以公義示而強之。其意有下也，然而不能已，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。所說而成者，或有私事，將欲急為，則示以公義而勉強之。彼雖下意從己而不能止其私，此則為之飾其背私之義，而以不能順公為少，有以激彼存公也。其心有高也，而實不能及，說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。若所說心以公義高，而其材實不能及，如此者則舉簡私之過，見背公之惡，以不行私急為多，所以成其高。有欲矜以智能，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，多為之地，使之資說於我，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。所說或矜以廣智，則多與畢彼同類之異事以寬所取之地，令其取說於我，而我佯若不知，如此者所以助其智也。欲內相存之言，則必以美名明之，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。欲彼內有存恤之，則為陳顯義之名，明其人能為此，又微言成此美名，於私有則利，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。欲陳危害之事，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。欲為陳危之事，其有毀誹之者，則為之顯言，又微誹，當為私患，其人必以誠而可試之。譽異人與同行者，規異事與同計者。有與同汙者，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。有與同敗者，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。說者或延譽異人與彼同行，或規謀異事與彼同計，其異人之計行若與彼同汙，則大文飾之，言此汙何所傷，其異事之計，若與彼同敗者，則明為文飾，言此敗何所失，如此必以己為善補適而崇重之也。彼自多其力，則毋以其難概之也。彼或自多矜其由，當就譽之，無得以其所難滯礙之概礙也。自勇其#7斷，則毋以其謫怒之。彼或自以斷為勇，則無得以其先所罪謫而動怒之也。自智其計，則毋以其敗窮之。彼或自以計謀為智，則無得以其先所因敗而窮屈之，凡此皆所以護其短而養其銳者，說可以無傷也。大意無所拂忤，辭言無所擊摩，然後極騁智辯焉，意無拂忤，辭無擊摩，其智辯得以極騁。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。說者因道此術，財得親近於君，終不見疑，其辭又得自盡也。伊尹為宰，百里奚為虜，皆所以干其上也。二人自託於宰虜者，所以干其上。此二人者，皆聖人也，

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，如此其汙也。今以吾言為宰虜，而可以聽用而振世，此非能仕之所恥也。夫曠日離久，而周澤未渥，離，猶經也。謂所經久遠也。深計而不疑，引爭而不罪，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，斷割。直指是非以飾其身，直指，言無所過避也。飾身，謂以寵榮光飾相持其身也。以此相持，此說之成也。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，臣射以致功飾身以輸忠，故曰相持，如此者說之成也。

昔者鄭武公欲伐胡，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。因問於羣臣：吾欲用兵，誰可伐者？大夫關其思對曰：胡可伐。武公怒而戮之，曰：胡，兄弟之國也，子言伐之何也？

胡君聞之，以鄭為親己，遂不備鄭。鄭人襲胡，取之。宋有富人，天雨牆壞，其子曰：不築，必將有盜。其鄰人之父亦云。暮而果大亡其財，此夕盜至，故大亡也。其家甚智其子，而疑鄰人之父。此二人說者皆當矣，厚者為戮，薄者見疑，二人，謂關其思、鄰人之父。鄭武公所以戮其所厚，欲令胡不疑也。富人所以疑其薄者，不當為己同憂也。則非知之難也，處知則難也。其思、鄰父非不知也，但處用其知不得其宜，故或見疑，或見戮，故曰處之難也。故繞朝之言當矣，其為聖人於晉，而為戮於秦也。此不可不察。晉人譎取士會於秦，繞朝贈之以策曰：吾謀適不用，其言非不當也，晉人雖以為聖，後秦竟以言戮之，是亦處知失宜也。

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。衛國之法，竊駕君車者罪刖。彌子母病，人間往夜告彌子，彌子矯駕君車以出，君聞而賢之曰：孝哉，為母之故，忘其刖罪。異曰，與君遊於果園，食桃而甘，不盡，以其半?君，君曰：愛我哉，忘其口味，以?寡人。及彌子色衰愛弛，得罪於君，君曰：是固嘗矯駕吾車，又嘗?我以餘桃。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，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，愛憎#8之變也。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，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。故諫說談論之士，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。夫龍之為蟲也，柔可狎而騎也，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，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。嬰，觸。人主亦有逆鱗，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。

和氏第十三

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，奉而獻之厲王。厲王使玉人相之，玉人曰：石也。王以和為誑，而刖其左足。及厲王薨，武王即位，和又奉

其璞而獻之武王。武王使玉人相之，又曰：石也。王又以和為誑，而刖其右足。武王薨，文王即位，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，三日三夜，泣盡而繼之以血。王聞之，使人問其故，曰：天下之刖者多矣，子奚哭之悲也？和曰：吾非悲刖也，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，貞士而名之以誑，此吾所以悲也。王#9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，遂命曰和氏之璧。

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，和雖獻璞而未美，未為王之#10害也，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，論寶若此其難也。今人主之於法術也，未必和璧之急也，而禁群臣士民之私邪。然則有道者之不僇也，特帝王之璞未獻耳。主用術而大臣不得擅斷，近習不敢賣重。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，而遊士危於戰陳。則法術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禍也。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，越民萌之誹，獨周乎道言也。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，道必不論矣。

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：大臣太重，封君太眾，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，此貧國弱兵之道也。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，絕滅百吏之祿秩，損不急之枝官，以奉選練之士。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，吳起枝解于楚。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，設告坐之過，燔詩書而明法令，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，禁遊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。孝公行之，主以尊安，國以富強，八年而薨，商君車裂于秦。楚不用吳起而削亂，秦行商君法而富強，二子之言也已當矣，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。當今之世，大臣貪重，細民安亂，甚於秦、楚之俗，而人主無悼王、孝公之聽，則法術之士，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。此世所以亂無霸王也。

姦劫弒臣第十四

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辛幸之勢者也。是以主有所善，臣從而譽之，主有所憎，臣因而毀之。凡人之大體，取舍同者則相是也，取舍异者則相非也。今人臣之所譽者，人主之所是也，此之謂同取。人臣之所毀者，人主之所非也，此之謂同舍。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，未嘗聞也，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。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群臣者，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也，非參驗以審之也，必將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，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。故主必欺于上，而臣必重于下矣，此之謂擅主之臣。國有擅主之臣，則群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，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。何以明之？夫安利者就

之，危害者去之，此人之情也。今為臣盡力以致功，竭智以陳忠者，其身困而家貧，父子罹其害。為姦利以弊人主，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，身尊家富，父子被其澤。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？治國若此其過也，而上欲下之無奸，吏之奉法，其不可得亦明矣。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，必曰：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，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，必不幾矣。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，是猶聾而審清濁之聲也，愈不幾矣。二者不可以得安，我安能無相比周、蔽主上、為奸私以適重人哉？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。其百官之吏，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，必曰：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，若無規矩而欲為方圓也，必不幾矣。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，是猶以足搔頂也，愈不幾也。二者不可以得安，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？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。故以私為重臣者眾，而以法事君者少矣。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，此田成之所以弒簡公者也。

夫有術者之為人臣也，得效度數之言，上明主法，下困姦臣，以尊主安國者也。是以度數之言得效於前，則賞罰必用於後矣。人言成明於聖人之術，而不苟於世俗之言，循名實而定是非，因參驗而審言辭。是以左右近習之臣，知偽詐之不可以得安也，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，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，是猶負千鈞之重，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，必不幾矣。百官之吏，亦知為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，必曰：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，乃以貪汙之心枉法以取私利，是猶上高陵之顛，墮峻谿之下而求生，必不幾矣。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，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，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？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蔽，下得守其職而不怨。此管仲之所以治齊，而商君之所以強秦者也。從是觀之，則聖人治國也，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，而不恃人之以愛為我也。恃人之以為愛我者危矣，恃吾不可不為者安矣。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，正直之道可以得利，則臣盡力以事主。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，則臣行私以干上。明主知之，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。夫是以主雖不口教百官，不目索姦衺，而國已治矣。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為明也，非耳若師曠乃為聰也。目必不任其數，而待目以為明，所見者少矣，非不弊之術也。不因其勢，而待耳以為聰，所聞者寡矣，非不欺之道也。明主者，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視，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聽，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，而天下弗能蔽、弗能欺者何也？闇亂之道廢，而聰明之勢興也。故善任勢者國安，不知因其勢者國危。古秦之俗，君臣廢法而服私，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。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，賞告姦，困末作而利本事。當此之時，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，無功可以得尊顯也，故輕犯新法。

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，告之者其賞厚而信，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眾，民疾怨而眾過日聞。孝公不聽，遂行商君之法，民後知有罪之必誅，而私姦者眾也，故民莫犯，其刑無所加。是以國治而兵強，地廣而主尊。此其所以然者，匿罪之罰重，而告姦之賞厚也。此亦使天下必為己視聽之道也。至治之法術已明矣，而世學者弗知也。

且夫世之愚學，皆不知治亂之情，讘?多誦先古之書，以亂當世之治。智慮不足以避穽井之陷，又妄非有術之士。聽其言者危，用其計者亂；此亦愚之至大，而患之至甚者也。俱與有術之士，有談說之名，而實相去千萬也，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。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，猶墤垤之比大陵也，其相去遠矣。而聖人者，審於是非之實，察於治亂之情也。故其治國也，正明法，陳嚴刑，將以救羣生之亂，去天下之禍，使強不陵弱，眾不暴寡，耆老得遂，幼孤得長，邊境不侵，君臣相親，父子相保，而無死亡係虜之患，此亦功之至厚者也。愚人不知，顧以為暴。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，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。何以知之？夫嚴刑重罰者，民之所惡也，而國之所以治也。哀憐百姓，輕刑罰者，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。故聖人為法國者，必逆於世，而順於道德。知之者，同於義而異於俗。弗知之者，異於義而同於俗。天下知之者少，則義非矣。

處非道之位，被眾口之潛，溺於當世之言，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，幾不亦難哉。此夫智士所以至死不顯於世者也。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，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，余欲君之棄其妻也，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，曰：得為君之妾，甚幸。雖然，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，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。身故不肖，力不足以適二主，其勢不俱適，與其死夫人所者，不若賜死君前。妾以賜死，若復幸於左右，願君必察之，無為人笑。君因信妾余之詐，為棄正妻。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，以示君而泣，曰：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，甲非弗知也，今乃欲強戲余，余與爭之，至裂余之衣，而此子之不孝，莫大於此矣。君怒而殺甲也。故妻以妾余之詐棄，而子以之死。從是觀之，夫父之愛子也，猶可以毀#11而害也。君臣之相與也，非有父子之親也，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，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。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，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。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，無功者皆欲尊顯。而聖人之治國也，賞不加於無功，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。然則有術數者之為人臣也，固左右姦臣之所害，非明主弗能聽也。

世學術者說人主，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衺之臣，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。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，是以大者國亡身死，小者地削主卑。何以明之？夫施貧困者，此世之所謂仁義。哀憐百姓，不忍誅罰者，此世之所謂惠愛也。夫有施與貧困，則無功者得賞。不忍誅罰，則暴亂者不止。國有無功得賞者，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，內不急力田疾作，皆欲行貨財、事富貴、為私善、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。故姦私之臣愈眾，而暴亂之徒愈勝，不亡何待？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，重罰者民之所惡也。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衺，設其所惡以防其姦，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。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，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。無棰策之威，銜橛之備，雖造父不能以服馬。無規矩之法，繩墨之端，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。無威嚴之勢，賞罰之法，雖堯、舜不能以為治。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，行愛惠，而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。故善為主者，明賞設利以勸之，使民以功賞，而不以仁義賜。嚴刑重罰以禁之，使民以罪誅，而不以愛惠免。是以無功者不望，而有罪者不幸矣。託於犀車良馬之上，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。乘舟之安，持檝之利，則可以永絕江河之難。操法術之數，行重罰嚴誅，則可以致霸王之功。治國之有法術賞罰，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，水行之有輕舟便檝也，乘之者遂得其成。伊尹得之湯以王，管仲得之齊以霸，商君得之秦以強。此三人者，皆明於霸王之術，察於治強之數，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。適當世明主之意，則有直任布衣之士，立為卿相之處。處位治國，則有尊主廣地之實。此之謂足貴之臣。湯得伊尹，以百里之地立為天子。桓公得管仲，立為五霸主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。孝公得商君，地以廣，兵以強。故有忠臣#12者，外無敵國之患，內無亂臣之憂，長安於天下，而名垂後世，所謂忠臣也。若夫豫讓為智伯臣也，上不能說主使人之明法術度數之理，以避禍難之患，下不能領御其眾以安其國，及襄子之殺智伯也，豫讓乃自黚劓，敗其形容，以為智伯報襄子之仇。是雖殘形殺身以為人主之名，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。此吾之所下也，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。古有伯夷、叔齊者，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，二人餓死首陽之陵。若此臣不畏重誅，不利重賞，不可以罰禁也，不可以賞使也。此之謂無益之臣也，吾所少而去也，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。

諺曰：厲憐王。此不恭之言也。雖然，古無虛諺，不可不察也。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。人主#13無法術以御其臣，雖長年而材美，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，而各為其私急。而恐父兄豪傑之士，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。故弒賢長而立幼弱，廢正適而立不義。故春秋記之曰：楚王子圍將聘於鄭，未出境，聞王病而反，因入問病，以其冠纓

絞王而殺之，遂自立也。齊崔杼，其妻美，而莊公通之，數如崔氏之室。及公往，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。公入室，請與之分國，崔子不許，公請自刃於廟，崔子又不聽，公乃走踰於北牆。賈舉射公，中其股，公墜，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，而立其弟景公。近之所見，李兌之用趙也，餓主父百日而死。淖齒之用齊也，擢湣王之筋，懸之廟梁，宿昔而死。故厲雖癰腫疕瘍，上比於春秋，未至於絞頸射股也。下比於近世，未至饑死擢筋也。故劫殺死亡之君，此其心之憂懼，形之苦痛也，必甚於厲矣。由此觀之，雖厲憐王可也。

韓非子卷之四竟

#1『仇』原作『求』，舊注亦為『仇』，據改。

#2『既』字當衍，據陳奇猷說刪。

#3『十』字顯係『士』字之誤，當改。

#4『人王』顯係『人主』之誤，據陳奇猷說改。

#5『禍』字顯係『福』字之誤，當改。

#6凌瀛初本有『者』字，據補。

#7張榜本『之』作『其』，與上下文合，據改。

#8『增』字顯係『憎』字之誤，當改。

#9『玉』字顯係『王』字之誤，當改。

#10此處脫漏千余字，分屬和氏篇與姦劫弒臣篇，今據陳奇猷集釋本補齊。

#11『以』字下脫『毀』字，據凌瀛初本、迂評本補。

#12『忠』下脫『臣』字，據凌瀛初本、迂評本補。

#13『人』下脫『主』字，據凌瀛初本、迂評本補。

韓非子卷之五

亡徵第十五

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，權輕而臣重者，可亡也。簡法禁而務謀慮，荒封內而恃交援者，可亡也。羣臣為學，門子好辯，商賈外積，小民右仗者，可亡也。好宮室臺榭陂池，事車服器玩好，罷露百姓，煎靡貨財者，可亡也。用時日，事鬼神，信卜筮，而好祭祀者，可亡也。聽以爵以待衆驗，用一人為門戶者，可亡也。官職可以重求，爵祿可以貨得者，可亡也。緩心而無成，柔茹而寡斷，好惡無訣，而無所定立者，可亡也。饕貪而無饜，近利而好得者，可亡也。喜淫而不周於法，好辯說而不求其用，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，可亡也。淺薄而易見，漏泄而無藏，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，可亡也。很剛而不和，愎諫而好勝，不顧社稷而輕為自信者，可亡也。恃交援而簡近鄰，怙強大之救，而侮所迫之國者，可亡也。羈旅僑士，重帑在外，上間謀計，下與民事者，可亡也。民信其相，下不能其上，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，可亡也。境內之傑不事，而求封外之士，不以功伐課試，而好以名問舉錯，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，可亡也。輕其適正，庶子稱衡，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，可亡也。大心而無悔，國亂而自多，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，可亡也。國小而不處卑，力少而不畏強，無禮而侮大鄰，貪愎而拙交者，可亡也。太子已置，而聚於強敵以為后妻，則太子危，如是則羣臣易慮，掌臣易慮者，可亡也。怯懾而弱守，蚤見而心柔懦，知有謂可，斷而弗敢行者，可亡也。出君在外而國更置，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，如是則國携，國携者可亡也。挫辱大臣而狎其身，刑戮小民而逆其使，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，賊生者可亡也。大臣兩重，父兄眾強，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，可亡也。婢妾之言聽，愛玩之智用，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，可亡也。簡侮大臣，無禮父兄，勞苦百姓，殺戮不辜者，可亡也。好以智矯法，時以行雜公，法禁變易，號令數下者，可亡也。無地固，城郭惡，無畜積，財物寡，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，可亡也。種類不壽，主數即世，嬰兒為君，大臣專制，樹羈旅以為黨，數割地以待交者，可亡也。太子尊顯，徒屬眾強，多大國之交，而威勢蚤具者，可亡也。變褊而心急，輕疾而易動發，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，可亡也。主多怒而

好用兵，簡本教而輕戰攻者，可亡也。貴人相妬，大臣隆盛，外藉敵國，內困百姓，以攻怨讎，而人主弗誅者，可亡也。君不肖而側室賢，太子輕而庶子伉，官吏弱而人民傑，如此則國躁，國躁者，可亡也。藏怒而弗發，懸罪而弗誅，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，而久未可知者，可亡也。出軍命將大重，邊地任守太尊，專制擅命，徑為而無所請者，可亡也。后妻淫亂，主母畜穢，外內混通，男女無別，是謂兩主，兩主者，可亡也。后妻賤而婢妾貴，太子卑而庶子尊，相室輕而典謁重，如此則內外乖，內外乖者，可亡也。大臣甚貴，偏黨眾強，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，可亡也。私門之官用，馬府之世，軍馬之府，立功者也。鄉曲之善舉，官職之勞廢，貴私行而賤公功者，可亡也。公家虛而大臣實，正戶貧而寄寓富，耕戰之士困，末作之民利者，可亡也。見大利而不趨，聞禍端而不備，淺薄於爭守之事，而務以仁義自飾者，可亡也。不為人主之孝，而慕匹夫之孝，不顧社稷之利，而聽主母之令，女子用國，刑餘用事者，可亡也。辭辯而不法，心智而無術，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，可亡也。親臣進而故人退，不肖用事而賢良伏，無功貴而勞苦賤，如是則下怨，下怨可亡也。父兄大臣祿秩過功，章服侵等，宮室供養大侈，而人主弗禁，則臣心無窮，臣心無窮者，可亡也。公壻公孫與民同門，暴慠其鄰者，可亡也。亡徵者，非曰必亡也，言其可亡也。夫兩堯不能相王，兩桀不能相亡，亡王之機，必其治亂，其強弱相踦者也。木之折也必通蠹，牆之壞也必通隙。然木雖蠹，無疾風不折　□雖隙，無大雨不壞。萬乘之主，有能服術行法以為亡徵之君風雨者，其兼天下不難矣。

三守第十六

人主有三守。三守完則國安身榮，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。何謂三守？人臣有議當途之失、用事之過、舉臣之情，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，使人臣之欲有言者，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，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，而忠直日疏。愛人不獨利也，待譽而後利之。憎人不獨害也，待非而後害之。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。惡自治之勞憚，使羣臣輻輳之變，因傳柄移藉，使殺生之機，奪予之要在大臣，如是者侵。此謂三守不完。三守不完，則劫殺之徵也。

凡劫有三，有明劫，有事劫，有刑劫。人臣有大臣之尊，外操國要以資羣臣，使外內之事非己不得行。雖有賢良，逆者必有禍，而順者必有福。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。人主雖賢不能獨

計，而人臣有不敢忠主，則國為亡國矣。此謂國無臣，國無臣者，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？羣臣持祿養交，行私道而不效公忠，此謂明劫。鬻寵擅權，矯外以勝內，險言禍福得失之形，以阿主之好惡，人主聽之，卑身輕國以資之，事敗與主分其禍，而功成則臣獨專之。諸用事之人，壹心同辭以語其美，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，此謂事劫。至於守司圄圄，禁制刑罰，人臣擅之，此謂刑劫。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，三守完則三劫者止，三劫止塞則王矣。

備內第十七

人主之患在於信人，信人則制於人。人臣之於其君，非有骨肉之親也，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。故為人臣者，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，而人主怠慠處其上，此世所以有劫君弒主也。為人主而大信其子，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，故李兌傅趙王而餓主父。為人主而大信其妻，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，故優施傅麗姬，殺申生而立奚齊。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，則其餘無可信者矣。且萬乘之主，千乘之君，后妃夫人，適子為大子者，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。何以知其然？夫妻者，非有骨肉之恩者，愛則親，不愛則疏。語曰：其母好者其子抱。然則其為之反也，其母惡者其子釋。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，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。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，則身見疏賤，而子疑不為後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。唯母為后而子為主，則令無不行，禁無不止，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，而擅萬乘不疑，此酖毒扼昧扼昧，謂暗中絞縊也。之所以用也。故桃左春秋曰：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。人主弗知則亂多資，故曰：利君死者眾則人主危。故王良愛馬，越王勾踐愛人，為戰與馳。醫善吮人之傷，含人之血，非骨肉之親也，利所加也。故輿人成輿，則欲人之富貴，匠人成棺，則欲人之夭死也。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，人不貴則輿不售，人不死則棺不買，情非憎人也，利在人之死也。故后妃、夫人、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，君不死則勢不重，情非憎君也，利在君之死也。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己死者。故日月暈圍於外，其賊在內，備其所憎，禍在所愛。是故明主不舉不參之事，不食非常之食，遠聽而近視以審外內之失，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，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，執後以應前，按法以治眾，眾端以參觀，眾士之端，皆相參而觀之。士無幸賞，無踰行，殺必當，罪不赦，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。徭役多則民苦，民苦則權勢起，權勢起則復除重，復除重則貴人富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，以藉藉，假借也。人臣，非天下長利也。故曰：徭役少則民安，民安則下無重權，下無重權則權勢滅，

權勢滅則德在上矣。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，然而釜鬲間之，水煎沸竭盡其上，而火得熾盛焚其下，水失其所以勝者矣。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，然守法之臣為釜鬲之行，則法獨明於胸中，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。上古之傳言，春秋所記，犯法為逆以成大姦者，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。而法令之所以備，刑罰之所以誅，常於卑賤，是以其民絕望，無所告愬。大臣比周、蔽上為一，陰相善而陽相惡，以示無私，相為耳目，以候主隙，人主掩蔽，無道得聞，有主名而無實，臣專法而行之，周天子是也。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，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。

南面第十八

人主之過，在己任在臣矣，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，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讎，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。今所與備人者，且曩之所備也。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，無道得小臣之信矣。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，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，相憎者朋黨而相非，非譽交爭，則主惑亂矣。人臣者，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，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，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，偽為忠信，然後不禁。三者，惛主壞法之資也。人主使人臣，雖有智能不得背#1法而專制，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，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，此之謂明法。

人主有誘於事者，有壅於言者，二者不可不察也。人臣易言事者，少索資，以事誣主，主誘而不察，因而多之，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，如是者謂之誘，誘於事者困於患。其進言少，其退費多，雖有功其進言不信，不信者有罪，事有功者必賞，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惛主。主道者，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，後言不復於前，事雖有功，必伏其罪，謂之任下。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，則先出說設言曰：議是事者，妬事者也。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，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，二勢者用，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，如是者謂之壅於言，壅於言者制於臣矣。主道者，使人臣必有言之責，又有不言之責。言無端末，辯無所驗者，此言之責也。以不言避責，持重位者，此不言之責也。人主使人臣言者，必知其端以責其實，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為之責，則人臣莫敢妄言矣，又不敢默然矣，言默則皆有責也。人主欲為事，不通其端末，而以明其欲，有為之者，其為不得利，必以害反，知此者，任理去欲。舉事有道，計其入多，其出少者可為也。惑主不然，計其入不計其出，出雖倍其入，不知其害，則是名得而實亡，如是者功小而

害大矣。凡功者，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。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為功，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，小功成而主亦有害。

不知治者，必曰：無變古，毋易常。變與不變，聖人不聽，正治而已。然則古之無變，常之毋易，在常古之可與不可。伊尹毋變殷，大公毋變周，則湯、武不王矣。管仲毋易齊，郭偃毋更晉，則桓、文不霸矣。凡人難變古者，憚易民之安也。夫不變古者，襲亂之迹，適民心者，恣姦之行也。民愚而不知亂，上懦而不能更，是治之失也。人主者，明能知治，嚴必行之，故雖拂於民必立其治。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殳，重盾而豫戒也。故郭偃之始治也，文公有官卒。管仲始治也，桓公有武車。戒民之備也。是以愚贛窳墮之民，苦小費而忘大利也，故夤虎受阿謗。而?小變而失長便，故鄒賈非載旅。狎習於亂而容於治，故鄭人不能歸。

飾邪第十九

鑿龜數筴，兆曰大吉，而以攻燕者趙也。鑿龜數筴，兆曰大吉，而攻趙者燕也。劇辛之事燕，無功而社稷危。鄒衍之事燕，無功而國道絕。趙代先得意於燕，後得意於齊，國亂節高，自以為與秦提衡，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。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，將劫燕以逆秦，兆曰大吉，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，兵至釐而六城拔矣，至陽城，秦拔鄴矣，龐援揄兵而南則鄣盡矣。臣故曰：趙龜雖無遠見於燕，且宜近見於秦。秦以其大吉，辟地有實，救燕有名。趙以其大吉，地#2削兵辱，主不得意而死。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。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、衛，數年西鄉以失其國，此非豐隆、五行、太一、王相、攝提、六神、五括、天河、殷搶、歲星非數年在西也，又非天缺、弧逆、刑星、熒惑、奎台非數年在東也。故曰：龜筴鬼神不足舉勝，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。然而恃之，愚莫大焉。

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，加事於明法。彼法明則忠臣勸，罰必則邪臣止。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，秦是也。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，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，山東是也。亂弱者亡，人之性也。治強者王，古之道也。越王勾踐恃大明之龜，與吾戰而不勝，身臣入宦于吳，反國弃龜，明法親民以報吳，則夫差為擒。故恃鬼神者慢於法，恃諸侯者危其國。曹恃齊而不聽宋，齊攻判而宋滅曹。刻恃吳而不聽齊，越伐吳而齊滅荊。許恃刻而不聽魏，荊攻宋而魏滅許。鄭恃魏而不聽韓，魏攻荊而韓滅鄭。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，主慢而聽秦、魏恃齊、荆為

用，而小國愈亡。故恃人不足以廣壤，而韓不見也。荊為攻魏而加兵許、鄢，齊攻任扈而削魏，不足以存鄭，而韓弗知也。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，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。

臣故曰：明於治之數，則國雖小，富。賞罰敬信，民雖寡，強。賞罰無度，國雖大兵弱者，地非其地，民非其民也。無地無民，堯、舜不能以王，三代不能以強。人主又以過予，人臣又以徒取。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之功者，上任之以國，臣故曰：是願古之功，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，主以是過予，而臣以此徒取矣。主過予則臣偷幸，臣徒取則功不尊。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，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。故用賞過者失民，用刑過者民不畏。有賞不足以勸，有刑不足以禁，則國雖大必危。故曰：小知不可使謀事，小忠不可使主法。荊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，荊師敗，恭王傷，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，其友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，子反曰：去之，此酒也。豎穀陽曰：非也。子反受而飲之。子反為人嗜酒，甘之，不能絕之於口，醉而臥。恭王欲復戰而謀事，使人召子反，子反辭以心疾。恭王駕而往視之，入幄中聞酒臭而還，曰：今日之戰，寡人目親傷，所恃者司馬，司馬又如此，是亡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，寡人無與復戰矣。罷師而去之，斬子反以為大戮。故曰：豎穀陽之進酒也，非以端惡端，故也。子反也，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。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。故曰：小忠，大忠之賊也。若使小忠主法，則必將赦罪，赦罪以相愛，是與下安矣，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。

當魏之方明立辟，從憲令行之時，有功者必賞，有罪者必誅，強匡天下，威行四鄰。及法慢，妄予，而國日削矣。當趙之方明國律，從大軍之時，人眾兵強，辟地齊、燕。及國律慢，用者弱，而國日削矣。當燕之方明奉法，審官斷之時，東縣齊國，南盡中山之地。及奉#3法已亡，官斷不用，左右交爭，論從其下，則兵弱而地削，國制於鄰敵矣。故曰：明法者強，慢法者弱。強弱如是其明矣，而世主弗為，國亡宜矣。語曰：家有常業，雖饑不餓。國有常法，雖危不亡。夫舍常法而從私意，則臣下飾於智能，臣下飾於智能，則法禁不立矣。是妄意之道行，治國之道廢也。治國之道，去害法者，則不惑於智能，不矯於名譽矣。昔#4者舜使吏決鴻水，先令有功而舜殺之。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，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。以此觀之，先令者殺，後令者斬，則古者先貴如令矣。故鏡執清而無事，美惡從而比焉。衡執正而無事，輕重從而載焉。夫搖鏡則不得為明，搖衡則不得為正，法之謂也。故先王以道為常，以法為本，本治者名尊，本亂者

名絕。凡智能明通，有以則行，無以則止。故智能單道，不可傳於人。而道法萬全，智能多失。夫懸衡而知平，設規#5而知圓，萬全之道也。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，故佚而則功。

釋規而任巧，釋法而任智，惑亂之道也。亂主使民飾將智，不知道之故，故勞而無功。

釋法禁而聽請謁，羣臣賣官於上，取賞於下，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。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，而務為交於上。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，而巧說者用。若是則有功者愈少。姦臣愈進而材臣退，則主惑而不知所行，民聚而不知所道，道，從也。此廢法禁、後功勞、舉名譽、聽請謁之失也。凡敗法之人，必設詐託物以來親，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，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，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。故人臣稱伊尹、管仲之功，則背法飾智有資。稱比干、子胥之忠而見殺，則疾強諫有辯。夫上稱賢明，下稱暴亂，不可以取類，若是者禁。君之立法，以為是也，今人臣多立其私智，以法為非者，是邪以智。以此思之，則知凡之情，皆欲過公法立私智也。過法立智，如是者禁，主之道也。禁主之道，必明於公私之分，明法制，去私恩。夫令必行，禁必止，人主之公義也。必行其私，信於朋友，不可為賞勸，不可為罰沮，人臣之私義也。私義行則亂，公義行則治，故公私有分。人臣有私心，有公義。脩身潔白而行公行正，居官無私，人臣之公義也。汙行從欲，安身利家，人臣之私心也。明主在上，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，亂主在上，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。故君臣異心。君以計畜臣，臣以計事君，君臣之交，計也。害身而利國，臣弗為也，富國而利臣，君不行也。臣之情，害身無利，君之情，害國無親。君臣也者，以計合者也。至夫臨難必死，盡智竭力，為法為之也。故先王明賞以勸之，嚴刑以威之。賞刑名則民#6盡死，民盡死則兵強主尊。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，有罪而幸免，則兵弱主卑。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。故曰：公私不可不明，法禁不可不審，先王知之矣。

韓非子卷之五竟

#1『皆』顯係『背』字之誤，據陳奇猷本改。

#2『利』字為『地』字之誤，據凌瀛初本、迂評本改。

#3『秦』字于此義不通，當為『奉』字之誤，據陳奇猷本改。

#4『若』字為『昔』字之誤，據陳奇猷說改。

#5『諸況』為『設規』之誤，據陳奇猷說改。

#6『即』字顯係『民』字之誤，當改。

韓非子卷之六

解老第二十

德者，內也。得者，外也。上德不德，言其神不淫於外也。神不淫於外則身全，身全之謂德。德者，得身也。凡德者，以無為集，以無欲成，以不思安，以不用固。為之欲之，則德無舍，德無舍則不全。用之思之則不固，不固則無功，無功則生於德。德則無德，不德則在有德。故曰：上德不德是以有德。

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，謂其意無所制也。夫無術者，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。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，其意常不忘虛，是制於為虛也。虛者，謂其意所無制也。今制於為虛，是不虛也。虛者之無為也，不以無為為有常，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，虛則德盛，德盛之謂上德。故曰：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。

仁者，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。其喜人之有福，而惡人之有禍也。生心之所不能已也，非求其報也。故曰：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。

義者，君臣上下之禮，父子貴賤之差也，知交朋友之接也，親疏內外之分也。臣事君宜，下懷上宜#1，子事父宜，賤敬貴宜，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，親者內而疏者外宜。義者，謂其宜也，宜而為之，故曰：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。

禮者，所以貌情也，羣義之文章也，君臣父子之交也，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。中心懷而不諭，其疾趨卑拜而明之。實心愛而不知，故好言繁辭以信之。禮者，外節之所以諭內也。故曰：禮以情貌也。凡人之為外物動也，不知其為身之禮也。眾人之為禮也，以尊他人也，故時勸時衰。君子之#2為禮，以為其身，以為其身，故神之為上禮，上禮神而眾人貳，故不能相，不能相應，故曰：上禮為之而莫之。眾人雖貳，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，故曰：攘臂而仍之。道有積而德有功，德者道之功。功有實而實有光，仁者德之光。光有澤而澤有事，義者仁之事也。事有禮而禮有文，禮者義之文也。故曰：失道而後失德，失德而後失仁，失仁而後失義，失義而後失

禮。禮為情貌者也。文為質飾者也。夫君子取情而去貌，好質而惡飾。夫恃貌而論情者，其情惡也。須飾而論質者，其質衰也。何以論之？和氏之璧，不飾以五采，隋侯之珠，不飾以銀黃，其質至美，物不足以飾之。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，其質不美也。是以父子之間，其禮樸#3而不明，故曰：禮薄也。凡物不並盛，陰陽是也。理相奪予，威德是也。實厚者貌薄，父子之禮是也。由是觀之，禮繁者實心衰也。然則為禮者，事通人之樸心者也。眾人之為禮也，人應則輕歡，不應則責怨。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，而資之以相責之分，能毋爭乎？有爭則亂，故曰：夫禮者，忠信之薄也，而亂之首乎。

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，前識者，無緣而忘意度也。何以論之？詹何坐，弟子侍，有牛鳴於門外，弟子曰：是黑牛也而白題。詹何曰：然，是黑牛也，而白在其角。使人視之，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。以詹子之術，嬰眾人之心，華焉殆矣，故曰：道之華也。嘗試釋詹子之察，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，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。故以詹子之察，苦心傷神，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，是以曰：愚之首也。故曰：前識者，道之華也，而愚之首也。

所謂大丈夫者，謂其智之大也。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，行情實而去禮貌也。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，必緣理不徑絕也。所謂去彼取此者，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。故曰：去彼取此。

人有禍則心畏恐，心畏恐則行端直，行端直則思慮熟，思慮熟則得事理。行端直則無禍害，無禍害則盡天年，得事理則必成功，盡天年則全而壽，必成功則富與貴，全壽富貴之謂福。而福本於有禍，故曰：禍兮福之所倚。以成其功也。

人有福則富貴至，富貴至則衣食美，衣食美則驕心生，驕心生則邪僻而動棄理，行邪僻則身死夭，動棄理則無成功。夫內有死夭之難，而外無成功之名者，大禍也。而禍本生於有福，故曰：福兮禍之所伏。

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。無不能成者，大能成天子之勢尊，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。夫棄道理而忘舉動者，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，而下有猗頓、陶朱、卜祝之富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。眾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忘舉動者，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。故諭人曰：孰知其極。人莫不欲富貴全壽，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二心欲富貴全壽，而今貧賤死夭，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。凡失其

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，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。今眾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，故曰迷。眾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，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今，故曰：人之迷也，其日#4故以久矣。

所謂方#5者，外內相應也，言行相稱也。所謂廉者，必生死之命也，輕恬資財也。所謂直者，義必公正，公心不偏黨也。所謂光者，官爵尊貴，衣裘壯麗也。今有道之士，雖中外信順，不以非謗窮墮，雖死節輕財，不以侮罷羞貪，雖義端不黨，不以去邪罪私，雖勢尊衣美，不以夸賤欺貧。其故何也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，即不成迷也。今眾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為敗者，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。眾人不肯問知聽能，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，則怨。眾人多而聖人寡，寡之不勝眾，數也。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為讎，非全身長生之道也，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。故曰：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劌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

聰明睿智，天也。動靜思慮，人也。人也者，乘於天明以視，寄於天聰以聽，託於天智以思慮。故視強則目不明，聽甚則耳不聰，思慮過度則智識亂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，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，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。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，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，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，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，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。書之所謂治人者，適動靜之節，省思慮之費也。所謂事天者，不極聰明之力，不盡智識之任。苟極盡則費神多，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，是以嗇之。嗇之者，愛其精神，嗇其智識也。故曰：治人事天莫如嗇。

眾人之用神也躁，躁則多費，多費之謂侈。聖人之用神也靜，靜則少費，少費之謂嗇。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，夫能嗇也，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。眾人離於患，陷於禍，猶未知退，而不服從道理。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，虛無服從於道理，以稱蚤服。故曰：夫謂嗇，是以蚤服。知治人者其思慮靜，知事天者其孔竅虛。思慮靜，故德不去。孔竅虛，則和氣日入。故曰：重積德。夫能令故德不去，新和氣日至者，蚤服者也。故曰：蚤服是謂重積德。積德而後神靜，神靜而後和多，和多而後計得，計得而後能御萬物，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，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，論必蓋世，故曰：無不克。無不克本於重積德，故曰：重積德則無不克。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，論必蓋世則民人從。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，其術遠則眾人莫見其端末。莫見其端末，是以莫知其極，故曰：無不克則莫知其極。

凡有國而後亡之，有身而後殃之，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。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，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，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。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，體道則其智深，其智深則其會遠，其會遠眾人莫能見其所極。唯天能令人不見其事極，不見其事極者為保其身有其國，故曰：莫知其極。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。

所謂有國之母，母者，道也，道也者生於所有國之術，所以有國之術，故謂之有國之母。夫道以與世周旋者，其建生也長，持祿也久，故曰：有國之母可以長久。樹木有曼根，有直根。根者，書之所謂抵也。抵也者，木之所以建生也。曼根者，木之所持生也。德也者，人之所以建生也。祿也者，人之所以持生也。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，故曰：深其根。體其道者，其生日長，故曰：固其抵。抵固則生長，根深則視久，故曰：深其根，固其抵，長生久視之道也。

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，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。一人之作，日亡半日，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。萬人之作，日亡半日，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。然則數變業者，其人彌眾，其虧彌大矣。凡法令更則利害易，利害易則民務變，務變之謂變業。故以理觀之，事大眾而數搖之則少成功，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，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，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。是以有道之君貴靜，不重變法，故曰：治大國者若烹小鮮。

人處疾則貴醫，有禍則畏鬼。聖人在上則民少欲，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，舉動理則少禍害。夫內無痤疽癉痔之害，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，其輕恬鬼也甚，故曰：以道蒞天下，其鬼不神。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，故曰：非其鬼不神也，其神不傷人也。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，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。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，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。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，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。故曰：聖人亦不傷民。上不與民相害，而人不與鬼相傷，故曰：兩不相傷。民不敢犯法，則上內不用刑罰，而外不事利其產業。上內不用刑罰，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。民蕃息而畜積盛，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。凡所謂祟者，魂魄去而精神亂，精神亂則無德。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，#6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亂，精神不亂之謂有德。上盛畜積，而鬼不亂其精神，則德盡在於民矣。故曰：兩不相傷則得交歸焉。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。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，而內有德澤於人民。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，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。內德澤於民者，其治人事也務本。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，治民事務本則淫

奢止。凡馬之所以大用者，外供甲兵，而內給淫奢也。今有道之君，外希用甲兵，而內禁淫奢。上不事馬於戰鬬逐北，而民不以馬遠淫通物，所積力唯田疇，積力於田疇必且糞灌，故曰：天下有道，卻走馬以糞也。

人君者無道，則內暴虐其民，而外侵欺其鄰國。內暴虐則民產絕，外侵欺則兵數起。民產絕則畜生少，兵數起則士卒盡。畜生少則戎馬乏，士卒盡則軍危殆。戎馬乏則將馬出，軍危殆則近臣役。馬者，軍之大用，郊者，言其近也。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，故曰：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矣。

人有欲則計會亂，計會亂而有欲甚，有欲甚則邪心勝，邪心勝則事輕絕，事輕絕則禍難生。由是觀之，禍難生於邪心，邪心誘於可欲。可欲之類，進則教良民為姦，退則令善人有禍。姦起則上侵弱君，禍至則民人多傷。然則可欲之類，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。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，大罪也。故曰：禍莫大於可欲。是以聖人不引五色，不淫於聲樂，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。人無毛羽，不衣則不犯寒。上不屬天，而下不著地，以腸胃為根本，不食則不能活。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，欲利之心不除，其身之憂也。故聖人衣足以犯寒，食足以充虛，則不憂矣。眾人則不然，大為諸侯，小餘千金之資，其欲得之憂不除也，胥靡有免，死罪時活，今不知足者之憂，終身不解，故曰：禍莫大於不知足。故欲利甚於憂，憂則疾生，疾生而智慧衰，智慧衰則失度量，失度量則妄舉動，妄舉動則禍害至，禍害至而疾嬰內，疾嬰內則痛禍薄外，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，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憯，憯則退而自咎，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，故曰：咎莫憯於欲利。

道者，萬物之所然也，萬理之所稽也。理者，成物之文也。道者，萬物之所以成也。故曰：道，理之者也。物有理不可以相薄，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。萬物各異理，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，故不得不化。不得不化，故無常操。無常操，是以死生氣稟焉，萬智斟酌焉，萬事廢興焉。天得之以高，地得之以藏，維斗得以成其威，日月得之以恒其光，五常得之以常其位，列星得之以端其行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，軒轅得之以擅四方，赤松得之與天地統，聖人得之以成文章。道與堯、舜俱智，與接輿俱狂，與桀、紂俱滅，與湯、武俱昌。以為近乎，遊於四極。以為遠乎，常在吾側。以為暗乎，其光昭昭。以為明乎，其物冥冥。而功成天地，和化雷霆，宇內

之物，恃之以成。凡道之情，不制不形，柔弱隨時，與理相應。萬物得之以死，得之以生，萬事得之以敗，得之以成。道譬諸若水，溺者多飲之即死，渴者適飲之則生。譬之若劍戟，愚人以行忿則禍生，聖人以誅暴則福成。故得之以死，得之以生，得之以敗，得之以成。

人希見生象也，而得死象之骨，案其圖以想其生也，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。今道雖不可得聞見，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，故曰：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。凡理者，方圓、短長、麤靡、堅脆之分也。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。故定理有存亡，有死生，有盛衰。夫物之一存一亡，乍死乍生，初盛而後衰者，不可謂常。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具生，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。而常者，無攸易，無定理，無定理非在于常，是以不可道也。聖人觀其玄虛，用其周行，強字之曰道，然而可論，故曰：道之可道，非常道也。

人始於生而卒於死。始之謂出，卒之謂入，故曰：出生入死。人之身三百六十節，四肢九竅，其大具也。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，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。屬之謂徒也，故曰：生之徒也十有三者。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，死之徒亦有十三，故曰：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。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，動盡則損也，而動不止，是損而不止也，損而不止則生盡，生盡之謂死，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死地也。故曰：民之生，生而動，動皆之死地，之十有三。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，此甚大於兕虎之害。夫兕虎有域，動靜有時，避其域，省其時，則免其兕虎之害矣。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，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，不免於萬物之害。何以論之？時雨降集，曠野閒靜，而以昏晨犯山川，則兕虎之爪角害之。事上不忠，輕犯禁令，則刑法之爪角害之。處鄉不節，憎愛無度，則爭鬥之爪角害之。嗜欲無限，動靜不節，則痤疽之爪角害之。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，則網羅之爪角害之。兕虎有域，而萬害有原，避其域，塞其原，則免於諸害矣。

凡兵革者，所以備害也。重生者雖入軍，無忿爭之心，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。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，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，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，無人害則不備人，故曰：陸行不遇兕虎。入山不恃備以救害，故曰：入軍不被甲兵。遠諸害，故曰：兕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錯其爪，兵無所害其刃。不設備而必無害，天地之道理也。體天地之道，故曰：無死地焉。動無死地，而謂之善攝生矣。

愛子者慈於子，重生者慈於身，貴功者慈於事。慈母之於弱子也，務致其福，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，事除其禍則思慮熟，思慮熟則得事理，得事理則必成功，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，不疑之謂勇。聖人之於萬事也，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，故見必行之道。見必行之道則明，其從事亦不疑，不疑之謂勇。不疑生於慈，故曰：慈故能勇。周公曰：冬日之閉凍也不固，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，而況於人乎？故萬物必有盛衰，萬事必有弛張，國家必有文武，官治必有賞罰。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，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。民衆則國廣，是以舉之曰：儉故能廣。

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，易割也。何以論之？有形則有短長，有短長則有小大，有小大則有方圓，有方圓則有堅脆，有堅脆則有輕重，有輕重則有白黑。短長、大小、方圓、堅脆、輕重、白黑之謂理，理定而物易割也。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，權議之士知之矣。故欲成方圓而隨於規矩，則萬事之功形矣。而萬物莫不有規矩，議言之士，計會規矩也。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，故曰：不敢為天下先。不敢為天下先則事無不事，功無不功，而議必蓋世，欲無處大官，其可得乎？處大官之謂為成事長，是以故曰：不敢為天下先，故能為成事長。

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，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，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。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，慈於器械則城堅固。故曰：慈於戰則勝，以守則固。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，必且有天生。天生也者，生心也。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，若以慈衛之也。事必萬全，而舉無不當，則謂之寶矣。故曰：吾有三寶，持而寶之。書之所謂大道也者，端道也。所謂貌施也者，邪道也。所謂徑大也者，佳麗也。佳麗也者，邪道之分也。朝甚除也者，獄訟繁也。獄訟繁則田荒，田荒則府倉虛，府倉虛則國貧，國貧而民俗淫侈，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，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，飾巧詐則知采文，知采文之謂服文采。獄訟繁，倉廩虛，而有以淫侈為俗，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。故曰：帶利劍。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，其私家必富，私家必富，故曰：資貨有餘。國有若是者，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，效之則小盜生。由是觀之，大姦作小盜隨，大姦唱則小盜和。竽也者，五聲之長者也，故竽先則鐘瑟皆隨，竽唱則諸樂皆和。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，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，故服文采，帶利劍，厭飲食，而資貨有餘者，是之謂盜竽矣。人無愚智，莫不有趨舍。恬淡平安，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。得於好惡，怵於淫物，而後變亂。所以然者，引於外物，亂於玩好也。恬淡有趨舍之義，平安知禍福之計。而今也玩好變

之，外物引之，引之而往，故曰：拔#7。至聖人不然，一建其趨舍，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，不能引之謂不拔#8。一於其情，雖有可欲之類，神不為動，神不為動之謂不悅。為人子孫者體此道，以守宗廟，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。身以積精為德，家以資財為德，鄉國天下皆以民為德。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，故曰：脩之身，其德乃真。真者，慎之固也。治家，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，故曰：脩之家，其德有餘。治鄉者行此節，則家之有餘者益眾，故曰：脩之鄉，其德乃長。治邦者行此節，則鄉之有德者益眾，故曰：脩之邦，其德乃豐。蒞天下者行此節，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，故曰：脩之天下，其德乃普。脩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，治鄉治邦蒞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，故曰：以身觀身，以家觀家，以鄉觀鄉，以邦觀邦，以天下觀天下，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。

喻老第二十一

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，遽傳不用，故曰：卻走馬以糞。天下無道，攻擊不休，相守數年不已，甲冑生蟣虱，鷰雀處帷幄，而兵不歸，故曰：戎馬生於郊。翟人有獻豐狐、玄豹之皮於晉文公，文公受客皮而歎曰：此以皮之美自為罪。夫治國者則以名號為罪，徐偃王是也。則以城與地為罪，虞、虢是也。故曰：罪莫大於可欲。智伯兼范、中行而攻趙不已，韓、魏反之，軍敗晉陽，身死高梁之東，遂卒被分，漆其首以為溲器，故曰：禍莫大於不知足。虞君欲屈產之乘，與垂棘之璧，不聽宮之奇，故邦亡身死，故曰：咎莫憯於欲得。邦以存為常，霸王其可也。身以生為常，富貴其可也。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，故曰：知足之為足矣。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，歸而賞孫叔敖，孫叔敖請漢間之地，沙石之處。楚邦之法，祿臣再世而收地，唯孫叔敖獨在。此不以其邦為收者，瘠也，故九世而祀不絕。故曰：善建不拔，善抱不脫，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。孫叔敖之謂也。制在己曰重，不離位曰靜。重則能使輕，靜則能使躁。故曰：重為輕根，靜為躁君。故曰：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。邦者，人君之輜重也。主父生傳其邦，此離其輜重者也。故雖有代、雲中之樂，超然已無趙矣。主父，萬乘之主，而以身輕於天下，無勢之謂輕，離位之謂躁，是以生幽而死。故曰：輕則失臣，躁則失君。主父之謂也。勢重者，人君之淵也。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，失則不可復得也。簡公失之於田成，晉公失之於六卿，而邦亡身死。故曰：魚不可脫於深淵。賞罰者，邦之利器也，在君則制臣，在臣則勝君。君見賞，臣則損之以為

德，君見罰，臣則益之以為威。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，人君見罰人臣乘其威。故曰：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。

越王入宧於吳，而勸之伐齊以弊吳。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，張之於江、濟，強之於黃池，故可制於五湖。故曰：將欲翕之，必固張之。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。晉獻公將欲襲虞，遺之以璧馬。智伯將襲仇由，遺之以廣車。故曰：將欲取之，必固與之。起事於無形，而要大功於天下，是謂微明。處小弱而重自卑，謂損弱勝強也。有形之類，大必起於小。行久之物，旅必起於少。故曰：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，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。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，故曰：圖難乎於其易也，為大乎於其細也。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，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。故曰：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，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。是以白圭無水難，丈人無火患。此皆慎易以避難，敬細以遠大者也。扁鵲見蔡桓公，立有閒，扁鵲曰：君有疾在腠理，不治將恐深。桓侯曰：寡人無。扁鵲出，桓侯曰：醫之好，欲治不病以為功。居十日，扁鵲復見曰：君之病在肌膚，不治將益深。桓侯不應。扁鵲出，桓侯又不悅。居十日，扁鵲復見曰：君之疾在腸胃，不治將益深。桓侯又不應。扁鵲出，桓侯又不悅。居十日，扁鵲望桓侯而還走。桓侯故使人問之，扁鵲曰：疾在腠理，湯熨之所及。在肌膚，鍼石之所及也。在腸胃，火齊之所及也。在骨髓，司命之所屬，無奈何也。今在骨髓，臣是以無請也。居五日，桓侯體痛，使人索扁鵲，已逃秦矣，桓侯遂死。故良醫之治病也，攻之於腠理，此皆爭之於小者也。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，故曰：聖人蚤從事焉。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，鄭君不禮，叔瞻諫曰：此賢公子也，君厚待之，可以積德。鄭君不聽，叔瞻又諫曰：不厚不若殺之，無令有後患。鄭君又不聽。及公子返晉邦，舉兵伐鄭，大破之，取八城#9焉。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，大夫宮之奇諫曰：不可。脣亡而齒寒，虞、虢相救，非相德也。今日晉滅虢，明日虞必隨之亡。虞君不聽，受其璧而假之道。晉已取虢，還，反滅虞。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，而二君不用也。然則叔瞻、宮之奇亦虞、鄭之扁鵲也，而二君不聽，故鄭以破，虞以亡。故曰：其安易持也，其未兆易謀也。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，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鉶，必將犀玉之杯。象著玉杯必不羹菽藿，則必旄象豹胎。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，則錦衣九重，廣室高臺。吾畏其卒，故怖其始。居五年，紂為肉圃，設炮烙，登糟丘，臨酒池，紂遂以亡。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，故曰：見小曰明。勾踐入宧#10於吳，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，故能殺夫差於姑蘇。文王見詈於王門，顏色不變，而武王擒紂於牧野。故曰：守柔曰強。越王之霸

也不病宦#11，武王之王也不病詈。故曰：聖人之不病也，以其不病，是以無病也。

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，子罕不受，鄙人曰：此寶也。宜為君子器，不宜為細人用。子罕曰：爾以玉為寶，我以不受子玉為寶。是鄙人欲玉，而子罕不欲玉。故曰：欲不欲，而不貴難得之貨。

王壽負書而行，見徐馮於周塗，馮曰：事者，為也。為生於時，知者無常事。書者，言也。言生於知，知者不藏書。今子何獨負之而行？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儛之。故知者不以言談教，而慧者不以藏書篋。此世之所過也，而王壽復之，是學不學也。故曰：學不學，復歸眾人之所過也。

夫物有常容，因乘以導之，因隨物之容。故靜則建乎德，動則順乎道。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，三年而成。豐殺莖柯，毫甚繁澤，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。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。列子聞之曰：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，則物之有葉者寡矣。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，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智，此皆一葉之行也。故冬耕之稼，后稷不能羡也。豐年大禾，臧獲不能惡也。以一人力，則后稷不足。隨自然，則臧獲有餘。故曰：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。空竅者，神明之戶牖也。耳目竭于聲色，精神竭于外貌，故中無主。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，故曰：不出於戶，可以知天下。不闚於牖，可以知天道。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。

趙襄主#12學御於王子期，俄而與於期逐，三易馬而三後。襄主#13曰：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。對曰：術已盡，用之則過也。凡御之所貴，馬體安于車，人心調于馬，而後可以進速致遠。今君後則欲逮臣，先則恐逮於臣。夫誘道爭遠，非先則後也。而先後心皆在于臣，上何以調於馬，此君之所以後也。

白公勝慮亂，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頤，血流至于地而不知。鄭人聞之曰：頤之忘，將何為忘哉。故曰：其出彌遠者，其智彌少。此言智周乎遠，則所遺在近也，是以聖人無常行也。能並智，故曰：不行而知。能並視，故曰：不見而明。隨時以舉事，因資而立功，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，故曰：不為而成。楚莊王蒞政三年，無令發，無政為也。右司馬御坐而與王隱曰：有鳥止南方之阜，三年不翅不飛不鳴，嘿然無聲，此為何名？王曰：三年不翅，將以長羽翼。不飛不鳴，將以觀民則。雖無飛，飛必沖天。雖無鳴，鳴必驚人。子釋之，不穀知

之矣。處半年，乃自聽政，所廢者十，所起者九，誅大臣五，舉處士六，而邦大治。舉兵誅齊，敗之徐州，勝晉於河雍，合諸侯於宋，遂霸天下。莊王不為小害善，故有大名。不蚤見示，故有大功。故曰：大器晚成，大音希聲。

楚莊王欲伐越，杜子諫曰：王之伐越何也？曰：政亂兵弱。杜子曰：臣患之。智如目也，能見百步之外，而不能自見其睫。王之兵自敗於秦、晉，喪地數百里，此兵之弱也。莊蹻為盜於境內，而吏不能禁，此政之亂也。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，而欲伐越，此智之如目也。王乃止。故知之難，不在見人，在自見。故曰：自見之謂明。子夏見曾子，曾子曰：何肥也？對曰：戰勝故肥也。曾子曰：何謂也？子夏曰：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，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，兩者戰於胸中，未知勝負，故曜。今先王之義勝，故肥。是以志之難也，不在勝人，在自勝也。故曰：自勝之謂強。

周有玉版，紂令膠鬲索之，文王不予，費仲來求，因予之。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。周惡賢者之得志也，故予費仲。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，貴之也。而資費仲玉版者，是愛之也。故曰：不貴其師，不愛其資，雖知大迷，是謂要妙。

韓非子卷之六竟

#1此處脫『宜』字，據陳奇猷說補。

#2『以』字當為『之』字，據陳奇猷說改。

#3此處脫『樸』字，據陳奇猷說補。

#4『曰』字為『日』字之誤，據陳奇猷說改。

#5『言』字為『方』字之誤，據陳奇猷說改。

#6 此處衍『而』字，當刪。

#7『校』乃『拔』之誤，依陳奇猷說改。

#8『成』顯係『城』之誤，當改。

#9『官』顯係『宦』之誤，當改。

#10『王』顯係『主』之誤，當改。

韓非子卷之七

說林上第二十二

湯以伐桀，而恐天下言己為貪也，因乃讓天下於務光。而恐務光之受之也，乃使人說務光曰：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，故讓天下於子。務光因自投於河。

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，孟卯曰：公不如為僕。公所長者，使也。公雖為僕，王猶使之於公也。公佩僕璽而為行事，是兼官也。

子圉見孔子於商大宰，孔子出，子圉入，請問客，大宰曰：吾已見孔子，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。吾今見之於君。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，因謂大宰曰：君已見孔子，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。大宰因弗復見也。

魏惠王為臼里之盟，將復立於天子，彭喜謂鄭君曰：君勿聽，大國惡有天子，小國利之。君與大不聽，魏焉能與小立之？

晉人伐邢，齊桓公將救之，鮑叔曰：大蚤。邢不亡，晉不敝，晉不敝，齊不重。且夫持危之功，不如存亡之德大。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，齊實利。待邢亡而復存之，其名實美。桓公乃弗救。子胥出走，邊候得之，子胥曰：上索我者，以我有美珠也。今我已亡之矣，我且曰子取吞之。候因釋之。

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，其族人曰：晉近，奚不之晉？慶封曰：越遠，利以避難。族人曰：變是心也，居晉而可。不變是心也，雖遠越，其可以安乎？

智伯索地於魏宣子，魏宣子弗予，任章曰：何故不予？宣子曰：無故請地，故弗予。任章曰：無故索地，鄰國必恐，彼重欲無厭，天下必懼，君予之地，智伯必驕而輕敵，鄰邦必懼而相親，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，則智氏之命不長矣。周書曰：將欲敗之，必姑輔之，將

欲取之，必姑與之。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。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，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？君曰：善。乃與之萬戶之邑，智伯大悅。因索地於趙，弗與，因圍晉陽，韓、魏反之外，趙氏應之內，智氏自亡。

秦康公築臺三年，刑人起兵，將欲以兵攻齊，任妄曰：饑召兵，疾召兵，勞召兵，亂召兵。君築臺三年，今荆人起兵將攻齊，臣恐其攻齊為聲，而以襲秦為實也，不如備之。戍東邊，荆人輟行。

齊攻宋，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荊，荊大說，許救之，甚歡。臧孫子憂而反，其御曰：索救而得，今子有憂色何也？臧孫子曰：宋小而齊大，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，此人之所以憂也，而荊王說，必以堅我也。我堅而齊敝，荊之所利也。臧孫子乃歸，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荊救不至。

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，趙肅侯將不許，趙刻曰：君過矣。魏攻中山而弗能取，則魏必罷，罷則魏輕，魏輕則趙重。魏拔中山，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，是用兵者魏也，而得地者趙也。君必許之，許之而大歡，彼將知君利之也，必將輟行。君不如借之道，示以不得已也。

鴟夷子皮事田成子，田成子去齊，走而之燕，鴟夷子皮負傳而從。至望邑，子皮曰：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？涸澤，蛇將徙，有小蛇謂大蛇曰：子行而我隨之，人以為蛇之行者耳，必有殺子，不如相銜負我以行，人必以我為神君也。乃相銜負以越公道，而行人皆避之，曰：神君也。今子美而我惡，以子為我上客，千乘之君也。以子為我使者，萬乘之卿也。子不如為我舍人。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，至逆旅，逆旅之君待之甚敬，因獻酒肉。

溫人之周，周不納客，問之曰：客耶？對曰：主人。問其巷人而不知也，吏因囚之。君使人問之曰：子非周人也，而自謂非客何也？對曰：臣少也誦詩曰：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今君，天子，則我天子之臣也，豈有為人之臣而又為之客哉？故曰主人也。君使出之。

韓宣王謂樛留曰：吾欲兩用公仲、公叔，其可乎？對曰：不可。晉用六卿而國分，簡公兩用田成、闞止而簡公殺，魏兩用犀首、張儀

而西河之外亡。今王兩用之，其多力者樹其黨，寡力者借外權。群臣有內樹黨以驕主，有外為交以削地，則王之國危矣。

紹績昧醉寐而亡其裘，宋君曰：醉足以亡裘乎？對曰：桀以醉亡天下，而康誥曰：毋彝酒者，彝酒，常酒也，常酒者，天子失天下，匹夫失其身。

管仲、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，春往冬反，迷惑失道。管仲曰：老馬之智可用也。乃放老馬而隨之，遂得道。行山中無水，隰朋曰：蟻冬居山之陽，夏居山之陰，蟻壤一寸而仞有水。乃掘地，遂得水。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，至其所不知，不難師於老馬與蟻，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，不亦過乎。

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，謁者操之以入，中射之士問曰：可食乎？曰：可。因奪而食之。王大怒，使人殺中射之士，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：臣問謁者曰可食，臣故食之。是臣無罪，而罪在謁者也。且客獻不死之藥，臣食之，而王殺臣，是死藥也，是客欺王也。夫殺無罪之臣，而明人之欺王也，不如釋臣。王乃不殺。

田駟欺鄒君，鄒君將使人殺之，田駟恐，告惠子。惠子見鄒君曰：今有人見君，則□其一目，奚如？君曰：我必殺之。惠子曰：瞽兩目□，君奚為不殺？君曰：不能勿□。惠子曰：田駟東慢齊侯，南欺荊王，駟之於欺人，瞽也，君奚怨焉？鄒君乃不殺。

魯穆公使眾公子或宦於晉，或宦於荊，犁鉏曰：假人於越而救溺子，越人雖善遊，子必不生矣。失火而取水於海，海水雖多，火必不滅矣，遠水不救近火也。今晉與荊雖強，而齊近，魯患其不救乎？

嚴遂不善周君，患之。馮沮曰：嚴遂相，而韓傀貴於君，不如行賊於韓傀，則君必以為嚴氏也。

張譴相韓，病將死，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。居一月自問張譴曰：若子死，將誰使代子？答曰：無正重法而畏上，雖然，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。張譴死，因相公乘無正。

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，其子在中山，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。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，盡一杯。文侯謂堵師贊曰：樂羊以我故而食其

子之肉。答曰：其子而食之，且誰不食？樂羊罷中山，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。

孟孫獵得麑，使秦西巴載之持歸，其母隨之而啼，秦西巴弗忍而與之。孟孫歸，至而求麑，答曰：余弗忍而與其母。孟孫大怒，逐之。居三月，復召以為其子傅，其御曰：曩將罪之，今召以為子傅何也？孟孫曰：夫不忍麑，又且忍吾子乎？故曰：巧詐不如拙誠。樂羊以有功見疑，秦西巴以有罪益信。

曾從子，善相劍者也。衛君怨吳王，曾從子曰：吳王好劍，臣相劍者也，臣請為吳王相劍，拔而示之，因為君刺之。衛君曰：子為之是也，非緣義也，為利也。吳強而富，衛弱而貧，子必往，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。乃逐之。

紂為象箸而箕子怖，以為象箸為不成美於土簋，則必犀玉之杯，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，則必旄象豹胎，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，則必錦衣九重，高臺廣室也。稱此以求，則天下不足矣。聖人見微以知萌，見端以知末，故見象箸而怖，知天下知不足也。

周公旦已勝殷，將攻商、蓋。辛公甲曰：大難攻，小易服，不如服眾小以劫大。乃攻九夷而商、蓋服矣。

紂為長夜之飲，懼以失日，問其左右盡不知也，乃使問箕子。箕子為其徒曰：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，天下其危矣。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，吾其危矣。辭以醉而不知。

魯人身善織屨，妻善織縞，而徙於越。或謂之曰：子必窮矣。魯人曰：何也？曰：屨為履之也，而越人跣行。縞為冠之也，而越人被髮。以子之所長，遊於不用之國，欲使無窮，其可得矣。

陳軫貴於魏王#2，惠子曰：必善事左右，夫楊横樹之即生，倒樹之即生，折而樹之又生。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，即無生楊至。以十人之眾，樹易生之物，而不勝一人者何也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。子雖工自樹於王，而欲去子者眾，子必危矣。

魯季孫新弑其君，吳起仕焉。或謂起曰：夫死者，始死而血，已血而衄，已衄而灰，已灰而土，反其土也，無可為者矣。今季孫乃始血，其毋乃未可知也。吳起因去之晉。

隰斯彌見田成子，田成子與登臺四望，三面皆暢，南望，隰子家之樹蔽之，田成子亦不言。隰子歸，使人伐之，斧離數創，隰子止之，其相室曰：何變之數也？隰子曰：古者有諺曰：知淵中之魚者不祥。夫田子將有事，事大，而我示之知微，我必危矣。不伐樹未有罪也，知人之所不言，其罪大矣。乃不伐也。

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，有妾二人，其惡者貴，美者賤。楊子問其故，逆旅之父答曰：美者自美，吾不知其美也，惡者自惡，吾不知其惡也。楊子謂弟子曰：行賢而去自賢之心，焉往而不美。

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：必私積聚。為人婦而出，常也。其成居，幸也。其子因私積聚，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，其子所以自反者倍其所以嫁。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，而自知其益富。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。

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，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，復見，未語，而君與之食。魯丹出，而不反舍，遂去中山。其御曰：反見，乃始善我，何故去之？魯丹曰：夫以人言善我，必以人言罪我。未出境，而公子惡之曰：為趙來間中山。君因索而罪之。

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，白公好士而亂荊，其好士則同，其所以為則異。公孫友自刖而尊百里，豎刁自宮而諂桓公，其自刑則同，其所以自刑之為則異。慧子曰：往者東走，逐者亦東走，其東走則同，其所以東走之為則異。故曰：同事之人，不可不審察也#3。

說林下第二十三

伯樂教二人相踶馬，相與之簡子廄觀馬。一人舉踶馬，其一人從後而循之，三撫其尻而馬不踶，此自以為失相。其一人曰：子非失相也。此其為馬也，踒肩而腫膝。夫踶馬者也，舉後而任前，腫膝不可任也，故後不舉。子巧于相踶馬而拙于任腫膝。夫事有所必歸，而以有所腫膝而不任，智者之所獨知也。惠子曰：置猿于柙中，則與豚同。故勢不便，非所以逞能也。

衛將軍文子見曾子，曾子不起而延于坐席，正身于奧。文子謂其御曰：曾子，愚人也哉，以我為君子也，君子安可毋敬也？以我為暴人也，暴人安可侮也？曾子不僇命也。

鳥有翢翢者，重首而屈尾，將欲飲于河則必顛，乃銜其羽而飲之。人之所有飲不足者，不可不索其羽也。

鱣似蛇，蠶似蠋。人見蛇則驚駭，見蠋則毛起。漁者持鱣，婦人拾蠶，利之所在，皆為賁、諸。

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，教其所愛者相駑馬。千里之馬時一，其利緩，駑馬日售，其利急。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。

桓赫曰：刻削之道，鼻若如大，目莫如小。鼻大可小，小不可大也。目小可大，大不可小也。舉事亦然，為其不可復者也，則事寡敗矣。

崇侯、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，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。比干、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，而不知身之死也。故曰：崇侯、惡來知心而不知事，比干、子胥知事而不知心。聖人其備矣。

宋太宰貴而主斷。季子將見宋君，梁子聞之曰：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，不然，將不免。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。

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，天雨，解素衣，衣緇衣而反，其狗不知而吠之。楊布怒，將擊之。楊朱曰：子毋擊也，子亦猶是。曩者使女狗白而往，黑而來，子豈能毋怪哉。

惠子曰：羿執鞅持扞，操弓關機，越人爭為持的。弱子扞弓，慈母入室閉戶。故曰：可必，則越人不疑羿。不可必，則慈母逃弱子。

桓公問管仲：富有涯乎？答曰：水之以涯，其無水者也。富之以涯，其富已足者也。人不能自止于足，而亡其富之涯乎。

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，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，因佯失而毀之，負其百金，而理其毀瑕，得千溢焉。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，負之時也。

有欲以御見荊王者，衆騶妒之，因曰：臣能撽鹿。見王，王為御，不及鹿，自御及之。王善其御也，乃言衆騶妒之。

荊令公子將伐陳，丈人送之曰：晉強，不可不慎也。公子曰：丈人奚優，吾為丈人破晉。丈人曰：可。吾方廬陳南門之外。公子曰：

是何也？曰：我笑勾踐也，為人之如是其易也，己獨何為密密十年難乎？

堯以天下讓許由，許由逃之，舍于家人，家人藏其皮冠。夫弃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，是不知許由者也。

三虱相與訟，一虱過之，曰：訟者奚說？三虱曰：爭肥饒之地。一虱曰：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，若又奚患？於是乃相與聚嘬其母而食之。彘臞，人乃弗殺。

蟲有蚘或作蚢者，一身兩口，爭食相齕也。遂相殺，因自殺。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，皆蚘類也。

宮有堊器，有滌則絜矣。行身亦然，無滌堊之地則寡非矣。

公子糾將為亂，桓公使使者視之，使者報曰：笑不樂，視不見，必為亂。乃使魯人殺之。

公孫弘斷髮而為越王騎，公孫喜使人絕之曰：吾不與子為昆弟矣。公孫弘曰：我斷髮，子斷頸而為人用兵，伐將謂子何？周南之戰，公孫喜死焉。

有與悍者鄰，欲賣宅而避之。人曰：是其貫將滿#4矣，子姑待之。答曰：吾恐其以我滿貫也。遂去之。故曰：物之幾者，非所靡也。

孔子#5謂弟子曰：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？子貢曰：賜也能。乃導之，不復疑也。孔子曰：寬哉，不被於利。絜哉，民性有恒。曲為曲，直為直。

孔子曰：子西不免。白公之難，子西死焉。故曰：直於行者曲於欲。

晉中行文子出亡，過於縣邑，從者曰：此嗇夫，公之故人，公奚不休舍？且待後車。文子曰：吾嘗好音，此人遺我鳴琴。吾好佩，此人遺我玉環。是振我過者也。以求容於我者，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。乃去之。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。

周趮謂宮他曰：為我謂齊王曰：以齊資我於魏，請以魏事王。宮他曰：不可。是示之無魏也，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，而以怨有魏者。公不如曰：以王之所欲，臣請以魏聽王。齊王必以公為有魏也，必因公。是公有齊也，因以有齊、魏矣。白圭謂宋令尹曰：君長自知政，公無事矣。今君少主也而務名，不如令荊賀君之孝也，則君不奪公位，而大敬重公，則公常用宋矣。

管仲、鮑叔相謂曰：君亂甚矣，必失國。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，非公子糾則小白也，與子人事一人焉，先達者相收。管仲乃從公子糾，鮑叔從小白。國人果弒君，小白先入為君，魯人拘管仲而效之，鮑叔言而相之。故諺曰：巫咸雖善祝，不能自祓也。秦醫雖善除，不能自彈也。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，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，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。

荊王伐吳，吳使沮衛蹶融犒於荊師，而將軍曰：縛之，殺以釁鼓。問之曰：女來卜乎？答曰：卜。卜吉乎？曰：吉。荊人曰：今荊將與女釁鼓其何也？答曰：是故其所以吉也。吳使臣來也，固視將軍怒。將軍怒，將深溝高壘。將軍不怒，將懈怠。今也將軍殺臣，則吳必警守矣。且國之卜，非為一臣卜。夫殺一臣而存一國，其不言吉何也？且死者無知，則以臣釁鼓無益也。死者有知也，臣將當戰之時，臣使鼓不鳴。荊人因不殺也。

智伯將伐仇由，而道難不通。乃鑄大鍾遺仇由之君，仇由之君大說，除道將內之。赤章曼枝曰：不可。此小之所以事大也，而今也大以來，卒必隨之，不可內也。仇由之君不聽，遂內之。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，至於齊七月，而仇由亡矣。

越已勝吳，又索卒於荊而攻晉。左史倚相謂荊王曰：夫越破吳，豪士死，銳卒盡，大甲傷，今又索卒以攻晉，示我不病也，不如起師與分吳。荊王曰：善。因起師而從越。越王怒，將擊之，大夫種曰：不可。吾豪士盡，大甲傷，我與戰必不剋，不如賂之。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。

荊伐陳，吳救之，軍間三十里，雨十日，夜星。左史倚相謂子期曰：雨十日，甲輯而兵聚，吳人必至，不如備之。乃為陳，陳未成也而夫人至，見荊陳而反。左史曰：吳反覆六十里，其君子必休，小人必食，我行三十里擊之，必可敗也。乃從之遂破吳軍。

韓、趙相與為難。韓子索兵於魏曰：願借師以伐趙。魏文侯曰：寡人與趙兄弟，不可以從。趙又索兵以攻韓，文侯曰：寡人與韓兄弟，不敢從。二國不得兵，怒而反。已乃知文侯以搆於己，乃皆朝魏。

齊伐魯，索讒鼎，魯以其鴈往，齊人曰：鴈也。魯人曰：真也。齊曰：使樂正子春來，吾將聽子。魯君請樂正子春，樂正子春曰：胡不以其真往也？君曰：我愛之。答曰：臣亦愛臣之信。

韓咎立為君，未定也。弟在周，周欲重之，而恐韓咎不立也。綦毋恢曰：不若以車百乘送之。得立，因曰為戒。不立，則曰來效賊也。

靖郭君曰將城薛，客多以諫者。靖郭君謂謁者曰：毋為客通。齊人有請見者曰：臣請三言而已，過三言，臣請烹。靖郭君因見之，客趨進曰：海大魚。因反走。靖郭君曰：請聞其說。客曰：臣不敢以死為戲。靖郭君曰：願為寡人言之。答曰：君聞大魚乎？網不能止，繳不能絓也，蕩而失水，螻蟻得意焉。今夫齊亦君之海也，君長有齊，奚以薛為？君失齊、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。靖郭君曰：善。乃輟，不城薛。

荊王弟在秦，秦不出也。中射之士曰：資臣百金，臣能出之。因載百金之晉，見叔向曰：荊王弟在秦，秦不出也，請以百金委叔向。叔向受金，而以見之晉平公曰：可以城壺丘矣。平公曰：何也？對曰：刑王弟在秦，秦不出也，是秦惡荊也，必不敢禁我城壺丘。若禁之，我曰：為我出荊王之弟，吾不城也。彼如出之，可以德荊。彼不出，是卒惡也，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。公曰：善。乃城壺丘，謂秦公曰：為我出荊王之弟，吾不城也。秦因出之，荊王大說，以諫金百溢遺晉。

闔廬攻郢，戰三勝。問子胥曰：可以退乎？子胥對曰：溺人者，一飲而止則無溺者，以其不休也，不如乘之以沈之。

鄭人有一子將宦，謂其家曰：必築壞牆，是不善人將竊。其巷人亦云。不時築，而人果竊之。以其子為智，以巷人告者為盜。

韓非子卷之七竟

#1『日』顯係『曰』 之誤，當改。

#2『正』 顯係『王』之誤，當改。

#3此處脫篇題『說林下第二十三』 及正文一千余字。據陳奇猷韓非子集釋本補。

#4此處衍『也遂去之故曰勿之』八字，據迂評本、凌瀛初本刪。

#6此處衍『日』字，當刪。

韓非子卷之八

觀行第二十四

古之人目短於自見，故以鏡觀面。智短於自知，故以道正己。故鏡無見疵之罪，道無明過之怨。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，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。西門豹之性急，故佩韋以緩己。董安于之心緩，故佩弦以自急。故以有餘補不足，以長續短之謂明主。

天下有信數三：一曰智有所不能立，二曰力有所不能舉，三曰彊有所不能勝。故雖有堯之智，而無眾人之助，大功不立。有烏獲之勁，而不得人助，不能自舉。有賁、育之彊，而無法術，不得長生。故世有不可得，事有不可成。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，非其身重於千鈞也，勢不便也。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，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，道不可也。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，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。因可勢，求易道，故用力寡而功名立。時有滿虛，事有利害，物有生死，人主為三者發喜怒之色，則金石之士離心焉。賢聖之撲淺深矣。故明主觀人，不使人觀己。明於堯不能獨成，烏獲之不能自舉，賁、育之不能自勝，以法術則術行之道畢矣。

安危第二十五

安術有七，危道有六。安術：一曰賞罰隨是非，二曰禍福隨善惡，三曰死生隨法度，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，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，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，七曰有信而無詐。

危道：一曰斲削於繩之內，二曰斲割於法之外，三曰利人之所害，四曰樂人之所禍，五曰危人之所安，六曰所愛不親，所惡不疏。如此，則人失其所以樂生，而忘其所以重死，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，不重死則令不行。

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，盡力於權衡，以動則勝，以靜則安。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，愛身於為非。小人少而君子多，故社稷長立，國

家久安。奔車之上無仲尼，覆舟之下無伯夷。故號令者，國之舟車也。安則智廉生，危則爭鄙起。故安國之法，若饑而食，寒而衣，不令而自然也。先王寄理於竹帛，其道順，故後世服。令使人去饑寒，雖賁、育不能行。廢自然，雖順道而不立。強勇之所不能行，則上不能安。上以無厭責已盡，射下對無有，無有則輕法，法所以為國也而輕之，則功不立、名不成。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，以刀刺骨。聖人之救危國也，以忠拂耳。刺骨，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。拂耳，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。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，猛毅之君以福拂耳。忍痛，故扁鵲盡巧。拂耳，則子胥不失。壽安之術也。病而不忍痛，則失扁鵲之巧。危而不拂耳，則失聖人之意。如此，長利不遠垂，功名不久立。

人主不自刻以堯，而責人臣以子胥，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，盡如比干則上不失、下不亡。不權其力而有田成，而幸其身盡如比干，故國不得一安。廢堯、舜而立桀、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。失所長則國家無功，守所短則民不樂生，以無功御不樂生，不可行於齊民。如此，則上無以使下，下無以事上。

安危在是非，不在於強弱。存亡在虛實，不在於眾寡。故齊，故萬乘也，而名實不稱，上空虛於國內，不充滿於名實，故臣得奪主。殺天子也，而無是非，賞於無功，使讒諛，以詐偽為貴，誅於無罪，使傴以天性剖背。以詐偽為是，天性為非，小得勝大。

明主堅內，故不外失。失之近正不亡於遠者無有，故周之奪殷也，拾遺於庭，使殷不遺於朝，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，而況敢易位乎。明主之道忠法，其法忠心，故臨之而法，去之而思。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。能立道於往#1古，而垂德於萬世者，之謂明主。

守道第二十六

聖王之立法也，其賞足以勸善，其威足以勝暴，其備足以必完法。治世之臣，功多者位尊，力極者賞厚，情盡者名立。善之生如春，惡之死如秋，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，此之謂上下相得。上下相得，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，而務至於任鄙。戰士出死，而願為賁、育。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，以死子胥之節。用力者為任鄙，戰如賁、育，守為金石，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己完矣。

古之善守者，以其所重禁其所輕，以其所難止其所易。故君子與小人俱正，盜跖與曾、史俱廉。何以知之？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，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。賁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，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。

明主之守禁也，賁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，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。故能禁賁、育之所不能犯，守盜跖之所不能取，則暴者守願，邪者反正。大勇願，巨盜貞，平則天下公平，而齊民之情正矣。

人主離法失人，則危於伯夷不妄取，而不免於田成、盜跖之耳可也。今天下無一伯夷，而姦人不絕世，故立法度量。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，而盜跖不得非。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，強不得侵弱，眾不得暴寡。託天下於堯之法，則貞士不失分，姦人不徼幸。寄千金於羿之矢，則伯夷不得亡，而盜跖不敢取。堯明於不失姦，故天下無邪。羿巧於不失發，故千金不亡。邪人不壽，而盜跖止，如此，故圖不載宰予，不舉六卿。書不著子胥，不明夫差。孫、吳之略廢，盜跖之心伏。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，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。人臣垂拱金城之內，而無扼捥聚脣嗟喈之禍。服虎而不以柙，禁姦而不以法，塞偽而不以符，此賁、育之所患，堯、舜之所難也。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，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。立法非所以備曾、史也，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。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，所以使眾人不相謾也。不獨待比干之死節，不幸亂臣之無詐也，持怯之所能服，握庸主之所易守。當今之世，為人主忠計，為天下結德者，利莫長於如此。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，而忠臣無失身之畫。明於尊位必賞，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，死節於官職。通賁、育之情，不以死易生，惑於盜跖之貪，不以財易身，則守國之道畢備矣。

用人第二十七

聞古之善用人者，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。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，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，明賞罰則伯夷、盜跖不亂。如此，則白黑分矣。治國之臣，效功於國以履位，見能於官以受職，盡力於權衡以任事。人臣皆宜其能，勝其官，輕其任，而莫懷餘力於心，莫負兼官之責於君。故內無伏怨之亂，外無馬服之患。明君使事不相干，故莫訟。使士不兼官，故技長。使人不同功，故莫爭訟　□訟止，技長立，則彊弱不轂力，冰炭不合形，天下莫得相傷，治之至也。

釋法術而心治，堯不能正一國。去規矩而妄意度，奚仲不能成一輪。廢尺寸而差短長，王爾不能半中。使中主守法術，拙匠守規矩尺寸，則萬不失矣。君人者，能去賢巧之所不能，守中拙之所萬不失，則人力盡而功名立。

明主立可為之賞，設可避之罰。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，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傴剖背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，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。如此，則上下之恩結矣。古之人曰：其心難知，喜怒難中也。故以表示目，以鼓語耳，以法教心。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之一難知之心#2，如此則怒積於上，而怨積於下，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。

明主之表易見，故約立。其教易知，故言用。其法易為，故令行。三者立而上無私心，則下得循法而治，望表而動，隨繩而斲，因攢而縫。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，而下無愚拙之誅。故上君明而少怒，下盡忠而少罪。

聞之曰：舉事無患者，堯不得也。而世未嘗無事也。君人者不輕爵祿，不易富貴，不可與救危國。故明主厲廉恥，招仁義。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，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，故人主結其德，書圖著其名。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，而苦乎以私奪威。人臣安乎以能受職，而苦乎以一負二。謂一身兩役也。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，而立人主之所樂，上下之利，莫長於此。不察私門之內，輕慮重事，厚誅薄罪，久怨細過，長侮偷快，長輕侮人，偷取一時之快也。數以德追禍，禍賊當誅，而反以德報之也。是斷手而續以玉也，故世有易身之患。

人主立難為而罪不及，則私怨立。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，則伏怨結。勞苦不撫循，憂悲不哀憐。喜則譽小人，賢不肖俱賞。怒則毀君子，使伯夷與盜跖俱辱。故臣有叛主。

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，則燕不用而魯不附民#3。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，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。如此，則人臣為隙穴，而人主獨立。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，此之謂危殆。

釋儀的而妄發，雖中小不巧。釋法制而妄怒，雖殺戮而姦人不恐。罪生甲，禍歸乙，伏怨乃結。故至治之國，有賞罰而無喜怒，故聖人極。有刑法而死，無螫毒，故姦人服。發矢中的，賞罰當符，故

堯復生，羿復立。如此，則上無殷、夏之患，下無比干之禍，君高枕而臣樂業，道蔽天地，德極萬世矣。

夫人主不塞隙穴，而勞力於赭堊，暴雨疾風必壞。不去眉睫之禍，而慕賁、育之死，不謹蕭牆之患，而固金城於遠境。不用近賢之謀，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。飄風一旦起，則賁、育不及救，而外交不及至，禍莫大於此。當今之世，為人主忠計者，必無使燕王說魯人，無使近世慕賢於古，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。如此，則上下親，內功立，外名成。

功名第二十八

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：一曰天時，二曰人心，三曰技能，四曰勢位。非天時，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。逆人心，雖賁、育不能盡人力。故得天時則務而自生，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，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，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。若水之流，若船之浮，守自然之道，行毋窮之令，故曰明主。

夫有材而無勢，雖賢不能制不肖。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，則臨千仞之谿，材非長也，位高也。桀為天子，能制天下，非賢也，勢重也。堯為匹夫，不能正三家，非不肖也，位卑也。千鈞得船則浮，錙銖失船則沈，非千鈞輕錙銖重也，有勢之與無勢也。故短之臨高也以位，不肖之制賢也以勢。人主者，天下一力以共載之，故安。眾同心以共立之，故尊。人臣守所長，盡所能，故忠。以尊主主御忠臣，則長樂生而功名成。名實相待而成，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。人主之患在莫之應，故曰：一手獨拍，雖疾無聲。人臣之憂在不得一，故曰：右手畫圓，左手畫方，不能兩成。故曰：至治之國，君若桴，臣若鼓，技若車，事若馬。故人有餘力易於應，而技有餘巧易#1於事。立功者不足於力，親近者不足於信，成名者不足於勢。近者已親，而遠者不結，則名不稱實也。聖人德若堯、舜，行若伯夷，而位不載於世，則功不立，名不遂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，眾人助之以力，近者結之以成，遠者譽之以名，尊者載之以勢。如此，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，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。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，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。

大體第二十九

古之全大體者，望天地，觀江海，因山谷，日月所照，四時所行，雲布風動。不以智累心，不以私累己。寄治亂於法術，託是非於賞罰，屬輕重於權衡。不逆天理，不傷情性，不吹毛而求小疵，不洗垢而察難知。不引繩之外，不推繩之內，不急法之外，不緩法之內。守成理，因自然，禍福生乎道法，而不出乎愛惡。榮辱之責在乎己，而不在乎人。故致至安之世，法如朝露，純樸不散，心無結怨，口無煩言。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，旌旗不亂於大澤，萬民不失命於寇戎，雄駿不創壽於旗幢，豪傑不著名於圖書，不錄功於盤盂，記年之牒空虛。故曰：利莫長於簡，福莫久於安。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鈎，視規矩，舉繩墨，而正太山。使賁、育帶干將#5而齊萬民，雖盡力於巧，極盛於壽，太山不正，民不能齊。故曰：古之牧天下者，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，不使賁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。因道全法，君子樂而大姦止，澹然閒靜，因天命，持大體。故使人無離法之罪，魚無失水之禍。如此，故天下少不可。

上不天則下不遍覆，心不地則物不必載。太山不立好惡，故能成其高。江海不擇小助，故能成其富。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，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。上無忿怒之毒，下無伏怨之患，上下交樸，以道為舍。故長利積，大功立，名成於前，德垂於後，治之至也。

韓非子卷之八竟

#1此處衍『名』字，據迂評本、凌瀛初本刪。

#2此處脫『心』字，據迂評本、凌瀛初本補。

#3此處脫『民』字，據迂評本、凌瀛初本補。

#4此處脫『易』字，據迂評本、凌瀛初本補。

#5『千將』顯係『干將』之誤，當改。

韓非子卷之九

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

儲，聚也。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，故曰內儲說。

主之所用也七術，所察也六微。七術：一曰眾端參觀，端，直也。欲求眾直，必參驗而聽觀也。二曰必罰明威，三曰信賞盡能，四曰一聽責下，專聽一理，必有失。責下不一，能則不明。五曰疑詔詭使，疑危而制之，譎詭而使之，則下不敢隱情。六曰挾知而問，七曰倒言反事。或倒其言，或反其事，則姦情可得而盡。此七者，主之所用也。觀聽不參則誠不聞，不參，謂偏聽一人，則誠者莫告。聽有門戶則臣壅塞。其聽其所從，若門戶然，則為臣所塞。其說侏儒之夢見竈，侏儒夢竈，言竈有一人煬，則後人不見，此譏靈公偏聽子瑕。哀公之稱莫眾而迷。公言謀事，無眾，故迷。孔子對舉國盡黨季孫，與之同辭，是一國為一人，公之迷宜矣。故齊人見河伯，齊王專信一人，故被誑以大魚為河伯。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。惠子言君之謀事，有半，今皆稱不疑，則雷同朋黨，故曰亡其半。此上五說皆不參門戶之聽。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，叔孫專聽豎牛，故身餓死，而二子戮亡也。而江乙之說荊俗也。荊俗不言人惠，故白公得以為亂。嗣公欲治不知，謂不知治之術也。故使有敵。恐其所貴臣妾擁己，故更貴臣妾以敵之，彼得敵，適足以成其朋黨，為擁更甚也。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，積鐵為室，盡以備失則體不傷。積疑為心，盡以備臣則姦不生。而察一市之患。雖一市之人之言市有虎，猶未可信#1，況三人乎。

參觀一

愛多者則法不立，威寡者則下侵上。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。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，董子至石邑，象深澗以立法，故趙國治也。與子產之教遊吉也。子產教遊吉令法史以嚴斷。故仲尼說隕霜，仲尼對哀公言隕霜不殺草？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。而殷法刑奔灰。將行去樂池，將行以樂池不專任以刑賞之柄，故去之。而公孫鞅重輕罪。孫鞅以為輕罪尚不能犯，則無由犯重罪，故先重輕罪。是以麗水之金不守，竊麗水之金，其罪辜磔，猶切而不止，則有切而獲免者，故雖重

罪不止也。而積澤之火不救。魯之積澤火焚而人不救，則以不行法故也。成歡以太仁弱齊國，成歡以齊王太仁，知其必弱齊國。卜皮以慈惠亡魏王。卜皮以魏王慈惠，其必亡其身也。管仲知之，故斷死人。知治國，常嚴禁人之厚葬，不用命者戮其尸。嗣公知之，故買胥靡。嗣公亦知國當必罰，有胥靡逃之，以一都買而誅之。

必罰二

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，謾，欺也。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。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。獸鹿唯就薦草，猶臣人之歸恩厚也。故越王焚宮室，焚其室者，欲行賞罰於救火，以驗人之用命。而吳起倚車轅，賞移轅者，欲示其信而不欺也。李悝斷訟以射，欲人之善射，故其斷訟與善射者理也。宋崇門以毀死。崇門之人居喪而瘠，君與之官，故多毀死者也。勾踐知之，故式怒鼃。勾踐知勸賞可以招人，故式怒鼃以求勇。昭侯知之，故藏弊袴。厚賞之使人為賁、諸也，婦人之拾蠶，漁者之握鱣，是以效之。拾蠶握鱣而不懼者，利在故也。此得利忘難之效也。

賞賽三

一聽則愚智不分，直聽一理，不反覆參之，則愚智不分。責下則人臣不參。下之材能一一責之，則人臣不得參雜。其說在索鄭魏王以鄭本梁地，故索鄭而合之，不思梁本鄭地，鄭人亦索梁而合之，此一聽之過也。與吹竽。混商吹竽，是不責下也，故令得參雜。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、韓沓為嘗試。申子為趙請兵，先令趙紹、韓沓嘗韓君，知其意然後說，終成其私也。故公子氾議割河東，韓王欲割河東以搆三國，此非計也，公子氾激君行令。而應侯謀弛上黨。應侯謀上黨，亦非計也，秦王從之。此上三事皆一聽之患也。

一聽四

數見久待而不任，姦則鹿散。謂人數見於君，或復久待，雖不任用，外人則謂此得主之意，終不敢為姦，如鹿之散。使人問他則不鬻私。謂使此雖知其所為，陽若不知，更試以他事。或問之他人，不敢齋其私矣。鬻，猶售。是以龐敬還公大夫，龐敬使市者不為姦，故還大夫而警之。而戴罐詔視轀車。戴讙欲知奉笥者，更使視轀車。周主亡玉簪，周主故亡玉簪，以求神明之譽也。商太宰論牛矢。太宰詭論牛矢，以求雜察之名也。

論使五

挾智而問，則不智者至。挾己所智而有所問，則雖不智者莫不皆智也。深智一物，眾隱皆變。於一物智之能深，則眾隱伏之物，莫不變而露見。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。握爪佯亡以驗左右之誠。故必南門而三鄉得。必審南門之牛犯苗，而三鄉之犯者皆得其情實。周主索曲杖而羣臣懼，私得曲杖，羣臣聳懼。卜皮事庶子，使庶子愛御史，便得彼陰懼也。西門豹詳遺轄。謀遺其轄，欲取清明之稱也。

挾智六

倒言反事以嘗所疑財姦情得。倒錯其言，反為其事，以試其所疑也。故陽山護樛豎，偽謾繆樛知君疑也。淖齒為秦使，詐為秦使知君惡己。齊人欲為亂，佯逐所愛，令君知而不疑。子之以白馬，謬言白馬，以驗左右之誠。子產離訟者，分離訟者，便得兩訟之情。嗣公過關市。知過者之輸金，便得聽察之稱。

倒言七右經

一。衛靈公之時，彌子瑕有寵，專於衛國，侏儒有見公者曰：臣之夢賤矣。公曰：何夢？對曰：夢見竈，為見公也。公怒曰：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，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？對曰：夫日兼燭天下，一物不能當也。言一物不能蔽日之光也。人君兼燭一國人，一人不能擁也，一人不能擁君之明。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。夫竈一人煬焉，則後人無從見矣。一人煬則敝竈之光，故後人不見之。煬，然也。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？此譏彌子瑕專擁蔽君之明也。則臣雖夢見竈，不亦可乎。

魯哀公問於孔子曰：鄙諺曰：莫眾而迷。舉事不與眾謀者必迷惑。今寡人舉事，與羣臣慮之，而國愈亂，其故何也？孔子對曰：明主之問臣，一人知之，一人不知也。一人知之，一人不知，則得再三詳譏。如是者，明主在上，羣臣直議於下。今羣臣無不辭同軌乎季孫者，舉魯國盡化為一，舉國既化為一，則子得論其是非也。君雖問境內之人，猶之不免於亂也。境內之人亦與季孫為一，故問之無益。

一曰。晏子聘魯，哀公問曰：語曰：莫三人而迷。舉事不與三人謀，必知迷惑也。今寡人與一國慮之，魯不免於亂，何也？晏子曰：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，一人失之，二人得之，三人足以為眾矣，故

曰莫三人而迷。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，一言於季氏之私，人數非不眾，所言者一人也，安得三哉？

齊人有謂齊王曰：河伯，大神也。王何不試與之遇乎？臣請使王遇之。乃為壇埸大水之上，而與王立之焉。有間，大魚動，因曰：此河伯。直信一人言，故有斯弊。

張儀欲以秦、韓與魏之勢伐齊、荊，而惠施欲以齊、荊偃兵。以齊、荊為援，則秦、韓不敢加兵，故兵可偃也。二人爭之，羣臣左右皆為張子言，而以攻齊、荊為利，而莫為惠子言，王果聽張子，而以惠子言為不可。攻齊、荊事已定，惠子入見，王言曰：先生毋言矣。攻齊、荊之事果利矣，一國盡以為然。惠子因說：不可不察也。夫齊、荊之事也誠利，一國盡以為利，是何智者之眾也？攻齊、荊之事誠不利，一國盡以為利，何愚者之眾也？凡謀者，疑也。有疑然後謀。疑也者，誠疑，以為可者半，以為不可者半。若誠有疑，則半可半不可。今一國盡以為可，是王亡半也。無致疑之人，故亡其半。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。無人致疑，則大盜得恣其謀。田成、趙高成其言簒殺者，無人疑故也。叔孫相魯，貴而主斷。其所愛者曰豎牛，亦擅用叔孫之令。叔孫有子曰壬，豎牛妬而欲殺之，因與壬遊於魯君所，魯君賜之玉環，壬拜受之而不敢佩，使豎牛請之叔孫，豎牛欺之曰：吾已為爾請之矣，使爾佩之。壬因佩之，豎牛因謂叔孫：何不見壬於君乎？叔孫曰：孺子何足見也。豎牛曰#2：壬固已數見於君矣。君賜之玉環，壬已佩之矣。叔孫召壬見之，而果佩之，叔孫怒而殺壬。壬兄曰丙，豎牛又妬而欲殺之。叔孫為丙鑄鐘，鐘成，丙不敢擊，使豎牛請之叔孫。豎牛不為請，又欺之曰：吾為以爾請之矣，使爾擊之。丙因擊之。叔孫聞之曰：丙不請而擅擊鐘，怒而逐之。丙出走齊，居一年，豎牛為謝叔孫，叔孫使豎牛召之，又不召而報曰：吾已召之矣，丙怒甚，不肯來。叔孫大怒，使人殺之。二子已死，叔孫有病，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，不內人，曰：叔孫不欲聞人聲。因不食而餓殺。叔孫已死。豎牛因不發喪也，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。夫聽所信之言，而子父為人僇，此不參之患也。

江乞為魏王使荊，謂荊王曰：臣入王之境內，聞王之國俗曰：君子不蔽人之美，不言人之惡，誠有之乎？王曰：有之。然則若白公之亂，得無危乎？不言人惡，則白公得成其姦謀，故危也。誠得如此，臣免死罪矣。有惡不言，何罪之有。

嗣君重如耳，愛世姬，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己也，乃貴薄疑以敵之如耳，尊魏姬以耦世姬，曰：以是相參也。嗣君知欲無壅，而未得其術也。夫不使賤議貴，賤不得與貴議也。下必坐上，下得罪，必坐於與上議也。而必待勢重之鈞也，而後致相議，今兩受，勢重既鈞，正可相與議。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。兩受共謀，為壅更甚，此嗣君不得術。嗣君之壅乃始。

夫矢來有鄉，鄉，方也。有來從之方。則積鐵以備一鄉。謂聚鐵於身以備一處，即甲之不全者也。矢來無鄉，則為鐵室以盡備之。謂甲之全者，自首至足無不有鐵，故曰鐵室。備之則體不傷。故彼以盡備之不傷，此以盡敵之無姦也。言君亦當盡敵於臣，皆所防疑，則姦絕也。

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，謂魏王曰：今一人言市有虎，王信之乎？曰：不信。二人言市有虎，王信之乎？曰：不信。三人言市有虎，王信之乎？王曰：寡人信之。龐恭曰：夫市之無虎也明矣，然而三人言而成虎。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，議臣者過於三人，願王察之。龐恭從邯鄲反，竟不得見。

二。董闕于為趙上地守，行石邑山中，澗深，峭如牆，深伯仞，因問其旁鄉左右曰：人嘗有入此者乎？對曰：無有。曰：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？對曰：無有。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？對曰：無有。董闕于喟然大息曰：吾能治矣。使吾法之無赦，猶入澗之必死也，則人莫之敢犯也，何為不治之？

子產相鄭，病將死，謂遊吉曰：我死後，子必用鄭，必以嚴蒞人。夫火形嚴，故人鮮灼。水形懦，故人多溺。子必嚴子之刑，無令溺子之懦。故子產死，遊吉不忍行嚴刑，鄭少年相率為盜，處於灌澤，將遂以為鄭禍。遊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，而僅能剋之。遊吉喟然歎曰：吾蚤行夫子之教，必不悔至於此矣。

魯哀公問於仲尼曰：春秋之記曰：冬十二月，霣霜不殺菽，何為記此？仲尼對曰：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。夫宜殺而不殺，梅李冬實。天失道，草木猶犯干之，而況於君人乎。人君失道，臣人淩之者宜。

殷之法，刑弃灰於街者。子貢以為重，問之仲尼。仲尼曰：知治之道也。夫弃灰於街必掩人，灰塵播揚，善掩翳人也。掩人人必怒，怒則們，鬥必三族相殘也。因鬥相殘傷。此殘三族之道也，雖邢之可

也。且夫重罪者，人之所惡也，而無弃灰，人之所易也。使人行之所易，而無離所惡，此治之道也。

一曰。殷之法，弃灰于公道者斷其手。子貢曰：弃灰之罪輕，斷手之罰重，古人何太毅也？毅，酷也。曰：無弃灰所易也，斷手所惡也，行所易不關所惡，古人以為易，故行之。

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，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為將行，將主行道之人，以為行位。中道而亂，樂池曰：吾以公為有智，而使公為將行，今中道而亂何也？客因辭而去曰：公不知治，有威足以服之人，而利足以勸之，故能治之。今臣，君之少客也，言在客之少也。夫從少正長，從賤治貴，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，此所以亂也。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卿相，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，何故而不治？

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。重罪#3者人之所難犯也，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，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，此治之道。夫小過不生，大罪不至，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。今重罪輕，輕罪避，故能無罪而不生亂也。

一曰。公孫鞅曰：行刑重其輕者，輕者不至，重者不來，不犯輕，自然無重罪也。是謂以刑去刑也。以輕刑去重刑。刻南之地，麗水之中生金，人多竊采金，采金之禁，得而輒辜磔於市，甚眾，壅離其水也，又設防禁遮擁，令人離其水也。而人竊金不止。夫罪莫重辜磔於市，猶不止者，不必得也。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，而有免脫者，則人行其免脫而輕犯重罪。故今有於此，曰：予汝天下而殺汝身，庸人不為也。夫有天下，大利也，猶不為者，知必死故。不必得也，則雖辜磔竊金不止。知必死，則天下不為也。

魯人燒積澤，天北風，火南倚，火勢南靡，故曰倚也。恐燒國，哀公懼，自將眾趣救火者，左右無人，盡逐獸而火不救。乃召問仲尼，仲尼曰：夫逐獸者樂而無罰，救火者苦而無賞，此火之所以無救也。哀公曰：善。仲尼曰：事急，不及以賞，救火者盡賞之，則國不足以賞於人，請徒行罰#4。哀公曰：善。於是仲尼乃下令曰：不救火者，比降北之罪。逐獸者，比入禁之罪。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。

成驩謂齊王曰：王太仁，太不忍人。王曰：太仁太不忍人，非善名邪？對曰：此人臣之善也，非人主之所行也。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

謀，不忍人而後可近也。不仁則不可與謀，忍人則不可近也。王曰：然則寡人安所太仁，安不忍人？對曰：王太仁於薛公，而太不忍於諸田。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，太仁則縱之驕奢，不修德義，眾必輕之，故威不得重也。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。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，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。兵弱於外，政亂於內，此亡國之本也。

魏惠王謂卜皮曰：子聞寡人之聲問亦何如焉？對曰：臣聞王之慈惠也。王欣然喜曰：然則功且安至？對曰：王之功至於亡。王曰：慈惠，行善也，行之而亡何也？卜皮對曰：夫慈者不忍，而惠者好與也。不忍則不誅有過，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。有過不罪，無功受賞，雖亡不亦可乎？

齊國好厚葬，布帛盡於衣衾，材木盡於棺椁。桓公患之，以告管仲曰：布帛盡則無以為蔽，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，而人厚葬之不休，禁之奈何？管仲對曰：凡人之有為也，非名之則利之也。於是乃下令曰：棺椁過度者戮其尸，罪夫當喪者。夫戮死無名，罪當喪者無利，人何故為之也？

衛嗣君之時，有胥靡逃之魏，因為襄王之后治病，魏襄王之后也。衛嗣君聞之，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，五反而魏王不予，乃以左氏易之。左氏，都邑名也。羣臣左右諫曰：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？王曰：非子之所知也。夫治無小而亂無大，若不治小者，則大亂起也。法不立而誅不必，當誅而不誅，故曰不必也。雖有十左氏無益也。法立而誅必，雖失十左氏無害也。魏王聞之曰：主欲治而不聽之，不祥。因載而往徒獻之。徒獻雖胥靡，不取都金。

三。齊王問於文子曰：治國何如？對曰：夫賞罰之為道，利器也。君固握之，不可以示人。若如臣者，猶獸鹿也，唯薦草而就。獸鹿就薦草，人臣歸厚賞，故賞罰之利器，不可示於人也。

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：吾欲伐吳，可乎？對曰：可矣。吾賞厚而信，罰嚴而必。君欲知之，何不試焚宮室？於是遂焚宮室，人莫救之，乃下令曰：人之救火者死，比死敵之賞。救火而不死者，比勝敵之賞。不救火者，比降北之罪。人塗其體、被濡衣而赴火者，左三千人，右三千人。此知必勝之勢也。

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，秦有小亭臨境，吳起欲攻之。不去，則甚害田者。言，亭能為田者害，政當去之。去之，則不足以徵兵甲。

亭，小故也。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：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，賜之上田上宅。人莫之徙也。及有徙之者，還，賜之如令#5。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：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，賜之如初。人爭徙之。乃下令大夫曰：明日且攻亭，有能先登者，仕之國大夫，賜之上田宅。人爭趨之，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。

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，而欲人之善射也，乃下令曰：人之有狐疑之訟者，令之射的，的，所射質。中之者勝，不中者負。令下而人皆疾習射，日夜不休。及與秦人戰，大敗之，以人之善戰射也。

宋崇門之巷人服喪，而毀甚瘠，上以為慈愛於親，舉以為官師。明年，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。子之服親喪者為愛之也，而尚可以賞勸也，況君上之於民乎？君而無賞，則功不立。

越王慮伐吳，慮，謀也。欲人之輕死也，出見怒鼃乃為之式。從者曰：奚敬於此？王曰：為其有氣故也。明年之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。由此觀之，譽之足以殺人矣。譽於勇則人之以頭獻。

一曰。越王勾踐見怒鼃而式之，御者曰：何為式？王曰：鼃有氣如此，可無為式乎？士人聞之曰：鼃有氣，王猶為式，況士人之有勇者乎。是歲；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。頸，割者也。故越#6王將復吳#7而試其教，燔臺而鼓之，使民赴火者，賞在火也。火雖殺人，赴之必得賞，故赴之不懼也。臨江而鼓之，使人赴水者，賞在水也。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，賞在兵也。又況據法而進賢，其助甚此矣。進賢可以得賞，又無水火之難，則人豈不為哉？其所不進賢者，但君不賞故也。

韓昭侯使人藏弊袴，侍者曰：君亦不仁矣，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。昭侯曰：非子之所知也。吾聞明主之愛，一嚬一笑，必憂其不善，勸其能善，不妄為也。嚬有為嚬，而笑有為笑。今夫袴豈特嚬笑哉。嚬笑尚不妄為，況弊袴豈可以無功而與也。袴之與嚬笑遠矣，吾必待有功者，故收藏之未有予也。

鱣似蛇，寫似燭。人見蛇則驚駭，見燭則毛起。然而婦人拾蠶，而漁者握鱣，利之所在，則亡其所惡，皆為孟賁。鱣、蠶有利，故人握拾，皆有孟賁之勇。

四。魏王謂鄭王曰：始鄭、梁一國也，已而別，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。鄭君患之，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。鄭公子謂鄭君曰：此甚易應也。君對魏曰：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，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。魏王乃止。

齊宣王使人吹竽，必三百人，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，宣王說之，廩食以數百人。廩，給。宣王死，湣王立，好一、一聽之，處士逃。

一曰#8。韓昭侯曰：吹竽者眾，吾無以知其善者。田嚴對曰：一一而聽之。

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，將以攻魏，申子欲言之君，而恐君之疑己外市也，為外請兵，取其貨利，故曰市。不則恐惡於趙，乃令趙紹、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，許不之貌必有變動可得而知，故曰動貌。內則知昭侯之意，外則有得趙之功。既為之請，若許，其恩固以成。不許，終以為之請矣，亦不敢許其恩，固趙之功也。三國兵至，韓王謂樓緩曰：三國之兵深矣，寡人欲割河東而講，何如？講，謂有急且與之，後寧將復取，事擬存，終反復，若講論，故曰講。對曰：夫割河東，大費也。免國於患，大功也。此父兄之任也，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？王召公子汜而告之，對曰：講亦悔，不講亦悔。王今割河東而講，三國歸，王必曰：三國固且去矣，吾特以三城送之。三國自去，又與之城，是徒以三城為送，此悔之辭。不講，三國也入韓，則國必大舉矣，王必大悔，王曰：不獻三城也。若不講之，三國入而韓必大舉，王必悔曰：吾不獻三城之故也。臣故曰：王講亦悔，不講亦悔。王曰：為我悔也，寧亡三城而無悔，危乃悔。寡人斷講矣。言講事斷定。

應侯謂秦王曰：王得宛葉、藍田、陽夏，斷河內，困梁、鄭，所以未王者，趙未服也。弛上黨在一而已，廢上黨，弃一郡而已。以臨東陽，則則鄲口中虱也。以守上黨之兵臨東陽，則邯鄲危如口中之虱。王拱而朝天下，後者以兵中之。中，傷也。然上黨之安樂，其處甚劇，臣恐弛之而不聽，奈何？今上黨既安樂，而其處又煩劇，雖欲弛之，恐王不聽。王曰：必弛易之矣。謂移易其兵以臨東陽，吾斷定矣。

五。龐敬，縣令也，遣市者行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，公大夫亦遣為市。立以間，無以詔之，卒遣行。不命，卒遣去，俱不測其由也。

市者以為令與公大夫有言，不相信，以至無姦。大夫雖告以不命，反亦不信，故不敢為姦。

戴驩，宋大宰，夜使人曰：吾聞數夜有乘輼車至李史門者，謹為我伺之。使人報曰：不見輼車，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，有間，李史受笥。遣伺輼車，故實奉笥，本令伺奉笥，彼當易其辭。

周主亡玉簪，令吏求之，三日不能得也。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，周主曰：吾之吏之不事事也。不事於臣之事也。求簪三日不得之，吾令人求之，不移日而得之。於是吏皆悚懼，以為君神明也。

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，顧反而問之曰：何見於市？對曰：無見也。太宰曰：雖然，何見也？對曰：市南門之外甚眾牛車，僅可以行耳。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，因召市吏而誚之曰：市門之外何多牛屎？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，乃悚懼其所也。

六。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，求之甚急，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，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誠不割。割爪，不誠。韓昭侯使騎於縣，使者報，昭侯問之曰：何見也？對曰：無所見也。昭侯曰：雖然，何見？曰：南門之外，有黃犢食苗道左者。昭侯謂使者毋敢泄吾所問於女，乃下令曰：當苗時，禁牛馬入人田中同有令入，而吏不以為事，牛馬甚多入人田中，亟舉其數上之，不得，將重其罪。於是三鄉舉而止之，昭侯曰：未盡也。復往審之，乃得南門之外黃犢。吏以昭侯為明察，皆悚恐其所而不敢為非。

周主下令索田杖，吏求之數日不能得，周主私使人求之，不移日而得之，乃謂吏曰：吾知吏不事事也。曲杖甚易也，而吏不能得，我令人求之，不移日而得之，豈可謂忠哉？吏乃皆悚懼其所，以君為神明。

卜皮為縣令，其御吏汙穢，而有愛妾，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，佯愛御吏。以知御吏陰情。

西門豹為鄴#9令，佯亡其車轄，令吏求之不能得，使人求而得之家人屋間。

七。陽山君相衛#10，聞王之疑己也，乃偽謗樛豎以知之。樛豎，王之所愛，令偽謗之，必忿而言王之疑己也。

淳齒聞齊文王之惡己也，及矯為秦使以知之。王既不疑秦使，必以請告。

齊人有欲為亂者，恐王知之，因詐逐所愛者，令走王知之。王知逐所愛，則不疑其為亂也。

子之相燕，坐而佯言曰：走出門者何白馬也？左右皆言不見。有一人走追之，報曰：有。子之以此知左右之誠信不。偽報有白馬者，是不誠信。

有相與訟者，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，倒其言以告而知之。謂得以此言以告彼，彼言以告此，則知訟者之情實。

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，關市苛難之，因事關市以金，與關吏乃舍之，嗣公謂關曰：某時有客過而所，與女金，而女因遣之。關市乃大恐，而以嗣公為明察。

韓非子卷之九竟

#1『言』字顯係『信』字之誤，當改。

#2此處脫『豎牛曰』三字，據陳奇猷說補。

#3此處脫『重罪』二字，據陳奇猷說補。

#4『賞』字當為『罰』字，據陳奇猷說改。

#5『今』顯係『令』字之誤，當改。

#6『越』誤為『曰』，據張榜本、趙用賢本改。

#7『吳』誤為『吾』，據張榜本、趙用賢本改。

#8『日』顯係『曰』之誤，當改。

#9『鄴』誤為『濮』，當改。

#10『衛』誤為『謂』，據陳奇猷集釋本改。

韓非子卷之十

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

六微：一曰權借在下，二曰利異外借，三曰託於似類，四曰利害有反，五曰參疑內爭，六曰敵國廢置。此六者，主之所察也。

權勢不可以借人，上失其一，臣以為百。故臣得借則力多，力多則內外為用，內外為用則人主壅。其說在老聘之古。失魚也。是以人主久語，而左右鬻懷刷。其患在胥僮之諫#1厲公，與州侯之一言，而燕人浴矢也。

權借一

君臣之利異，故人臣莫忠，故臣利立而主利滅。是以姦臣者，召敵兵以內除，舉外事以眩主，苟成其私利，不顧國患。其說在衛人之妻夫禱祝也。故戴歇議子弟，而三桓攻昭公。公叔內齊軍，而翟黃召韓兵。太宰嚭說大夫種，大成牛教申不害。司馬喜告趙王，呂倉規秦、楚。宋石遺衛君書，白圭教暴譴。

利異二

似類之事，人主之所以失誅，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。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，濟陽自矯而二人罪，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死。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劓，費無忌教郄宛而令尹誅，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。故燒芻廥而中山罪，殺老儒而濟陽賞也。

似類三

事起而有所利，其尸主之，有所害，必反察之。是以明主之論也，國害則省其利者，臣害則察其反者。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，黍種貴而廩吏覆。是以昭奚恤執販茅，而僖侯譙其次。文公髮繞炙，而穰侯請立帝。

有反四

參疑之勢，亂之所由生也，故明主慎之。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，而鄭夫人用毒藥，衛州吁殺其君完，公子根取東周，王子職甚有寵，而商臣果作亂，嚴遂、韓魔爭而哀侯果遇賊，田常、闞止、戴驩、皇喜敵而宋君、簡公殺。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，與鄭昭之對未生也。

參疑五

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，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。故文王資費仲，而秦王患楚使，黎且去仲尼，而于象沮甘茂。是以子胥宣言而予常用，內美人而虞、虢亡，佯遺書而萇弘死，用雞猳而郁桀盡。

廢置六

參疑廢置之事，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。資其輕者，輔其弱者，此謂廟攻。糸伍既用於內，觀聽又行於外，則敵偽得。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。故襄疵言襲鄴，而嗣公賜令蓆。

廟攻右經

一。勢重者，人主之淵也。臣者，勢重之魚也。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，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。古之人難正言，故託之於魚。賞罰者，利器也。君操之以制臣，臣得之以擁主。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為德，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為威。故曰：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

靖郭君相齊，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。久語懷尉，小資也，猶以成富，況於吏勢乎？

晉厲公之時，六卿貴。胥僮長魚矯諫曰：大臣貴重，敵主爭事，外市樹黨，下亂國法，上以劫主，而國不危者，未嘗有也。公曰：善。乃誅三卿。胥僮長魚矯又諫曰：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，是懷怨而借之間也。公曰：吾一朝而夷三卿，予不忍盡也。長魚矯對曰：公不忍之，彼將忍公。公不聽，居三月，諸卿作難，遂殺厲公而分其地。

州侯相荊，貴而主斷，荊王疑之，因問左右，左右對曰：無有，如出一口也。燕人無惑，故浴狗矢。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，其夫早自外而來，士適出，夫曰：何客也？其妻曰：無客。問左右，左右言無有，如出一口。其妻曰：公惑易也。因浴之以狗矢。

一曰。燕人李季好遠出，其妻私有通於士，季突之，士在內中，妻患之，其室婦曰：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，吾屬佯不見也。於是公子從其計，疾走出門，季曰：是何人也？家室皆無有。季曰：吾見鬼乎？婦人曰：然。為之奈何？曰：取五性之矢一萬尿。浴之。季曰：諾。乃浴以矢。一曰浴以蘭湯。

二。衛人有夫妻禱者，而祝曰：使我無故得百束布。其夫曰：何少也？對曰：益是，子將以買妾。荊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鄰，戴歇曰：不可。宦公子於四鄰，四鄰必重之，曰：子出者重，重則必為所重之國黨，則是教子於外市也，不便。

魯孟孫、叔孫、季孫相戮力劫昭公，遂奪其國而擅其制。魯三桓公偪，昭公攻季孫氏，而孟孫氏、叔孫氏相與謀曰：救之乎？叔孫氏之御曰：我，家臣也，安知公家？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？皆曰：無季孫必無叔孫。然則救之。於是撞西北隅而入，孟孫見叔孫之旗入，亦救之，三桓為一，昭公不勝，逐之死於乾侯。

公叔相韓，而有功齊，公仲甚重於王，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，使齊、韓約而攻魏。公叔因內齊軍於鄭，以劫其君，以固其位，而信兩國之約。翟黃，魏王之臣也，而善於韓，乃召韓兵令之攻魏，因請為魏王搆之以自重也。

越王攻吳王，吳王謝而告服，越王欲許之。范蠡、大夫種曰：不可。昔天以越予吳，吳不#3受，令天反夫差，亦天禍也。以吳予越，再拜受之，不可許也。大宰嚭遺大夫種書曰：狡兔盡則良犬烹，敵國滅則謀臣亡。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？大夫種受書讀之，太息而歎曰：殺之，越與吳同命。

大成牛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：以韓重我於趙，請以趙重子於韓，是子有兩韓，我有兩趙。司馬喜，中山君之臣也，而善於趙，常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。呂倉，魏王之臣也，而善於秦、荊，微諷秦、荊令之攻魏，因請行和以自重也。宋石，魏將也。衛君，荊將也。兩國構

難，二子皆將。宋石遺衛君書曰：二軍#4相當，兩旗相望，唯毋一戰，戰必不兩存，此乃兩主之事也，與子無有私怨也，善者相避也。

白圭相魏，暴譴相韓。白圭謂暴譴曰：子以韓輔我於魏，我請以魏待子於韓，臣長用魏，子長用韓。

三。齊中大夫有夷射者，御飲於王，醉甚而出，倚於郎門，門者刖跪請曰：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？夷射曰：叱去！刑餘之人，何事乃敢乞飲長者。刖跪走退，及夷射去，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，類溺者之狀。明日，王出而訶之曰：誰溺於是？刖跪對曰：臣不見也。雖然，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。王因誅夷射而殺之。

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，濟陽君因偽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己，王使人問濟陽君#5曰：誰與恨？對曰：無敢與恨。雖然，嘗與二人不善，不足以至於此。王問左右，左右曰：固然。王因誅二人者。

季辛與爰騫相怨。司馬喜新與季辛惡，因微令人殺爰騫，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，因誅之。荊王所愛妾有鄭袖者。刑王新得美女，鄭袖因教之曰：王#6甚喜人之掩口也，為近王，必掩口。美女入見，近王，因掩口。王問其故，鄭袖曰：此固言惡王之臭。及王與鄭袖、美女三人坐，袖因先戒御者曰：王適有言，必亟聽從。王言：美女前。近王，甚數掩口，王悖然怒曰：劓之。御因揄刀而劓美人。

一曰。魏王遺刑王美人，荊王甚悅之，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，亦悅愛之，甚于王，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為之。王曰：夫人知我愛新人也，其悅愛之，甚於寡人，此孝子所以養親，忠臣所以事君也。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為妒也，因為新人曰：王甚悅愛子，然惡子之鼻，子見王，常掩鼻，則王長幸子矣。於是新人從之，每見王，常掩鼻。王謂夫人曰：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？對曰：不己知也。王強問之，對曰：頃嘗言惡聞王臭。王怒曰：劓之。夫人先戒御者曰：王適有言，必可從命。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。

費無極，荊令尹之近者也。郄宛新事令尹，令尹甚愛之，無極因謂令尹曰：君愛宛甚，何不一為酒其家？令尹曰：善。因令之為具於郄宛之家。無極教宛曰：令尹甚傲而好兵，子必謹敬，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。宛因為之。令尹往而大驚曰：此何也？無極曰：君殆去之，事未可知也。令尹大怒，舉兵而誅郄宛，遂殺之。

犀首與張壽為怨，陳需新入，不善犀首，因使人微殺張壽，魏王以為犀首也，乃誅之。

中山有賤公子，馬甚瘦，車甚弊，左右有私不善者，乃為之請王曰：公子甚貧，馬甚瘦，王何不益之馬食？王不許，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廄，王以為賤公子也，乃誅之。

魏有老儒，而不善濟陽君，客有與老儒私怨者，因攻老儒殺之，以德於濟陽君曰：臣為其不善君也，故為君殺之。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。

一曰。濟陽君有少庶子，有不見知，欲入愛於君者，齊使老儒掘藥於馬黎之山，濟陽少庶子欲以為功，入見於君曰：齊使老儒掘藥於馬黎之山，名掘藥也，實間君之國，君殺之，是將與濟陽君抵罪於齊矣。臣請刺之。君曰：可。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，濟陽君還益親之。

四。陳需，魏王之臣也，善於荊王，而令荊攻魏，陳需因請為魏王行解之，因以荊勢相魏。

韓昭侯之時，黍種嘗貴甚，昭侯令人覆廩，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。

昭奚恤之用荊也，有燒倉廥窌者，而不知其人，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，果燒也。

昭奚侯之時，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。昭侯令宰人之次而誚之曰：若何為置生肝寡人羹中？宰人頓首服死罪曰：竊欲去尚宰人也。一曰：僖侯浴，湯中有礫，僖侯曰：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？左右對曰：有。僖侯曰：召而來。譙之曰：何為置礫湯中？對曰：尚浴免，則臣得代之，是以置礫湯中。

文公之時，宰臣上炙而髮繞之，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：女欲寡人之哽邪？奚為以髮繞炙？宰人頓首再拜請曰：臣有死罪三：援礪砥刀，利猶干將也，切肉，肉斷，而髮不斷，臣之罪一也。援木而貫臠，而不見髮，臣之罪二也。奉熾爐，炭火盡赤紅，而炙熟而髮不燒，臣之罪三也。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？公曰：善。乃召其堂下而譙之，果然，乃誅之。曰：晉平公觴客，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，平公

趣殺炮人，毋有反令，炮人呼天曰：嗟乎，臣有三罪，死而不自知乎？平公曰：何謂也？對曰：臣刀之利，風靡骨斷而髮不斷，是臣之一死也。桑炭炙之，肉紅白而髮不焦，是臣之二死也。炙熟又重睫而視之，髮繞炙而目不見，是臣之三死也。意者堂下有其翳憎臣者乎？殺臣不亦蚤乎？

穰侯相秦而齊強，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聽，因請立齊為東帝而不能成也。

五。晉獻公之時，驪姬貴擬於后妻，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，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，遂立奚齊為太子。

鄭君已立太子矣，而有所愛美女，欲以其子為後，夫人恐，因用毒藥賊君殺之。

衛州吁重於衛，擬於君，群臣百姓盡畏其勢重，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。

公子朝，周太子也，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，君死，遂以東周叛，分為兩國。

楚成王以商臣為太子，既而又欲置公子職。商臣作亂，遂攻殺成王。一曰。楚成王商臣為太子，既欲置公子職。商臣聞之，未察也，乃為其傅潘崇曰：奈何察之也？潘崇曰：饗江芊而勿敬也。太子聽之。江芊曰：呼役夫，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。商臣曰：信矣。潘崇曰：能事之乎？曰：不能。能為之諸侯乎？曰：不能。能舉大事乎？曰：能。於是乃起宿營之甲而攻成王，成王請食熊膰而死，不許，遂自殺。

韓魔相韓哀侯，嚴遂重於君，二人甚相害也。嚴遂乃令人刺韓瘣於朝，韓魔走君而抱之，遂刺韓魔而兼哀侯。

田恆相齊，闞止重於簡公，二人相僧而欲相賊也，田恆因行私惠以取其國，遂殺簡公而奪之政。

戴驩為宋太宰，皇喜重於君，二人爭事而相害也，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。

狐突曰：國君好內則太子危，好外則相室危。

鄭君問鄭昭曰：太子亦何如？對

曰：太子未生也。君曰：太子已置而曰未生，何也？對曰：太子雖置，然而君之好色不已，所愛有子，君必愛之，愛之則必欲以為後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。

六。文王資費仲而遊于紂之旁，令之諫紂而亂其心。

荊王使人之秦，秦王甚禮之。王曰：敵國有賢者，國之憂也。今荊王之使者甚賢，寡人患之。群臣諫曰：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，願荊王之賢人。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，荊以為外用也，則必誅之。

仲尼為政於魯，道不拾遺，齊景公患之。黎且謂景公曰：去仲尼猶吹毛耳。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，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。哀公新樂之，必怠於政，仲尼必諫，諫必輕絕於魯。景公曰：善。乃令黎且以女樂二八遺哀公，反公樂之，果怠於政。仲尼諫，不聽，去而之楚。

楚王謂干象曰：吾欲以楚使甘茂而相之秦，可乎？干象對曰：不可也。王曰：何也？曰：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，史舉，上蔡之監門也，大不事君，小不事家，以苛刻聞天下，茂事之順焉。惠王之明，張儀之辨也，茂事之，取十官而免於罪，是茂賢也。王曰。相人敵國而相賢，其不可何也？干象曰：前時王使邵滑之越，五年而能亡越，所以然者，越亂而楚治也。日者知用之越，今亡之秦，不亦太亟忘乎。王曰：然則為之奈何？干象對曰：不如相共立。王曰：共立可相何也？對曰：共立少見愛幸，長為貴卿，被王衣，含杜若，握玉環，以聽於朝。且利以亂秦矣。

吳攻荊，子胥使人宣言於荊曰：子期用，將擊之。子常用，將去之。荊人聞之，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。吳人擊之，遂勝之。晉獻公伐虞、虢，乃遺之屈產之乘，垂棘之璧，女樂二八，以榮其意而亂其政。

叔向之讒萇弘也，為書曰：萇弘謂叔向曰：子為我謂晉君，所與君期者時可矣，何不亟以兵來？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。周以萇弘為賣周也，乃誅萇弘而殺之。

鄭桓公將欲襲鄶，先問鄶之豪桀良臣辯智果敢之士，盡與其名姓，擇鄶之良田賂之，為官爵之名而書之，因為設壇場郭門之外而理之，釁之以雞?，若盟狀。鄶君以為內難也，而盡殺其良臣，桓公襲鄶，遂取之。

鄰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，趙王謀襲鄰，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，魏王備之，趙乃輒還。

七。秦侏儒善於荊王，而陰有善荊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，荊適有謀，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。

衛嗣君之時，有人於令之左右，縣令有發蓐而席蓐甚，嗣公還令人遺之席，曰：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，賜女席。縣令大驚，以君為神也。

韓非子卷之十竟

#1『權』乃『諫』之誤，據迂評本改。

#2此處脫『死』字，據迂評本補。

#3『下』顯係『不』之誤，當改。

#4『二軍』誤為『二君』，據凌瀛初本改。

#5『濟陽君』三字衍，據陳奇猷本刪。

#6此處脫漏兩千余字，今據陳奇猷集釋本補齊。

韓非子卷之十一

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

一。明主之道，如有若之應密子也。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，其觀行也賢其遠，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，其行身也離世。其說在田鳩對荊王也。故墨子為木鳶，謳癸築武宮。夫藥酒用言，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。

二。人主之聽言也，不以功用為的，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。不以儀的為關，則射者皆如羿也。人主於說也，皆如燕王學道也。而長說者，皆如鄭人爭年也。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，故李、惠、宋、墨皆畫策也。論有深閎大非甩也，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。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，故務、卞、鮑、介、墨翟皆堅瓠也。且虞慶詘匠也

而屋壞，范且窮工而弓折。是故求其誠者，非歸餉也不可。

三。挾夫相為則責望，自為則事行。故父子或怨譟，取庸作者進美羹。說在文公之先宣言，與勾踐之稱如皇也。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，吳起懷瘳實而吮傷。且先王之賦頌，鍾鼎之銘，皆潘吾之迹，華山之博也。然先王所期者利也，所用者力也。築杜之諺，目辭說也。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，或者不宜今乎？如是不能更也。鄭縣人得車厄也，衛人佐弋也，卜子妻寫弊袴也，而其少者也。先王之言，有其所為小而世意之大者，有其所為大而世意之小者，未可必知也。說在宋人之解書，與梁人之讀記也。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。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，皆歸取度者也。

四。利之所在民歸之，名之所彰士死之。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，則上不信得所利於下。名外於法而譽加焉，則士勸名而下畜之於君。故中章、胥己仕，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。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，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錘。此三士者，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，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，二君之禮大甚。若言離法而行遠功，則繩外民也，二君又何禮之，禮之當亡。且居學之士，國無事不用力，有難不被甲，禮之則情脩耕戰之功，不禮則周主上之法。國安

則尊顯，危則為屈公之威。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？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。

五。詩曰：不躬不親，庶民不信。傅說之以無衣紫，緩之以鄭簡、宋襄，責之以尊厚耕戰。夫不明分，不責誠，而以躬親位下，且為下走睡臥，與去揜弊微服。孔丘不知，故稱猶盂。鄒君不知，故先自僇。明主之道，如叔向賦獵，與昭侯之奚聽也。

六。小信成則大信立，故明主積於信。賞罰不信，則禁令不行。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。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，文侯會虞人而獵。故明主表信，如曾子殺彘也。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和也。

一。宓子賤治單父，有若見之曰：子何臞也？宓子曰：君不知賤不肖，使治單父，官事急，心憂之，故臞也。有若曰：昔者舜鼓五絃，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。今以單父之細也，治之而憂，治天下將奈何乎？故有術而御之，身坐於廟堂之上，有處女子之色，無害於治。無術而御之，身雖瘁臞，猶未有益。

楚王謂田鳩曰：墨子者，顯學也。其身體則可，其言多而不辯何也？曰：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，令晉為之飾裝，從衣文之媵七十人，至晉，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，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。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，為木蘭之櫃，薰桂椒之櫝，綴以珠玉，飾以玫瑰，輯以翡翠，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，此可謂善賣櫝矣，未可謂善鬻珠也。今世之談也，皆道辯說文辭之言，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。墨子之說，傳先主之道，論聖人之言，以宣告人，若辯其辭，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，以文害用也。此與楚人鬻珠，秦伯嫁女同類，故其言多不辯。

墨子為木鳶，三年而成，蜚一日而敗。弟子曰：先生之巧，至能使木鳶飛。墨子曰：吾不如為車輗者巧也，用咫尺之木，不費一朝之事，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，久於歲數。今我為鳶日二年成，蜚一日而敗。惠子聞之曰：墨子大巧，巧為輗，拙為鳶。

宋王與齊仇也，築武宮。謳癸倡，行者止觀，築者不倦。王聞召而賜之，對曰：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。王召射稽使之謳，行者不止，築者知倦。王曰：行者不止，築者知倦，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？

對曰：王試度其功，癸四板，射稽八板，擿其堅，癸五寸，射稽二寸。

夫良藥苦於口，而智者勸而飲之，知其入而已己疾也。忠言拂於耳，而明主聽之，知其可以致功也。

二。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者，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，燕王因以三乘養之。右御、冶工言王曰：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，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，故以三月為期。凡刻削者，以其所以削必小。今臣冷人也，無以為之削，此不然物也，王必察之。王因囚而問之，果妄，乃殺之。冷人謂王曰：計無度量，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。一曰。燕王#1好微巧，衛人曰：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。燕王說之：養之以五乘之奉。王曰：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。人主欲觀之，必半歲不入宮，不飲酒食肉，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，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。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。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：臣為削者也，諸微物必以削削之，而所削必大於削。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，難以治棘刺之端。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。王曰：善。謂衛人曰：客為棘削之？曰：以削。王曰：吾欲觀見之，客曰：臣請之舍取之。因逃。兒#2說，宋人善辯者也，持白馬非馬也，服齊稷下之辯者。乘白馬而過關，則顧白馬之賦。故籍之虛辭，則能勝一國，考實按形，不能謾於一人。

夫新砥礪殺矢，彀弩而射，雖冥而妄發，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，然而莫能復其處，不可謂善射，無常儀的也。設五寸之的，引十步之遠，非羿、逢#3蒙不能必全者，有常儀的也。有度難而無度易也。有常儀的則羿、蒙以五寸為巧，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，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，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。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，而說其辯不度以功，譽其行而不入關，此人主所以長欺，而說者所以長養也。

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，王使人學之，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。王大怒，誅之。王不知客之欺己，而誅學者之晚也。夫信不然之物，而誅無罪之臣，不察之患也。且人所急無如其身，不能自使其無死，安能使王長生哉？

鄭人有相與爭年者，一人曰：吾與堯同年#4。其一人曰：我與黃帝之兄同年。訟此而不訣，以後息者為勝耳。

客有為周君畫莢者，三年而成，君觀之，與髹莢者同狀。周君大怒，畫莢者曰：築十版之牆，鑿八尺之牖，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。周君為之，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，萬物之狀備具，周君大悅。此莢之功非不微難也，然其用與素髹莢同#5。

客有為齊王畫者，齊王問曰：畫孰最難者？曰：犬馬難。孰易者？對曰：鬼魅最易。夫犬馬，人所知也，旦暮罄於前，不可類之，故難。鬼神，無形者，不罄於前，故易之也。

齊有居士田仲者，宋人屈穀見之曰：穀聞先生之義，不恃仰人而食。今穀有樹瓠之道，堅如石，厚而無竅，獻之。仲曰：夫瓠所貴者，謂其可以盛也。今厚而無竅，則不可剖以盛物，而任重如堅石，則不可以剖而以斟，吾無以瓠為也。曰：然，穀將以欲棄之。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，亦無益人之國，亦堅瓠之類也。

虞慶為屋，謂匠人曰：屋大尊。匠人對曰：此新屋也，塗濡而椽生。虞慶曰：不然。夫濡塗重而生椽撓，以撓椽任重塗，此宜卑。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，塗乾則輕，椽燥則直，以直椽任輕塗，此益尊。匠人詘，為之而屋壞。一曰。虞慶將為屋，匠人曰：材生而塗濡，夫材生則撓，塗濡則重，以撓任重，今雖成，久必壞。虞慶曰：材乾則直，塗乾則輕，今誠得乾，日以輕直，雖久必不壞。匠人詘，作之，成。有間，屋果壞。

范且曰：弓之折必於其盡也，不於其始也。夫工人張弓也，伏檠三旬而蹈弦，一日犯機，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，焉得無折。且張弓不然。伏檠一日而蹈弦，三旬而犯機，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。工人窮也，為之，弓折。

范且、虞慶之言，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，人主說而不禁，此所以敗也。夫不謀治強之功，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，是卻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。故人主之於國事也，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，然而士窮乎范且、虞慶者，為虛辭，其無用而勝，實事，其無易而窮也。人主多無用之辯，而少無易之言，此所以亂也。今世之為范且、虞慶者不輟，而人主說之不止，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工匠也。不得施其技巧，故屋壞弓折。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，故國亂而主危。

夫嬰兒相與戲也，以塵為飯，以塗為羹，以木為胾，然至日晚必歸饟者，白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。夫稱上古之傳頌，辯而不

愨，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，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。夫慕仁義而弱亂者，三晉也。不慕而治強者，秦也。然而秦強而未帝者，治未畢也。

三。人為嬰兒也，父母養之簡，子長而怨。子盛壯成人，其供養薄，父母怒而誚之。子、父，至親也，而或譙或怨者，皆挾相為而不周於為己也。夫賣庸而播耕者，主人費家而美食，調布而求易錢者，非愛庸客也，曰如是，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。庸客致力而疾耘#6耕者，盡巧而正畦陌畦時者，非愛主人也，曰如是，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。此其養功力，有父子之澤矣，而心調於用者，皆挾自為心也。故人行事施予，以利之為心，則越人易和。以害之為心，則父子離且怨。

文公伐宋，乃先宣言曰：吾聞宋君無道，蔑侮長老，分財不中，教令不信，余來為民誅之。

越伐吳，乃先宣言曰：我聞昊王築如皇之臺，掘深池，罷苦百姓，煎靡財貨，以盡民力，余來為民誅之。

蔡女為桓公妻，桓公與之乘舟，夫人蕩舟，桓公大懼，禁之不止，怒而出之。乃且復召之，因復更嫁之。桓公大怒，將伐蔡，仲父諫曰：夫以寢席之戲，不足以伐人之國，功業不可異也，請無以此為規也。桓公不聽，仲父曰：必不得已，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。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，楚伏，因還襲蔡曰：余為天子伐楚，而蔡不以兵聽從，因遂滅之。此義於名而利於實，故必有為天子誅之名，而有報讎之實。

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，軍人有病疽者，吳起跪而自吮其膿，傷者之母立泣，人問曰：將軍於若子如是，尚何為而泣？對曰：吳起吮其父之瘡而父死，今是子又將死也，今吾是以泣。

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潘吾。刻疏人迹其上，廣三尺，長五尺，而勒之曰：主父常遊於此。

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，以松柏之心為博，箭長八尺，棋長八寸，而勒之曰：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。

文公反國，至河，令籩?捐之，蓆蓐捐之，手足胼胝，面目黧黑者後之。咎犯聞之而夜哭，公曰：寡人出亡二十年，乃今得反國，咎犯聞之不喜而哭，意不欲寡人反國耶？犯對曰：籩?所以食也，蓆蓐所以臥也，而君捐之。手足胼胝，面目黧黑，勞有功者也，而君後之。今臣有與在後，中不勝其哀，故哭。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眾矣，臣尚自惡也，而況於君？再拜而辭。文公止之曰：諺曰：築社者，?撅而置之，端冕而祀之。今子與我取之，而不與我治之，與我置之，而不與我祀之，焉可？解左驂而盟於河。

鄭縣人乙子，使其妻為袴，其妻問曰：今袴何如？夫曰：象吾故袴。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。

鄭縣人有得車軛者，而不知其名，問人曰：此何種也？對曰：此車軛也。俄又服得一，問人曰：此是何種也？對曰：此車軛也。問者大怒曰：曩者曰車軛，今又曰車軛，是何眾也？此女欺我也，遂與之鬬。

衛人有佐弋者，鳥至，因先以其裷麾之，鳥驚而不射也。

鄭縣人乙子妻之市，買鼈以歸，過穎水，以為渴也，因縱而飲之，遂亡其鼈。

夫少者侍長者飲，長者飲亦自飲也。一曰。魯人有自喜者，見長年飲酒不能釂則唾之，亦效唾之。一曰。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，見長者飲無餘，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。

書曰：紳之束之。宋人有治者，因重帶自紳束也。人曰：是何也？對曰：書言之，固然。書曰：既雕既琢，還歸其樸。梁人有治者，動作言學，舉事於文，曰難之，顧失其實。人曰：是何也？對曰：書言之，固然。

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，夜書，火不明，因謂持燭者曰：舉燭。云而過書舉燭。舉燭，非書意也，燕相受書而說之，曰：舉燭者，尚明也，尚明也者，舉賢而任之。燕相白王，大說，國以治。治則治矣，非書意也。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。

鄭人有且置履者，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，至之市而忘操之，已得履，乃曰：吾忘持#7度。反歸取之，及反，市罷，遂不得履。人

曰：何不試之以足？曰：寧信度，無自信也。

王登為中牟令，上言於襄主曰：中牟有士曰中章、胥己者，其身甚修，其學甚博，君何不舉之？主曰：子見之，我將為中大夫。相室諫曰：中大夫，晉重列也，今無功而受，非晉臣之意。君其耳而未之目邪？襄主曰：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，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，是耳目人絕無已也。王登一日#8而見二中大夫，予之田宅，中牟之人棄其田耘，賣宅圃，而隨文學者邑#9之半。

叔向御座平公請事，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，晉國聞之，皆曰：叔向賢者，平公禮之，轉筋而不敢壞坐。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。

鄭縣人有屈公者，聞敵恐，因死，恐已，因生。

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，還報曰：中山可伐也，君不亟伐，將後齊、燕。主父曰：何故可攻？李疵對曰：其君見好巖穴之士，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數十，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。君曰：以子言論，是賢君也，安可攻？疵曰：不然。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，則戰士怠於行陣。上尊學者，下士居朝，則農夫惰於田。戰士怠於行者則兵弱也，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。兵弱於敵，國貧於內，而不亡者，未之有也。伐之不亦可乎？主父曰：善。舉兵而伐，中山遂滅也。

五。齊桓公好服紫，一國盡服紫，當是時也，五素不得一紫，桓公患之，謂管仲曰：寡人好衣紫，紫貴甚，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，寡人奈何？管仲曰：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，謂左右曰：吾甚惡紫之臭。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，公必曰：少卻，吾惡紫臭。公曰：諾。於是日郎中莫衣紫，其明日國中莫衣紫，三日境內莫衣紫也。一曰。齊王好紫衣，齊人皆好也。齊國五素不得一紫，齊王患紫貴。傅說王曰：詩云：不躬不親，庶民不信。今王欲民無衣紫者，王以自解紫衣而朝，群臣有紫衣進者，曰益遠，寡人惡臭。是日也，郎中莫衣紫，是月也，國中莫衣紫，是歲也，境內莫衣紫。

鄭簡公謂子產白：國小，迫於荊、晉之間。今城郭不完，甲兵不備，不可以待不虞。子產曰：臣閉其外也已遠矣，而守其內也已固矣，雖國小猶不危之也。君其勿憂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。

子產相鄭，簡公謂子產曰：飲酒不樂也，俎豆不大，鍾鼓竽瑟不鳴，寡人之事不一，國人不定，百姓不治，耕戰不輯睦，亦子之罪。子有職，寡人亦有職，各守其職。子產退而為政五年，國無盜賊，道不拾遺，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，錐刀遺道三日可反，三年不變，民無飢也。

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，宋人既成列矣，楚人未及濟，右司馬購強趨而諫曰：楚人衆而宋人寡，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，必敗。襄公曰：寡人聞，君子不重傷，不擒二毛，不推人於險，不迫人於阸，不鼓不成列。今楚未濟而擊之，害義。請使楚人畢涉成陣，而後鼓士進之。右司馬曰：君不愛宋民，腹心不完，特為義耳。公曰：不反列，且行法。右司馬反列，楚人已成列撰陣矣，公乃鼓之，宋人大敗，公傷股，三日而死。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。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，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為上，服戰鴈行也，民乃肯耕戰，則人主不泰危乎？而人臣不泰安乎？

齊景公遊少海，傳騎從中來謁曰：嬰疾甚，且死，恐公後之。景公遽起，傳騎又至。景公曰：趨駕煩且之乘，使騶子韓樞御之。行數百步，以騶為不疾，奪轡代之。御可數百步，以馬為不進，盡釋車而走。以煩且之良，而騶子韓樞之巧，而以為不如下走也。

魏昭王欲與官事，謂孟嘗君曰：寡人欲與官事。君曰：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？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，王曰：寡人不能讀此法。夫不躬親其勢柄，而欲為人臣所宜為者也，睡不亦宜乎？孔子曰：為人君者猶盂也，民猶水也，盂方水方，盂圜水圜。

鄒君好服長纓，左右皆服長纓，甚貴。鄒君患之，問左右，左右曰：君好服，百姓亦多服，是以貴。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，國中皆不服長纓。君不能下令為百姓服度以禁之，長纓出以示先民，是先戮以莅民也。

叔向賦獵，功多者受多，功少者受少。

韓昭侯謂申子曰：法度甚易行也。申子曰：法者見功而與賞，因能而受官。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，此所以難行也。昭侯曰：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，寡人奚聽矣。一日，申子請仕其從兄官，昭侯曰：非所學於子也。聽子之謁，敗子之道乎？亡其用子之謁。申子辟舍請罪。

六。晉文公攻原，裹十日糧，遂與大夫期十日，至原十日而原不下，擊金而退，罷兵而去。士有從原中出者曰：原三日即下矣。群臣左右諫曰：夫原之食竭力盡矣，君姑待之。公曰：吾與士期十日，不去，是亡吾信也。得原失信，吾不為也。遂罷兵而去。原人聞曰：有君如彼，其信也，可無歸乎？乃降公。衛人聞曰：有君如彼，其信也，可無從乎？乃降公。孔子聞而記之曰：攻原得衛者信也。

文公問箕鄭曰：救餓奈何？對曰：信。公曰：安信？曰：信名。信名則群臣守職，善惡不踰，百事不怠。信事則不失天時，百姓不踰。信義則近親勸勉，而遠者歸之。

吳起出，遇故人而止之食，故人曰：諾，今返而御。吳子曰：待公而食。故人至暮不來，起不食待之，明日早，令人求故人，故人來方與之食。

魏文侯與虞人期獵，明日，會天疾風，左右止，文侯不聽，曰：不可。以風疾之故而失信。吾不為也。遂自驅車往，犯風而罷虞人。

曾子之妻之市，其子隨之而泣，其母曰：女還，顧反為女殺彘。適市來，曾子欲捕彘殺之，妻止之曰：特與嬰兒戲耳。曾子曰：嬰兒非與戲也。嬰兒非有知也，待父母而學者也，聽父母之教，令子欺之，是教子欺也。父欺子而不信其母，非以成教也。遂烹彘。

楚厲王有警，為鼓以與百姓為戍，飲酒醉，過而擊之也，民大驚。使人止曰：吾醉而與左右戲，過擊之也，民皆罷。居數月，有警，擊鼓而民不赴，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。

李悝警其兩和曰#10：謹警敵人，旦暮且至擊汝。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，兩和懈怠，不信李悝。居數月，秦人來襲之，至，幾奪其軍，此不信患也。一曰。李悝與秦人戰，謂左和曰：速上，右和已上矣。又馳而至右和曰：左和已上矣。左右和曰：上矣。於是皆爭上。其明年與秦人戰，秦人襲之，至，幾奪其軍。此不信之患。

右傳

有相與訟者，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，到其言以告而知也。惠嗣公使人偽關市，關市呵難之，因事關市以金，關市乃舍之。嗣公謂關市曰：其時有客過而予汝金，因譴之。關市大恐，以嗣公為明察。

韓非子卷之十一竟

#1此處脫『燕王』二字，據張榜本補。

#2『見』字為『兒』字之誤，當改。

#3『逄』字為『逢』字之誤，當改。

#4此處脫『一人曰吾與堯同年』八字，據陳奇猷本補。

#5『同』誤為『夙』，據陳奇猷本改。

#6『耘』誤為『耕』，據陳奇猷說改。

#7『恃』顯係『持』之誤，當改。

#8『曰』顯係『日』之誤，當改。

#9此處脫『邑』字，據迂評本補。

#10『和曰』誤為『日和』，據陳奇猷說改。

韓非子卷之十二

外儲說左下#1第三十三

一。以罪受誅，人不怨上，罪當故不怨也。跀危坐子皐。皐雖刑之，有不忍之心，?者懷恩報德。以功受賞，臣不德君，功當，故不以為德。翟璜操右契而乘軒。功當受寵，故乘軒而無慙。襄王不知，不知功當厚賞也。故昭卯五乘而履屩。卯西卻秦，東止齊，大矣，而王唯養之五乘，功大賞薄，猶富人而履屩也。上不過任，臣不誣能，即臣將為失少室周。周以勇力事襄王，貞信不誣人，有勇力多己者即進之以自代。

二。恃勢而不恃信，恃勢則信者不生心，侍信則有時不信。故東郭牙議管仲。公欲專仲國柄，牙以仲雖忠矣，儻不忠，以危矣。公因命仲理外，隰朋治內也。恃術而不恃信，故渾軒非文公。晉文公以箕鄭信誠，以為原令，曰：必不叛我。軒曰：人主不以術御臣，而恃其不叛，其若之何也？故有術之主，信賞以盡能，必罰以禁邪，雖有駁行，必得所利，駁行，不貞白而駁雜者。簡主之相陽虎，虎逐魯疑齊，是行駁也。趙主以術御之，盡其用而趙幾霸。衰公問一足。問孔子曰：夔一足若何？曰：夔反戾惡心，然所以免禍者也。公曰：其信一足。故曰一足。

三。失臣主之理，則文王自履而矜。君雖有師，臣當亦謹，小臣當即充指顧之役。文王理解，左右無可使者，是亦失士也。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，是矜過而飾非也。不易朝燕之處，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。朝堂莊，燕當試，令季孫一之，故終身莊而遇害也。

四。利所禁，禁所利，雖神不行。當禁而利，當利而禁，如此雖神不行，況不神乎。譽所罪，毀所賞，雖堯不治。當罪而譽，當賞而毀，如此雖堯不治，況非堯乎。夫為門而不使入，門不入，不如無門也。委利而不使進，與利不進，不如止也。亂之所以產也。門不使入，利不使進，亂所由生也。齊侯不聽左右，魏主不聽譽者，而明察照羣臣，則鉅不費金錢，鉅費金，以齊王用左右故也。孱不用玉璧，孱用玉，以魏主用譽故。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。初治鄴，不事左

右，故君奪之。後治，事之，君乃迎而拜。據此是知左右能為國之害。猶盜嬰兒之矜裘，與?危子榮衣。盜者子不恥其父盜，以父所盜衣矜人。朋?者兒不恥其父?，以?所著衣榮人。人所諂媚，為非猶是。子綽左右畫，左畫圓，右畫方，必不得俱能成。喻用左右言，亦不能得賢也。去蟻驅蠅，以骨去蟻，以魚去蠅，則蠅蟻愈至。喻溫言訓左右，愈諂。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，公聽左右索官，無以與之，故憂也。與宣王之患臞馬也。王不察掌馬者竊芻豆，但患馬臞也。

五。臣以卑儉為行，則爵不足以勸賞。寵光無節，則臣下侵偪。說在苗賁皇非獻伯，孔子議晏嬰，獻伯為相，妻不衣帛，晏嬰亦然，故非其大逼下。故仲尼論管仲與孫叔敖。仲有三歸，以其大奢。敖有礪餅，以其大儉。而出入之容變，陽虎之言見其臣也。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。虎言居齊已有三人，及其得罪，而三人為君執逐。虎言明己無私，簡主應以私臣之事，言其舉非之，譬樹枳棘者反得其刺也。朋黨相和，臣下得欲，則人主孤。羣臣公舉，下不相和，則人主明。陽虎將為趙武之賢，解狐之公。此二人皆以公舉人，內不避子，外不避讎，虎言己舉亦同之也。而簡主以為枳棘，非所以教國也。主云所舉害己，與枳棘者同，此反教臣為私也。

六。公室卑則忌直言，私行勝則少公功。說在文子之直言，武子之用杖。武子文子父子好直言，武子曰：失直言者必危身而禍及父也。子產忠諫，子國譙怒。國怒曰：夫忠諫者，必离#2羣臣，而又危難於父也。梁車用法，而成侯收璽。車為鄴令，其姊犯法，?之，趙侯以為不慈，免其官也。管仲以公，而國人謗怨。仲不報封人之恩，唯賢是用，人怨謗也。

一。孔子相衛，弟子子皐為獄吏，刖人足，所?者守門。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：尼欲作亂。衛君欲執孔子，孔子走，弟子皆逃，子皐從出門，?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，吏追不得。夜半，子皐間?危曰：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?子之足，是子報仇怨之時也，而子何故乃肯逃我？我何以得此於子？?危曰：吾斷足也，固吾罪當之，不可奈何。然方公之獄治臣也，公傾側法令，先後臣以言，欲臣之兔也甚，而臣知之。及獄決罪定，公?然不悅，形於顏色，臣見又知之。非私臣而然也，夫天性仁心固然也，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。?者行步危，故曰朋危也。

田子方從齊之魏，望翟黃乘軒騎駕出，既乘軒車，又有輕騎。方以為文侯也，移車異路而避之，財徒翟黃也。徒，獨。方問曰：子奚

乘是車也曰：君謀欲伐中山，臣薦翟角而謀得果。且伐之，臣薦樂羊而中山拔。得中山，憂欲治之，臣薦李克而中山治。是以君賜此車。方曰：寵之稱功尚薄。

秦、韓攻魏，昭卯西說而秦、韓罷。齊、荊攻魏，卯東說而齊、荊罷。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，養之以五乘，使為將軍也。卯曰：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，而天下曰：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，而以將軍葬，是手足不掩也。今臣罷四國之兵，而王乃與臣五乘，此其稱功，猶贏勝而履蹻。贏，利也。謂賈者贏利倍勝，今以薄賞報大功，猶贏勝之人履草?也。

孔子曰：善為吏者樹德，不能為吏者樹怨。槩者，平量者也，吏者，平法者也。治國者不可失平也。

少室周者，古之貞廉潔慤者也，為趙襄主力士，與中牟徐子角力，不若也，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。襄主曰：子之處，人之所欲也，何為言徐子以自代？曰：臣以力事君者也，今徐子力多臣，臣不以自代，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。有蔽賢之罪也。一曰少室周為襄主驂乘，至晉陽，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，周言於主曰：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，以臣多力也，今有多於臣者，願進之。

二。齊桓公將立管仲，令羣臣曰：寡人將立管仲為仲父，善者入門而左，不善者入門而右。東郭牙中門而立，公曰：寡人立管仲為仲父，令曰善者左，不善者右，今子何為中門而一立？牙曰：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？公曰：能。以斷為敢行大事乎？公曰：敢。牙曰：君知能謀天下，斷敢行大事，君因專屬之以國柄焉。以管仲之能，乘公之勢以治齊國，得無危乎？公曰：善。乃令隰朋治內，管仲治外以相參。

晉文公出亡，箕鄭挈壺餐而從，迷而失道，與公相失，饑而道立，寢餓而不敢食。及文公反國，舉兵攻原，克#3而拔之，文公曰：夫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餐，是將不以原叛。乃舉以為原令。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：以不動壺餐之故，怙其不以原叛也，不亦無術乎？故明主者，不恃其不我畔也，恃吾不可畔也。不恃其不我欺也，恃吾不可欺也。

陽虎議曰：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，不肖則飾姦而試之。逐於魯，疑於齊，走而之趙，趙簡主迎而相之。左右曰：虎善竊人國政，何故

相也？簡主曰：陽虎務取之，我務守之。我既守，則彼不能得利。遂執衛而御之，陽虎不敢為非，以善事簡主，興主之強，幾至於霸也。

魯哀公問於孔子曰：吾聞古者有夔一足，其果信有一足乎？孔子對曰：不也，夔非一足也，夔者忿戾惡心，人多不說喜也。雖然，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，以其信也，人皆曰獨此一足矣，夔非一足也，一而足也。哀公曰：審而是固足矣。

一曰。哀公問孔子曰：吾聞夔一足，信乎？曰：夔，人也，何故一足？彼其無他異，而獨通於聲，堯曰：夔一而足矣。使為樂正。故君子曰：夔有一足#4，非一足也。

晉文公與楚戰，至黃鳳之陵，履係解，因自結之。左右曰：不可以使人乎？公曰：吾聞上君所與居，皆其所畏也。言有德也。中君之所與居，皆其所愛也。能敬順君，故可愛也。下君之所與居，皆所侮也。材輕且侮。寡人雖不肖，先君之人皆在，是以難之也。

三州文王伐崇，至鳳黃墟，韈係解，因自結。太公望曰：何為也？王曰：君與處皆其師，中皆其友，下盡其使也。今皆#5 先君之臣，故無可使也。

季孫好士，終身莊，居處衣服，常如朝廷。而季孫適懈，有過失，暫廢其矜莊也。而不能長為也，故客以為厭易己，相與怨之，遂殺季孫。故君子去泰去甚。

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：季孫養孔子之徒，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，何也？曰：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，而與君子斷事，是能成其欲於天下。今季孫養孔子之徒，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，而與優侏儒斷事，是以遇賊。故曰：不在所與居，在所與謀也。

孔子御坐於魯哀公，哀公賜之桃與黍。哀公曰#6： 請用。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，左右皆揜口而笑，哀公曰：黍者，非飯之也，以雪桃也。仲尼對曰：丘知之矣。夫黍者五穀之長也，祭先王為上盛。果蓏有六，而桃為下，祭先王不得入廟。丘之聞#7也，君子以賤雪貴，不聞以貴雪賤。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，是從上雪下也，丘以為妨義，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。

簡主謂左右：車席泰美。夫冠雖賤，頭必戴之；屨雖貴，足必履之。今車席如此，大美，吾將何?以履之？　屨所履。席太美則更無美屨以履之也。夫美下而耗上，言席美則履又當美，履美衣又當美，求美不已，則居上彌有所費也。妨義之本也。

費仲說紂曰：西伯昌賢，百姓悅之，諸侯附焉，不可不誅，不誅必為殷禍。紂曰：子言，義主，何可誅？費仲曰：冠雖穿弊，必戴於頭，履雖五采，必踐之於地。今西伯#8昌，人臣也，修義而人向之，卒為天下患，其必昌乎？人人不以其賢為其主，非可不誅也。且主而誅臣，焉有過？紂曰：夫仁義者，上所以勸下也。今昌好仁義，誅之不可。三說不用，故亡。

齊宣王問匡倩曰：儒者博乎？曰：不也。王曰：何也？匡倩對曰：博者貴梟，勝者必殺梟，殺梟者，是殺所貴也，儒者以為害義，故不博也。又問曰：儒者弋乎？曰：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，是從下傷君也，儒者以為害義，故不弋。又問儒者鼓瑟乎？曰：不也。夫瑟以小絃為大聲，以大絃為小聲，是大小易序，貴賤易位，儒者以為害義，故不鼓也。宣王曰：善。仲尼曰：與其使民諂下也，寧使民諂上。諂下則朋黨，諂上則卑敬。

四。鉅者，齊之居士。孱者，魏之居士。齊、魏之君不明，不能親照境內，而聽左右之言，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。

西門豹為鄴令，清剋潔慤，秋毫之端無私利也，而甚簡左右，不事君左右也。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。居期年，上計，君收其璽，豹自請曰：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，今臣得矣，願請璽復以治鄴，不當，請伏斧鑕之罪。文侯不忍而復與之，豹因重斂百姓，急事左右，期年，上計，文侯迎而拜之，豹對曰：往年臣為君治鄴，而君奪臣璽，今臣為左右治鄴，而君拜臣，臣不能治矣。遂納璽而去。文侯不受，曰：寡人曩不知子，今知矣，願子勉為寡人治之。遂不受。不受豹所內之璽也。

齊有狗盜之子與刖危子戲而相誇，盜子曰：吾父之裘獨有尾。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。危子曰：吾父獨冬不失袴。刖足者不衣袴，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。

子綽曰：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。以肉去蟻蟻愈多，以魚驅蠅蠅愈至。

桓公謂管仲曰：官少而索者眾，寡人憂之。管仲曰：君無聽左右之請，因能而受祿，錄功而與官，則莫敢索官，君何患焉？

韓宣子曰：吾馬菽粟多矣，甚臞，何也？寡人患之。周市對曰：使騶盡粟以食，雖無肥，不可得也。名為多與之，其實少，雖無臞，亦不可得也。主不審其情實，坐而患之，馬猶不肥也。

桓公問置吏於管仲#9，管仲曰：辯察於辭，清潔於貨，習人情，夷吾不如絃商，請立以為大理。登降肅讓，以明禮待賓，臣不如隰朋，請立以為大行。墾草仞邑，仞，入也。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。辟地生粟，臣不如甯武，請以為大田。三軍既成陣，使士視死如歸，臣不如公子成父，請以為大司馬。犯顏直諫，臣不如東郭牙，請立以為諫臣。治齊此五子足矣。將欲霸王，夷吾在此。

孟獻伯相魯，堂下生藿藜，門外長荊棘，食不二味，坐不重席，晉無衣帛之妾，居不粟馬，出不從車。叔向聞之，以告苗賁皇，賁皇非之曰：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。一曰。孟獻伯拜上卿，叔向往賀，門有御，馬不食禾，向曰：子無二馬二輿何也？獻伯曰：吾觀國人尚有饑色，是以不秣馬，班白者多以徒行，故不二輿。向曰：吾始賀子之拜卿，今賀子之儉也。向出，語苗賁皇曰：助吾賀獻伯之儉也。苗子曰：何賀焉！夫爵祿旗章，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。故晉國之法，上大夫二輿二乘，中大夫二輿一乘，下大夫專乘，此明等級也。且夫卿必有軍事，是故循車馬，比卒乘，以備戎事。有難則以備不虞，平夷則以給朝事。今亂晉國之政，乏不虞之備，以成節儉，以絜私名，獻伯之儉也可與？言辭制當誅之故可與也。又何賀？

管仲相齊，曰：臣貴矣，然而臣貧。桓公曰：使子有三歸之家。曰：臣富矣，然而臣卑。桓公使立於高、國之上。曰：臣尊矣，然而臣疏。乃立為仲父。孔子聞而非之曰：泰侈偪上。一曰。管仲父出，朱蓋青衣，置鼓而歸，自朝歸，設鼓吹之樂。庭有陳鼎，家有三歸，孔子曰：良大夫也，其侈偪上。

孫叔敖相楚，棧車柴車也。牝馬，糲餅菜羹，枯魚之膳，冬羔裘，夏葛衣，面有飢色，則良大夫也，其儉偪下。

陽虎去齊走趙，簡主問曰：吾聞子善樹人。虎曰：臣居魯，樹三人，皆為令尹，及虎抵罪於魯，皆搜索於虎也。臣居齊，薦三人，一

人得近王，一人為縣令，一人為候吏，及臣得罪，近王者不見臣，縣令者迎臣執縛，候吏者追臣至境上，不及而止。虎不善樹人。

主俛而笑白：夫樹橘柚者，食之則甘，嗅之則香。樹枳棘者，成而刺人。故君子慎所樹。

中牟無令，晉平公問趙武曰：中牟，三國之股肱，趙、齊、燕也。邯鄲之肩髀，寡人欲得其良令也，誰使而可？武曰：刑伯子可。公曰：非子之讎也？曰：私讎不入公門。公又問曰：中府之令，誰使而可？曰：臣子可。故曰：外舉不避讎，內舉不避子。趙武所薦四十六人，及武死，各就賓位，其無私德若此。

平公問叔向曰：羣臣孰賢？曰：趙武。公曰：子黨於師人。向，武之屬大夫。武立如不勝衣，言如不出口，然所舉士也數十人，皆令得其意，稱叔向，故得意。而公家甚賴之，及武子之主也不利其家，死不託於孤，臣敢以為賢也。

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為相，其讎以為且幸釋己也，乃因往拜謝。狐乃引弓送而射之，曰：夫薦汝，公也，以汝能當之也。夫讎汝，吾私怨也，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。故私怨不入公門。

解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，柳往謝之曰：子釋罪，敢不再拜。曰：舉子，公也，怨子，私也，子往矣，怨子如初。

鄭縣人賣豚，人問其價，曰：道日暮安暇語汝。

六。范文子喜直言，武子擊之以杖：夫直議者不為人所容，無所容則危身，非徒危身，又將危父。

子產者，子國之子也。子產忠於鄭君，子國譙怒之曰：夫介異於人臣，而獨忠於主，主賢明，能聽汝，不明，將不汝聽，聽與不聽，未可必知，而汝已離於羣臣，離於羣臣，則必危汝身矣，非徒危己也，又且危父。

梁車新為鄴令，其姊往看之，暮而後門閉，因踰郭而入，車遂刖其足。趙成侯以為不慈，奪之璽而免之令。

管仲束縛，自魯之齊，道而饑渴，過綺烏封人而乞食。烏封人跪而食之，甚敬，封人因竊謂仲曰：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，將何報我？曰：如子之言，我且賢之用，能使勞之論，我何以報子？封人怨之。

韓非子卷之十二竟

#1此處脫『下』字，當補。

#2此處脫『離』字，據陳奇猷本補。

#3『原克』誤為『用兌』，據陳奇猷本改。

#4『足』誤為『之』，據陳奇猷本改。

#5迂評本『王』作『皆』，據改。

#6『曰』字脫，依陳奇猷說補。

#7 作『門』義不通，據陳奇猷本改。

#8迂評本『戎』作『伯』，據改。

#9此處脫『管仲』二字，據凌瀛初本、迂評本補。

韓非子卷之十三

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

君所以治臣者有三：一。勢不足以化則除之。師曠之對，晏子之說，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，是與獸逐走也，未知除患。患之可除，在子夏之說春秋也。善持勢者，蚤絕其姦萌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，而況錯之於君乎？是以太公望殺狂貢，而臧獲不乘驥。嗣公知之，故而駕鹿。薛公知之，故與二欒博。此皆知同異之反也，故明主之牧臣也，說在畜焉。

二。人主者，利害之軺轂也，射者眾，故人主共矣。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，而人主惑矣。辭言通則臣難言，而主不神矣。說在申子之言六慎，與唐易之言弋也。患在國年之請變，與宣王之太息也。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，與犀首、甘茂之道穴聞也。堂谿公知術，故問玉巵。昭侯能術，故以聽獨寢。朋主之道，在申子之勸獨斷也。

三。術之不行，有故。不殺其狗則酒酸。夫國亦有狗，且左右皆社鼠也。人主無堯之再誅，與莊王之應太子，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嫗也。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，吳起之出愛妻，文公之斬顛頡，皆違其情者也。故能使人彈疽者，必其忍痛者也。

右經

一。賞之譽之不勸，罰之毀之不畏，四者加焉不變，則其除之。

齊景公之晉，從平公飲，師曠侍坐。始坐，景公問政於師曠曰：太師將奚以教寡人？師曠曰：君必惠民而已。中坐，酒酣，將出，又復問政於師曠曰：太師奚以教寡人？曰：君必惠民而已矣。景公出之舍，師曠送之，又問政於師曠，師曠曰：君必惠民而已矣。景公歸，思，未醒，而得師礦之所謂。公子尾、公子夏者，景公之二弟也，甚得齊民，家富貴而民說之，擬於公室，此危吾位者也，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？於是反國，發廩粟以賦眾貧，散府餘財以賜孤寡，倉無陳粟，府無餘財，宮婦不御者出嫁之，七十受祿米，鬻德惠

於民也，已與二弟爭。居二年，二弟出走，公子夏逃楚，公子尾走晉。

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，登栢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：美哉，泱泱乎，堂堂乎，後世將孰有此？晏子對曰：其田成氏乎？景公曰：寡人有此國也，而曰田成氏有之，何也？晏子對曰：夫田成氏甚得齊民，其於民也，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，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#1，小斗斛區釜以收之。殺一牛，取一豆肉，餘以食士。終歲，布帛取二制焉，餘以衣士。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，澤之魚鹽龜鼈嬴蚌不貴於海。君重斂，而田成氏厚施。齊嘗大飢，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，父子相牽而移田成氏者不聞不生。故周秦之民，相與歌之曰：謳乎，其已乎苞乎，其往歸田成子乎。詩曰：雖無德與女，式歌且舞。今田成氏之德，而民之歌舞，民德歸之矣。故曰：其田成氏乎。公泫然出涕曰：不亦悲乎，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，今為之奈何？晏子對曰：君何患焉，若君欲奪之，則近賢而遠不肖，治其煩亂，緩其刑罰，賑貧窮而恤孤寡，行恩惠而給不足，民將歸君，則雖有十田成氏，其如君何？

或曰：景公不知用勢，而師曠、晏子不知除患。夫獵者託車輿之安，用六馬之足，使王良佐轡，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。今釋車輿之利，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，而下走逐獸，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，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。國者君之車也，勢者君之馬也。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，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民，是皆不乘君之車，不因馬之利，舍車而下走者也。故曰：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，而師曠、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。

子夏曰：春秋之記臣弒君，子弒父者，以十數矣，皆非一日之積也，有漸而以至矣。凡姦者，行久而成積，積成而力多，力多而能殺，故明主蚤絕之。今田常之為亂，有漸見矣，而君不誅。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，而使其主行惠，故簡公受其禍。故子夏曰：善持勢者，蚤絕姦之萌。

季孫相魯，子路為郈令。魯以五月起眾為長溝，當此之為，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，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。孔子聞之，使子貢往覆其飯，擊毀其器，曰：魯君有民，子奚為乃餐之？子路怫然怒，攘肱而入請曰：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？所學於夫子者，仁義也，仁義者，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。今以由之秩粟而餐民不可何也？孔子曰：由之野也，吾以女知之，女徒未及也，女故如是之不知禮

也。女之餐之，為愛之也。夫禮，天子愛天下，諸侯愛境內，大夫愛官職，士愛其家，過其所愛曰侵。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，是子侵也，不亦誣乎！言未卒，而季孫使者至，讓曰：肥也起民而使之，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，將奪肥之民耶？孔子駕而去魯。以孔子之賢，而季孫非魯君也，以人臣之資，假人主之術，蚤禁於未形，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，而害不得生，況人主乎？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，則必無劫弑之患矣。

太公望東封於齊，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、華士，昆弟二人者立議曰：吾不臣天子，不友諸侯，耕作而食之，掘井而飲之，吾無求於人也。無上之名，無君之祿，不事仕而事力。太公望至於營丘，使吏執殺之，以為首誅。周公旦從魯聞之，發急傳而問之曰：夫二子，賢者也，今日饗國而殺賢者，何也？太公望曰：是昆弟二人立議曰：吾不臣天子，不友諸侯，耕作而食之，掘井而飲之，吾無求於人也，無上之名，無君之祿，不事仕而事力。彼不臣天子者，是望不得而臣也。不友諸侯者，望不得而使也。耕作而食之，掘井而飲之，無求於人者，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。且無上名，雖知不為望用，不仰君祿，雖賢不為望功。不仕則不治，不任則不忠。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，非爵祿則刑罰也。今四者不足以使之，則望當誰為君乎？不服兵革而顯，不親耕褥而名，又非所以教於國也。今有馬於此，如驥之狀者，天下之至良也，然而驅之不前，卻之不正，左之不左，右之不右，則臧獲雖賤，不託其足。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，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。今不為人用，臧獲雖賤，不託其足焉。已自謂以為世之賢士，而不為主用，行極賢而不用於君，此非明主之所臣也，亦驥之不可左右矣，是以誅之。

一曰。太公望東封於齊，海上有賢者狂矞，太公望聞之往請焉，三卻馬於門而狂商不報見也，太公望誅之。當是時也，周公旦在魯，馳往止之，比至，已誅之矣。周公旦曰：狂矞，天下賢者也，夫子何為誅之？太公望曰：狂青也，議不臣天子，不友諸侯，吾恐其亂法易教也，故以為首誅。今有馬於此，形容似驥也，然驅之不往，引之不前，雖臧獲不託足以於其軫也。

如耳說衛嗣公，衛嗣公說而太息。左右曰：公何為不相也？公曰：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，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，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。今如耳，萬乘之相也，外有大國之意，其心不在衛，雖辯智亦不為寡人用，吾是以不相也。

薛公之相魏昭侯也，左右有欒子者曰陽胡、潘，其於王甚重，而不為薛公，薛公患之。於是乃召與之博，予之人百金，令之昆弟博，俄又益之人二百金。方博有問，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，公拂然怒，撫兵而授謁者曰：殺之，吾聞季之不為文也。立有間，時季羽在側，曰：不然。竊聞季為公甚，顧其人陰未聞耳。乃輟不殺客，而大禮之曰：曩者聞季之不為文也，故欲殺之。今誠為文也，豈忘季哉。告廩獻千石之粟，告府獻五百金，告騶私廄獻良馬固車二乘，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。欒子因相謂曰：為公者必利，不為公者必害，吾曹何愛不為公？因斯競勸而遂為之。薛公以人臣之勢，假人主之術也，而害不得生，況錯之人主乎？夫馴烏斷其下頷焉，斷其下頷則必恃人而食，焉得不馴乎？夫明主畜臣亦然，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，不得無服上之名。夫利君之祿，服上之名，焉得不服？

二。申子曰：上明見，人備之，其不明見，人惑之。其知見，人惑之，不知見，人匿之。其無欲見，人司之，其有欲見，人餌之。故曰：吾無從知之，惟無為可以規之。一曰。申子曰：慎而言也，人且知女。慎而行也，人且隨女。而有知見也，人且匿女，而無知見也，人且意女。女有知也，人且臧女，女無知也，人且行女。故曰：惟無為可以規之。

田子方問唐易鞠曰：弋者何慎？對曰：烏以數百目視子，子以二目御之，子謹周子廩。田子方曰：善。子加之弋，我加之國。鄭長者聞之，曰#2：田子方知欲為廩，而未得所以為廩，夫虛無無見者察也。一曰。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：弋者奚貴？唐易子曰：在於謹廩。王曰：何謂謹廩？對曰：烏以數十目視人，人以二目視烏，奈何其不謹廩也？故曰在於謹康也。王#3曰：然則為天下何以為此廩？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，一國以萬目視人主，將何以自為廩乎？對曰：鄭長者有言曰：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。其可以為此廩乎。

國羊重於鄭君，聞君之惡已也，侍飲，因先謂君曰：臣適不幸而有過，願君幸而告之，臣請變更，則臣免死罪矣。

客有說韓宣王，宣王說而太息，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為德。

靖郭君之相齊也，王后死，未知所置，乃獻玉珥以知之。一曰。薛公相齊，齊威王夫人死，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，薛公欲知王所欲立，而請置一人以為夫人。王聽之，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，

王不聽，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。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，於是為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，王以賦十孺子，明日坐，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。

甘茂相秦惠王，惠王愛公孫衍，與之間有所言曰：寡人將相子。甘茂之吏道穴聞之#4以告甘茂。甘茂入見王，曰：王得賢相，臣敢再拜賀。王曰：寡人託國於子，安更得賢相？對曰：將相犀首。王曰：子安聞之？對曰：犀首告臣。王怒犀首之泄，乃逐之。一曰。犀首，天下之善將也，梁王之臣也。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，犀首曰：衍其人臣者也，不敢離主之國。居期年，犀首抵罪於梁王，逃而入秦，秦王甚善之。樗里疾，秦之將也，恐犀首之代之將也，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，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：吾欲攻韓，奚如？犀首曰：秋可矣。王曰：吾欲以國累子，子必勿泄也。犀首反走再拜曰：受命。於是樗里疾也道穴聽之矣，郎中皆曰：兵秋起，攻韓，犀首為將。於是日也，郎中盡知之。於是日也，境內盡知之。王召樗里疾曰：是何匈匈也？何道出？樗里疾曰#5：似犀首也。王曰：吾無與犀首言也，其犀首何哉？樗里疾曰：犀首也羈旅，新抵罪，其心孤，是言自嫁於眾。王曰：然。使人召犀首，已逃入諸侯矣。

堂谿公謂昭侯曰：今有千金之玉巵，通而無當，可以盛水乎？昭侯曰：不可。有瓦器而不漏，可以盛酒乎？昭侯曰：可。對曰：夫瓦器至賤也，不漏，可以盛酒，雖有千金之玉巵，至貴而無當，漏不可盛水，則人孰注漿哉？今為人主而漏其羣臣之語，是猶無當之玉巵也，雖有聖智，莫盡其術，為其漏也。昭侯曰：然。昭侯聞堂谿公之言，自此之後，欲發天下之大事，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。一曰。堂谿公見昭侯曰：今有白玉之巵而無當，有瓦巵而有當，君渴，將何以飲？君曰：以瓦巵。堂谿公曰：白玉之巵美，而君不以飲者，以其無當耶？君曰：然。堂谿公曰：為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，譬猶玉巵之無當。堂谿公每見而出，昭侯必獨臥，惟恐夢言泄於妻妾。

申子曰：獨視者謂明，獨聽者謂聰，能獨斷者，故可以為天下主。

三。宋人有酤酒者，升概甚平，遇客甚謹，為酒甚美，縣幟甚高，著然不售，酒酸。怪其故，問其所知，問長者楊倩，倩曰：汝狗猛耶？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？曰：人畏焉。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，而狗迓而齕之，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。夫國亦有狗，有道之士懷

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，大臣為猛狗迎而齕之，此人主之所以蔽脅，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。故桓公問管仲曰：治國奚患？對曰：最患社鼠矣。公曰：何患社鼠哉#6？對曰：君亦見夫社木者乎？樹木而塗之，鼠穿其間，掘穴託其中，燻之則恐焚木，灌之則恐塗阤，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。今人君之左右，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，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，內間主之情以告外，外內為重，諸臣百吏以為富，吏不誅則亂法，誅之則君不安，據而有之，此亦國之社鼠也。故人臣執柄而擅禁，明為己者必利，而不為己者必害，此亦猛狗也。夫大臣為猛狗而齕有道之士矣，左右又為社鼠而間主之情，人主不覺，如此，主焉得無壅，國焉得無亡乎？一曰。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，其酒常美，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，其狗齕人，使者不敢往，乃酤他家之酒。問曰：何為不酤莊氏之酒？對曰：今日莊氏之酒酸。故曰：不殺其狗則酒酸。桓公問管仲曰：治國何患？對曰：最苦社鼠。夫社木而塗之，鼠因自託也，燻之則木焚，灌之則塗阤，此所以苦於社鼠也。今人君左右，出則為勢重以收利於民，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，不誅則亂法，誅之則人主危，據而有之，此亦社鼠也。故人臣執柄擅禁，明為己者必利，不為己者必害，亦猛狗也。故左右為社鼠，用事者為猛狗，則術不行矣。

堯欲傳天下於舜，鯀諫曰：不祥哉！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？堯不聽，舉兵而誅，殺鯀於羽山之郊。共工又諫曰：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？堯不聽，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之都。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。仲尼聞之曰：堯之知，舜之賢，非其難者也。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，乃其難也。一曰#7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。

荊莊王有茅門之法曰：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，馬蹄踐霤者，廷理斬其輈，戮其御。於是太子入朝，馬蹄踐霤，廷理斬其輈，戮其御。太子怒，入為王泣曰：必為我誅戮廷理。王曰：法者所以敬宗廟，尊社稷。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，社稷之臣也，焉可誅也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，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。臣乘君則主失威，下尚校則上位危。威失位危，社稷不守，吾將何以遺子孫？於是太子乃還走，避舍露宿三日，北面再拜請死罪。一曰。楚王急召太子。楚國之法，車不得至於茅門。天雨，廷中有潦，太子遂驅車至於茅門。廷理曰：車不得至茅門，非法也。太子曰：王召急，不得須無潦。遂驅之。廷理舉受而擊其馬，敗其駕。太子入為王泣曰：廷中多潦，驅車至茅門，廷理曰非法也，舉受擊臣馬，敗臣駕，王必誅之。王曰：前有老

主而不踰，後有儲主而不屬，矜矣。是真吾守法之臣也。乃益爵二級，而開後門出太子，勿復過。

衛嗣君謂薄疑曰：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，則寡人力能仕子，請進爵以子為上卿。乃進田萬頃。薄子曰：疑之母親疑，以疑為能相萬乘所不窕也。然疑家巫有蔡嫗者，疑母甚愛信之，屬之家事焉。疑智足以信言家事，疑母盡以聽疑也。然已與疑言者，亦必復決之於蔡嫗也。故論疑之智能，以疑為能相萬乘而不窕也。論其親，則子母之間也。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嫗也。今疑之於人主也，非子母之親也，而人主皆有蔡嫗。人主之蔡嫗，必其重人也，重人者，能行私者也。夫行私者，繩之外也。而疑之所言，法之內也。繩之外與法之內，讎也，不相受也。一曰。衛君之晉，謂薄疑曰：吾欲與子皆行。薄疑曰：媼也在中，請歸與媼計之。衛君自請薄媼，薄媼曰：疑，君之臣也，君有意從之，甚善。衛君曰：吾以請之媼，媼許我矣。薄疑歸言之媼也，曰：衛君之愛#8疑奚與媼？媼曰：不如吾愛子也。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？曰：不如吾賢子也。媼與疑計家事，已決矣，乃更請決之於卜者蔡嫗。今衛君從疑而行，雖與疑決計，必與他蔡嫗敗之，如是則疑不得長為臣矣。

夫教歌者，使先呼而詘之，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。一曰。教歌者，先揆以法，疾呼中宮，徐呼中徵。疾不中宮，徐不中徵，不可謂教。

吳起，衛左氏中人也。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，吳子使更之，其妻曰：諾。及成，復度之，果不中度。吳子大怒，其妻對曰：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。吳子出之，其妻請其兄而索入，其兄曰：吳子，為法者也。其為法也，且欲以與萬乘致功，必先踐之妻妾，然後行之，子毋幾索入矣。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，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，吳子不聽，遂去衛而入荊也。一曰。吳起示其妻以組曰：子為我識組，令之如是。組已就而效之，其組異善。起曰：使子為組，令之如是，而今也異善何也？其妻曰：用財若一也，加務善之。吳起曰：非語也，使之衣歸。其父往請之，吳起曰：起家無虛言。

晉文公問於狐偃曰：寡人甘肥周於堂，卮酒豆肉集於宮，壺酒不清，生肉不布，殺一牛遍於國中，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，其足以戰民乎？狐子曰：不足。文公曰：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，其足以戰民乎？狐子曰：不足。文公曰：吾民之有喪資者，寡人親使郎中視事，有罪者赦之，貧窮不足者與之，其足以戰民乎？狐子對曰：不足。此

皆所以慎產也。而戰之者，殺之也。民之從公也，為慎產也，公因而迎殺之，失所以為從公矣。曰：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？狐子對曰：令無得不戰。公曰：無得不戰奈何？狐子對曰：信賞必罰，其足以戰。公曰：刑罰之極安至？對曰：不辟親貴，法行所愛。文公曰：善。明日令田於圃陸，期以日中為期，後期者行軍法焉。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，吏請其罪，文公隕涕而憂。吏曰：請用事焉。遂斬顛頡之脊，以徇百姓，以明法之信也。而後百姓皆懼曰：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，而君猶行法焉，況於我則何有矣？文公見民之可戰也，於是遂興兵東伐原，克之。伐衛，東其畝，取五鹿。攻陽，勝虢#9，伐曹。南圍鄭，反之陴。罷宋#10圍，還與荆人戰城濮，大敗荊人。返為踐土之盟，遂城衡雍之義。一舉而八有功，所以然者，無他故異物，從狐偃之謀，假顛頡之脊也。

夫痤疽之痛也，非刺骨髓，則煩心不可支也。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。今人主之於治亦然，非不知有苦則安。欲治其國#11，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。亂臣#12者，必重人。重人者，必人主所甚親愛也。人主所甚親愛也者，是同堅白也。夫以布衣之資，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，是以解左髀說右髀者，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。

韓非子卷之十三竟

#1『貨』顯係『貸』之誤，當改。

#2『曰』 字脫，據陳奇猷本補。

3趙用賢本、凌瀛初本作『王』，據改。

#4趙本無『曰』字，據刪。

#5『口』顯係『曰』之誤，當改。

#6『散』顯係『哉』之誤，當改。

#7『曰』誤為『日』，當改。

#8此處脫『愛』字，據凌瀛初本補。

#9『號』顯係『虢』之誤，當改。

#10『宋』誤為『朱』，據陳奇猷本改。

#11『國』字脫，據迂評本、凌瀛初本補。

#12『亂臣』二字脫，據凌瀛初本、迂評本補。

韓非子卷之十四

外儲說右下#1第三十五

一。賞罰共則禁令不行，令臣操之，故曰共也。何以明之？明之#2以造父、於期。既善馭馬，又能忍渴，及至貪彘飲遂不能制。子罕為出食，罕行罰，一國畏之，因篡君，亦威分出彘之類也。田但#3為圃池，擅行賞，人歸之，因弒簡公，亦分圃池之比也。故宋君、簡公弒。患在王良、造父之共車，田連、成竅之共琴也。王、造誠能御車，使共操轡則不進。田成信善琴，令共操彈則曲不成。君臣共賞，亦由是也。

二。治強生於法，弱亂生於阿，法曲則亂。君明於此，則正賞罰而非仁下也。爵祿生於功，功立則爵生。誅罰生於罪，罪著則罰生。臣明於此，則盡死力而忠君也。君通於不仁，臣通於不忠，則可以王矣。昭襄知主情，但當自求理以訾責也。百姓但當仲君，亦不須曲為愛，故君疾而禱者，責之以二甲。而不發五苑。應侯欲發蔬果以救飢人，昭王以為無功受賞，因止之也。田鮪知臣情，但當立功，蓋因不須私忠於上也。故教田章。鮪教子章曰：富國家自富，利君身自利也。而公儀辭魚。以為違法受魚則失魚，故不受。

三。明主者鑒於外也，而外事不得不成，故蘇代非齊王。以令燕王專任子之，故不專任，終不成霸。人主鑒於士也，而居者不適不顯，故潘壽言禹情。欲媚子之，故謂燕王言禹傳位於益，終令啟取之。王遂崇子之。人主無所覺寤，方吾知之，故恐同衣於族，而死借於權乎？方吾知人皆知己，不與同服者共車，同族者共家，恐其因同而擅己，況君權可借臣乎？吳章知之，故說以佯，而死借於誠乎？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，王圃中虎目而惡之，左右或言平陽君之目甚於虎目，遂殺言者。如周行人之卻衛侯也。衛侯君名辟彊，行人以辟彊天子同號，故不令朝，改名然後納之。

四。人主者，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。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，吏雖亂，賢人不改操，殷之三仁#4，夏之龍逢是也。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，子率以正，孰敢不正？故明主治吏不治民。吏治則民治

矣。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。搖木本則萬木動，引網綱則萬目張，吏正則國治也。故失火之嗇夫，不可不論也。救火者，吏操壺走火，則一人之用也，操鞭使人，則役萬夫。明主執契亦然。故所遇術者，如造交之遇驚#5馬，牽馬推車則不能進，代御執轡持筴則馬咸騖矣。是以說在椎鍛平夷，榜檠矯直。不然，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，李兌用趙餓主父也。

五。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，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。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，主欲稅，吏問輕重，主不自定其輕重之節，曰勿輕重而已，吏因擅意因以富。薄疑之言國中飽。簡主喜而府庫虛，百姓餓而姦吏富也。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。公巡人，見有飢人及老而無妻者，以告仲曰：國有腐財則人飢，宮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。不然，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，造父過之而為之泣也。前礙飾，後礙錯，既不得前卻，遂旁而佚，造父見之泣，猶賞罰失必致敗也。

右經

一。造父御四馬，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。意所欲，馬必隨之也。恣欲於馬者，擅轡筴之制也。以轡筴專制之，故馬不違也。然馬驚於出彘，而造父不能禁制者，非轡筴之嚴不足也，威分於出彘也。彘亦令馬可畏，故曰威分。王子於期為駙駕，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，擅芻水之利也。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，非芻水之利不足也，德分於圃池也。故王良、造父，天下之善御者也，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吒之，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，馬不能行十里，共故也。田連、成竅，天下善鼓琴者也，然而田連鼓上，成竅擑下，而不能成曲，亦共故也。夫以王良、造父之巧，共轡而御不能使馬，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？以田連、成竅之巧，共琴而不能成曲，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？一曰。造父為齊王駙駕，渴馬服成，令馬忍渴，百日服習之，故成也。效駕圃中，渴馬見圃池，去車走池，駕敗。王子於期為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，其始發也，彘#6伏溝中，王子於期齊轡筴而進之，食突出於溝中，馬#7驚駕敗。

司城子罕謂宋君曰：慶賞賜與，民之所喜也，君自行之。殺戮誅罰，民之所惡也，臣請當之。宋君曰：諾。於是出威令，誅大臣，君曰問子罕也。於是大臣畏之，細民歸之，處期年，子罕殺宋君而奪政。故子罕為出彘以奪其君國。罕用刑服國，是由出彘用威懼焉。

簡公在上位，罰重而誅嚴，厚賦斂而殺戮民。田成恆#8設慈愛，明寬厚，簡公以齊民為渴馬，不以恩加民，而田成恆以仁厚為圃池也。以仁濟物，由圃池也。一曰。造父為齊王駙駕，以渴服馬，百日而服成，服成請效駕齊王。王曰：效駕於圃中。造父驅車入圃，馬見圃池而走，造父不能禁。造父以渴服馬久矣，今馬見池，解而走，雖造父不能治。今簡公之以法禁其眾久矣，而田成恆利之，是田成恆#9傾圃池而示渴民也。一曰。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。已駕，察手吻文。且發矣，驅而前之，輪中繩引而卻之，馬掩迹。拊而發之，彘逸出於竇中，馬退而卻，筴不能進前也，馬駻而走，轡不能正也。一曰。司城子罕謂宋君曰：慶賀賜予者，民之所好也，君自行之。誅罰殺戮者，民之所惡也，臣請當之。二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，君曰與子罕議之。居期年，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，故一國歸焉？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，法不能禁也。故曰子罕為出彘，而田成常為圃池也。今令王良、造父共車，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，駕必敗而道不至也。令田連、成竅共琴，人撫一絃而揮，則音必敗曲不遂矣。

二。秦昭王有病，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。公孫述出見之，入賀王曰：百姓乃皆里買牛為王禱。王使人問之，果有之。王曰：訾之人二甲。訾，毀也，罰之也。夫非令而擅禱者，是愛寡人也。夫愛寡人，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、是法不立，法不立，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為治。一曰。秦襄王病，百姓為之禱，病愈，殺牛塞禱。郎中閻遏、公孫衍出而見之曰：非社臘之時也，奚自殺牛而祠社？怪而問之，百姓曰：人主病，為之禱，今病愈，殺牛塞禱。閻遏、公孫衍說，見王，拜賀曰：過堯、舜矣。王驚曰：何謂也？對曰：堯、舜，其民未至為之禱也，今王病，而民以牛禱，病愈，殺牛塞禱，故臣竊以主為過堯、舜也。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為之，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。屯亦罰也。閻遏、公孫衍媿不敢言。居數月，王飲酒酣樂，閻遏、公孫衍謂王曰：前時臣竊以王為過堯、舜，非直敢諛也。堯、舜病，且民未至為之禱也。今王病而民以牛禱，病愈，殺牛塞禱。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#10，臣竊怪之。王曰：子何故不知於此？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，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，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。吾釋勢與民相收，若是，吾不適愛，而民因不為我用也，故遂絕愛道也。

秦大饑，應侯請曰：五苑之草著、謂草木著地而生也。蔬菜、橡果、棗栗，足以活民，請發之。昭襄王曰：吾秦法，使民有功而受賞，有罪而受誅。今發五苑之蔬草者，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。夫使

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，此亂之道也。夫發五苑而亂，不如棄棗蔬而治。一曰。令發五苑之蓏蔬棗栗足以活民、是用民有功與無功爭取也。夫生而亂，不如死而治，大夫其釋之。

田鮪教其子田章曰：欲利而身、先利而君。欲富而家，先富而國。一曰。田鮪教其子田章曰：主賣官爵，臣賣智力，故自恃無恃人。

公儀休相魯而嗜魚，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，公儀子不受。其弟諫曰：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？對曰：夫惟嗜魚，故不受也。夫即受魚，必有下人之色，有下人之色，將枉於法，枉於法則免於相，雖嗜魚，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，我又不能自給魚。即無受魚而不兔於相，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。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，明於人之為己者不如己之自為也。

三。子之相燕，貴而主斷。蘇代為齊使燕，王問之曰：齊王亦何如主也？對曰：必不霸矣。燕王曰：何也？對曰：昔桓公之霸也，內事屬鮑叔，外事屬管仲，桓公被髮而御婦人，日遊於市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。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。子之聞之，使人遺蘇代金百鎰，而聽其所使之。一曰。蘇代為秦使燕，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，貢賜又不出，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。燕王曰：齊王何若是之賢也，則將必王乎？蘇代曰：救亡不暇，安得王哉？燕王曰：何也？曰：其任所愛不均。燕王曰：其亡何也？曰：昔者齊桓公愛管仲，置以為仲父，內事理焉，外事斷焉，舉國而歸之，故一匡天下，九合諸侯。今齊任所愛不均，是以知其亡也。燕王曰：今吾任子之，天下未之聞之也。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。

潘壽謂燕王曰：王不如以國讓子之。人所以謂堯賢者，以其讓天下於許由，許由必不受也，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。今王以國讓子之，子之必不受也，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。於是#11燕王因舉國而屬之，子之大重。一曰。潘壽，闞者。燕使人聘之。潘壽見燕王曰：臣恐子之之如益也。王曰：何益哉？對曰：古者禹死，將傳天下於益，啟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啟。今王信愛子之，將傳國子之，太子之人盡懷印為，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，王不幸棄羣臣，則子之亦益也。王因收吏璽，自三百石已上皆效之子之，子之大重。

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，諸侯之士徒也，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。人主之所以自淺娋者，巖穴之士徒也，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。是何也？奪?之資在子之也。故吳章曰：人主不佯憎愛人，佯愛人不得復憎也，佯憎人不得復愛也。一曰#12。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。問之潘壽，對曰：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，已而以啟人為吏。及老，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，故傳天下於益，而勢重盡在啟也。已而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，是禹名傳天下於益，而實令啟自取之也。此禹之不及堯、舜明矣。今王欲傳之子之，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。是名傳之，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。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，子之遂重。

方吾子曰：吾聞之古禮，行不與同服者同車，不與同族者共家，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！

吳章謂韓宣王曰：人主不可佯愛人，一日#13不可復憎。不可以佯憎人，一日不可復愛也。故佯憎佯愛之徵見，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，雖有明主不能復收，而況於以誠借人也。

趙王遊於圃中，左右以菟與虎而輟，輟而觀之。盼然環其眼，環轉其眼以作怒也。王曰：可惡哉，虎目也。左右曰：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。見此未有害也，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。其明日，平陽君聞之，使人殺言者，而王不誅也。

衛君入朝於周，周行人問其號，對曰：諸侯辟疆。周行人卻之曰：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。開辟疆土者，天子之號。衛君乃自更曰：諸侯燬，而後內之。仲尼聞之曰：遠哉禁偪，虛名不以借人，況實事乎！名辟疆，未必能必疆，故曰虛也。

四。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，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，拊，擊動也。臨淵而搖木，鳥驚而高，魚恐而下。善張網者引其綱，若#14一一攝萬目而後得，則是勞而難，引其綱而魚已囊矣。故吏者，民之本綱者也，故聖人治吏不治民。治吏猶引綱，理人猶張目。

救火者，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，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。是以聖人不親細民，明主不躬小事。

造父方耨，得有子父乘車過者，馬驚而不行，其子下車牽馬，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推車，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，援其子之乘，乃始

檢轡持筴，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。使造父而不能御，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，馬猶不肯行也。今身使佚，且寄載有德於人者，有術而御之也。故國者君之車也，勢者君之馬也，無術以御之，身雖處勞猶不兔亂，術則國之轡策也。有術以御之，身處佚樂之地，又制帝王之功也。

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，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，聖人之為法也，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。

淳齒之用齊也，擢閔王之筋；李兌之用趙也，餓殺主父。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，故身死為戮而為天下笑。一曰。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，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。故曰：人主者不操術，則威勢輕而臣擅名。一曰。田嬰相齊，人有說王者曰：終歲之計，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，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。王曰：善。田嬰聞之，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，王將聽之矣。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，王自聽計，計不勝聽，罷食，後復坐，不復暮食矣。田嬰復謂曰：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，王以一夕聽之，則羣臣有為勸勉矣。王曰：諾。俄而王已睡矣，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。王自聽之，亂乃始生。一曰。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，李兌為相，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，故劫於李兌。

五。兹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。兹鄭踞轅而歌，前者止，後者趨，輦乃上。使兹鄭無術以致人，則身雖絕力至死，輦猶不上也。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，有術以致人之故也。

趙簡主出稅者，吏請輕重，簡主曰：勿輕勿重。重則利入於上，若輕則利歸於民，吏無私利而正矣。

薄疑謂趙簡主曰：君之國中飽。簡主欣然而喜曰：何如焉？對曰：府庫空虛於上，百姓貧餓於下，然而姦吏富矣。

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，人有年老而自養者，桓公問其故，對曰：臣有子三人，家貧無以妻之，傭未及#15反。桓公歸以告管仲，管仲#16曰：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，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。桓公曰：善。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，下令於民曰：丈夫二十而室，婦人十五而嫁。一曰。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，有鹿門稷者，行年七十而無妻，桓公問管仲曰：有民老而無妻者乎？管仲曰：有鹿門稷者，行年七十矣而無妻。桓公曰：何以令之有妻？管仲曰：臣聞之，上有積財則民

臣必匱乏於下，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。桓公曰：善。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，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，女年十五而嫁。則內無怨女，外無曠夫。

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，言雕飾之。鉤飾在前，約鉤使奮也。錯錣在後，錣，鍬也，以金飾之。馬欲進則鉤飾禁之，欲退則錯錣、貫之，馬因旁出。造父過而為之泣涕曰：古之治人亦然矣。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，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，民中立而不知所由，言賞則有毀，罰即有譽，故不知其所由。此亦聖人之所為泣也。一曰。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，馬有翟之文。前則有錯飾，後則利錣，進#17則引之，退則筴之，馬前不得進，後不得退，遂避而逸，因下抽刀而刎其腳。造父見之而泣，終日不食，因仰天而歎曰：筴所以進之也，錯飾在前，引所以退之也，利錣在後。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，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，以其公正也譽之，以其不聽從也廢之，民懼，中立而不知所由，此聖人之所為泣也。

韓非子卷之十四竟

#1『右』下脫『下』字，當補。

#2『以』字上脫『明之』二字，據凌瀛初本、迂評本補。

#3『?』為『恒』之壞字，當改。

#4『仁』誤為『人』，據張榜本、趙用賢本改。

#5『篤』為『驚』之誤，據陳奇猷說改。

#6『毳』字脫，據凌瀛初本、迂評本改。

#7『為』字顯係『馬』字之誤、當改。

#8同#3

#9同#3

#10前皆為『二甲』，此不當為『二田』，當改。

#11『是』字脫，當補。

#12『曰』誤為『日』，當改。

#13『日』誤為『曰』，據陳奇猷本改。

#14作『不』不通，據迂評本、趙用賢本、凌瀛初本改為『若』。

#15『未及』誤為『朱及』，據陳奇猷本改。

#16『管仲』二字脫，據迂評本、凌瀛初本補。

#17『進』誤為『筴』，據陳奇猷本改。

韓非子卷之十五

難一第三十六

古人行事，或有不合理，韓子立義以難之。

晉文公將與楚人戰，召舅犯問之曰：吾將與楚人戰，彼眾我寡，為之奈何？舅犯對曰：臣聞之，繁禮君子，不厭忠信。禮繁縟，故曰繁禮。唯忠信可以學禮，故曰不厭忠信。戰陣之間，不厭詐偽。非譎詐不能制勝，故曰不厭詐偽也。君其詐之而已矣。文公辭舅犯，因召雍季而問之曰：我將與楚人戰，彼眾我寡，為之奈何？雍季對曰：焚林而田，偷苟且也。多獸，後不必無獸。以詐遇民，偷取一時，後必無復。因詐得利，必以詐偽俗，故無#1復有忠信。文公曰：善。辭雍季，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成以敗之。歸而行爵，先雍季而後舅犯。群臣曰：城濮之事，舅犯謀也，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？文公曰：此非君所知也。夫舅犯言，一時之權也，雍季言，萬世之利也。仲尼聞之曰：文公之霸也宜哉！既知一時之權，又知萬世之利。

或曰：雍季之對，不當文公之問。凡對問者，有因問小大緩急而對也，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，則明主弗受也。今文公問以少遇眾，而對曰後必無復，此非所以應也。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，又不知萬世之利。戰而勝，則國安而身定，兵強而威立，雖有後復，莫大於此，萬世之利，奚患不至？戰而不勝，則國亡兵弱，身死名息，拔拂今日之死不及，安暇待萬世之利？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，今日之勝在詐於敵，詐敵，萬世之利已。故曰：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。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。舅犯所謂不厭詐偽者，不謂詐其民，請詐其敵也。敵者，所伐之國也，後雖無復，何傷哉？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，以其功耶？則所以勝楚破軍者，舅犯之謀也。以其善言耶？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，此未有善言也。舅犯則以兼之矣。舅犯曰：繁禮君子，不厭忠信者，忠所以愛其下也，信所以不欺其民也。夫既以愛而不欺矣，言孰善於此？然必曰出於詐偽者，軍旅之計也。舅犯前有善言，後有戰勝，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，雍季無一焉而先賞。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？仲尼不知善賞也。仲尼不知善賞，妄歎宜哉乎？

歷山之農者侵畔，舜往耕焉，朞年，甽畝正。相謙故正也。河濱之漁者爭抵，抵，水中高地，釣者依之。舜往漁焉，朞年而讓長。東夷之陶者器苦窳，苦窳，惡也。舜往陶焉，朞年而器牢。仲尼歎曰：耕、漁與陶，非舜官也，非大人之事。而舜往為之者，所以救敗也。舜其信仁乎！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，故曰聖人之德化乎。

或問儒者曰：方此時也，堯安在？其人曰：堯為天子。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？堯在上，三人為惡，仲尼請堯為聖者，奈何？聖人明察在上位，將使天下無姦也。今耕漁不爭，陶器不窳，舜又何德之化？若堯以聖在上，則自有禮讓，何須舜以化之？舜之救敗也，則是堯有失也。賢舜則去堯之明察，聖堯則去舜之德化，不可兩得也。楚人有鬻楯與矛者，譽之曰：吾楯之堅，莫能陷也。又譽其矛曰：吾矛之利，於物無不陷也。或曰：以子之矛陷子之楯，何如？其人弗能應也。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，不可同世而立。今堯、舜之不可兩譽，矛楯之說也。且舜救敗，朞年已一過，三年已三過，舜有盡，壽有盡，天下過無以已，以有盡逐無已，所止者寡矣。賞罰使天下必行之，令曰：中程者賞，弗中程者誅。令朝至暮變，暮至朝變，十日而海內畢矣，奚待朞年？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己，乃躬親，不亦無術乎？且夫以身為苦而後化民者，堯、舜之所難也。處勢而驕下者，庸主之所易也。將治天下，釋庸主之所易，道堯、舜之所難，未可與為政也。

管仲有病，桓公往問之曰：仲父病，不幸卒於大命，將奚以告寡人？管仲曰：微君言，臣故將謁之。願君去豎刁，除易牙，遠衛公子開方。易牙#2為君主味，君主惟人肉未嘗，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。夫人情莫不愛其子，今弗愛其子，安能愛君？君拓而好內，豎刁自宮以治內。人情莫不愛其身，身且不愛，安能愛君？開方事君十五年，齊、衛之間不容數日行，棄其母#3久官不歸。其母不愛，安能愛君？臣聞之，矜偽不長，蓋虛不久。言蓋藏詐事不可久也。願君去此三子者也。管仲卒死，而桓公弗行。及桓公死，蟲出尸不葬。

或曰：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，非有度者之言也。所以去豎刁、易牙者，以不愛其身，適君之欲也。曰不愛其身，安能愛君，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為其主者，盡死力亦不愛身也。管仲將不用也。曰不愛其死力，安能愛君，是君去忠臣也。且以不愛其身，度其不愛其君，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糺度其不死桓公也。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。明主之道不然，設民所欲以求其功#4，故為爵祿以勸之。設民所惡以禁

其姦，故為刑罰以威之。慶賞信而刑罰必，故君舉功於臣，而姦不用於上。臣有功者舉用之，自然姦不見用也。雖有豎刁，其奈君何？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#5，君垂爵祿以與臣市，君臣之際，非父子之親也，計數之所出也。君計臣力，臣計君祿。君有道，則臣盡力而姦不生。無道，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。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，使去豎刁，一豎刁又至，非絕姦之道也。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，是臣重也。臣重之實，擅主也。有擅主之臣，則君令不下究，臣情不上通，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，使善敗不聞，禍福不通，故有不葬之患也。明主之道，一人不兼官，一官不兼事，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，大臣不因左右而見。百官修通，羣臣輻湊。有賞者君見其功，有罰者君知其罪。見知不悖於前，賞罰不弊於後。可賞，賞，可罰，罰，無所弊塞也。安有不葬之患？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，使去三子，故曰：管仲無度矣。

　　襄子圍於晉陽中，出圍賞有功者五人，高赫為賞首。張孟談曰：晉陽之事，赫無大功，今為賞首何也？襄子曰：晉陽之事，寡人國家危，社稷殆矣。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，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，是以先之。仲尼聞之曰：善賞哉襄子！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矣。

　　或曰：仲尼不知善賞矣。夫善賞罰者，百官不敢侵職，羣臣不敢失禮。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，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。使襄子於晉陽也，令不行，禁不止，是襄子無國，晉陽無君也，尚誰與守哉？今襄子於晉陽也，知氏灌之，臼竈生鼃，而民無反心，是君臣親也。襄子有君臣親之澤，操令行禁止之法，而猶有驕侮之臣，是襄子失罰也。為人臣者，乘事而有功則賞。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，是失賞也。臣有不驕，僅合臣禮，非有善不賞也。明主賞不加於無功，罰不加於無罪。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，而賞無功#6之赫，安在襄子之善賞也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。

　　晉平公與羣臣飲，飲酣，乃喟然而歎曰：莫樂為人君，惟其言而莫之違。師曠侍坐於前，援琴撞之，公披衽而避，琴壞於壁。公曰：太師誰撞？師曠曰：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，故撞之。公曰：寡人也。師曠曰：啞。嘆息之聲。是非君人者之言也。左右請除之。公曰：釋之，以為寡人戒。

　　或曰：平公失君道，師曠失臣禮。夫非其行而誅其身，君之於臣也。非其行則陳其言，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，臣之於君也。今師曠非

平公之行，不陳人臣之諫，而行人主之誅，舉琴而親其體，是逆上下之位，而失人臣之禮也。夫為人臣者，君有過則諫，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，此人臣之禮義也。今師曠非平公之過，舉琴而親其體，雖嚴父不加於子，而師曠行之於君，此大逆之術也。臣行大逆，平公喜而聽之，是失君道也。故平公之跡不可明也，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。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，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弒君之道。不可謂兩明，此為兩過。故曰：平公失君道，而師曠亦失臣禮矣。

齊桓公時，有處士曰小臣稷，桓公三往而弗得見。桓公曰：吾聞布衣之士，不輕爵祿，無以易萬乘之主；萬乘之主，不好仁義，亦無以下布衣之士。於是五往乃得見之。

或曰：桓公不知仁義。夫仁義者，憂天下之害，趨一國之患，不避卑辱謂之仁義。故伊尹以中國為亂，道為宰于湯。百里奚以秦為亂，道為虜于穆公。皆憂天下之害，趨一國之患，不辭卑辱，故謂之仁義。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，將與憂齊國，而小臣不行，見小臣之忘民也，忘民不可謂仁義。仁義者，不失人臣之禮，不敗君臣之位者也。是故四封之內，執會而朝名曰臣，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。今小臣在民萌之眾，而逆君上之欲，故不可謂仁義。仁義不在焉，桓公又從而禮之，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，是隱也。德修而隱，不為臣用，故宜刑也。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，是誣也，宜戮。小臣之行，非刑則戮。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，而禮刑戮之人，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，非所以為治也。故曰：桓公不知仁義。

靡笄之役，晉伐齊也，靡笄，山名。韓獻子將斬人，郄獻子聞之，駕往救之，比至，則已斬之矣。郄子因曰：胡不以徇？其僕曰：曩不將救之乎？郄子曰：吾敢不分謗乎？

或曰：郄子言不可不察也，非分謗也。韓子之所斬也，若罪人則不可救，救罪人，法之所以敗也，法敗則國亂。若非罪人，則勸之以殉，勸之以徇，是重不辜也，斬既不辜，殉又不辜，是重不辜也。重不辜，民所以起怨者也，民怨則國危。郄子之言，非危則亂，不可不察也。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，郄子奚分焉？斬若非罪人，則已斬之矣，而郄子乃至，是韓子之謗已成，而郄子且後至也。夫郄子曰以殉，不足以分斬人之謗，而又生殉之謗。殉既不辜，益得一謗。是子言分謗也。昔者紂為炮烙，崇侯、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，奚分於紂之謗？此助為虛，更益謗也。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，韓子弗得，不得斬謂不辜也。且望郄子之得之也。望郄子正韓子之過。今郄子俱弗

得，則民絕望於上矣，君上聞惡，更何所望也。故曰：郄子之言非分謗也，益謗也。且郄子之往救罪也，以韓子為非也，不道其所以為非，而勸之以殉，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。夫下使民望絕於上，又使韓子不知其失，吾未得郄子之所以分謗者也。

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。管仲曰：臣有寵矣，然而臣卑。公曰：使子立高、國之上。管仲曰：臣貴矣，然而臣貧。公曰：使子有三歸之家。管仲曰：臣富矣，然而臣疏。於是立以為仲父。霄略曰：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國，故請高、國之上。以貧為不可以治富，故請三歸。以疏為不可以治親，故處仲父。管仲非貪，以便治也。

或曰：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，莫敢不聽，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，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。今使管仲之治，不緣桓公，是無君也，謂擅出其令，故曰不緣也。國無君不可以為治， 若負桓公之威，下桓公之令，是臧獲之所以信也，奚待高、國、仲父之尊而後行哉？當世之行事都丞都丞，宦官之卑者也。之下徵令者，不辟尊貴，不就卑賤，二官雖卑，奉命徽令，亦不以尊即避，卑即就也。故行之而法者，雖巷伯信乎卿相。行之而非法者，雖大吏詘乎民萌。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，而事增寵益爵，是非管仲貪欲富貴，必闇而不知術也。故曰：管仲有失行，霄略有過譽。

韓宣王。問於樛留：吾欲兩用公仲、公叔，其可乎？樛留對曰：昔魏兩用樓、翟而亡西河，樓緩、翟璜也。楚兩用昭、景而亡鄢郢，昭、景，楚之二姓。今君兩用公仲、公叔，此必將爭事而外市，與鄰國交私，以示己利，故曰外市也。則國必憂矣。

或曰：昔者齊景公兩用管仲、鮑叔，成湯兩用伊尹、仲虺。夫兩用臣者，國之憂，則是桓公不霸，成湯不王也。湣王一用淖齒而手死乎東廟，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。主有術，兩甩不為患，無術，兩用則爭#7事而外市，一則專制而劫弒。今留無術以規上，使其主去兩用一，是不有西河、鄢、郢之憂，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。是樛留未有善以知言也。

難二第三十七

景公過晏子曰：子宮小，近市，請徙子家豫章之圃。晏子再拜而辭曰：且嬰家貧，待市食，而朝暮趨之，不可以遠。景公笑曰：子家

習市，識貴賤乎？是時景公繁於刑，晏子對曰：踴貴而屨賤。景公曰：何故？對曰：刑多也。景公造亡老反。然變色曰：寡人其暴乎？於是損刑五。

或曰：晏子之貴踴，非其誠也，欲便辭以止多刑也，卒問而應，非深思也。亂國重興，豈惡刑多？在當與不當耳，不在多少。此不察治之患也。夫刑當無多，不當無少，苟不當，雖少猶以為多也。無以不當聞，而以太多說，無術之患也。敗軍之誅以千百數，猶北不止。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，而姦尚不盡。今晏子不察其當否，而以大多為說，不亦妄乎？夫惜草茅者耗禾穗，惠盜賊者傷良民。今緩刑罰，行寬惠，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，此非所以為治也。齊桓公飲酒醉，遺其冠，恥之，三日不朝。管仲曰：此非有國之恥也，公故其不雪之以政？公曰：故其善。因發囷倉，賜貧窮，論囹圄，出薄罪。處三日而民歌之曰：公胡不復遺冠乎！

或曰：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，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。使桓公發囷倉而賜貧窮，論囹圄而出薄罪，非義也，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。桓公宿義，須遺冠而後行之，則是桓公行義，非為遺冠也。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，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。且夫發囷倉而賜貧窮者，是賞無功也。論囹圄出薄罪者，是不誅過也。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，遺冠得賜，常望遺冠。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，此亂之本也，安可以雪恥哉？

昔者文王侵孟、克莒、舉酆，三舉事而紂惡之，文王乃懼，請入雒西之地、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，天下皆說。仲尼聞之曰：仁哉文王！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。智哉文王！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。

或曰：仲尼以文王為智也，不亦過乎。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，是以身不及於患也。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，以其不得人心耶？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。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，已又輕地以收人心，是重見疑也。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。鄭長者有言：體道，無為無見也。此最宜於文王也矣，不使人疑之也。仲尼以文王為智，未及此論也。

晉平公問叔向曰：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不識君之力也#8？臣之力也？叔向對曰：管仲善制割，賓胥無善削縫，言損益若女工翦削彌縫。隰朋善純緣，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。衣成，君舉而

服之，亦臣之力也，君何力之有？師曠伏琴而笑之。公曰：太師奚笑也？師曠對曰：臣笑叔向之對君也。凡為人臣者，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，君弗食，孰敢強之也？臣請譬之：君者壤地也，臣者草木也，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，亦君之力也，臣何力之有？

或曰：叔向、師曠之對皆偏辭也。夫一匡天下，九合諸侯，美之大者也，非專君之力也，又非專臣之力也。昔者宮之奇在虞，僖負羈在曹，二臣之智，言中事，發中功，虞、曹俱亡者何也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。且蹇叔處干而干亡，處#9秦而秦霸，非蹇叔愚於干而智於秦也，此有君與無臣也。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，昔者桓公宮中二市，婦閭里門也。二百，被髮而御婦人，得管仲為五伯長，失管仲得豎刁，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。以為非臣之力也，且不以管仲為霸；以為君之力也，且不以豎刁為亂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，咎犯極諫，故使反晉國。故桓#10公以管仲合，文公以#11舅犯霸，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。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，必君臣俱有力焉。故曰叔向、師曠之對皆偏辭也。

齊桓公之時，晉客至，有司請禮，桓公曰告仲父者三。有司三請，皆曰告仲父。而優笑曰：易哉為君，一曰仲父，二曰仲父，優，徘優，樂者名。桓公曰：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，佚於使人。吾得仲父已難矣，已得仲父之後，何為不易乎哉？

或曰：桓公之所應優，非君人者之言也。桓公以君人為勞於索人，何索人為勞哉？伊尹自以為宰干湯，百里奚自以為虜干穆公，虜所辱也，宰所羞也，蒙羞辱而接君上，賢者之憂世急也。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，索賢不為人主難。且官職所以任賢也，爵祿所以賞功也，設官職陳爵祿，而士自至，君人者奚其勞哉？使人又非所佚也，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，以刑名參之以事。遇於法則行，不遇於法則止。功當其言則賞，不當則誅。以刑名收臣，以度量準下。此不可釋也，君人者焉佚哉？索人不勞，使人不佚，而桓公曰勞於索人，佚於使人者，不然。且桓公得#12管仲又不難，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，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，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。已得管仲之後，奚遽易哉？管仲非周公旦#13，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，成王壯，授之以政，非為天下計也，為其職也。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，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，倍死君而事其讎者，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，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，必不難奪其君國矣。管仲，公子糾之臣也，謀殺桓公而不能，其君死而臣桓公，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。若使管仲大賢也，且

#14為湯、武#15，湯、武，桀、紂之臣也，桀、紂作亂，湯、武奪之，今桓公以易居其上，是以桀、紂之行居湯、武之上，桓公危矣。若使管仲不肖人也，且為田常，田常，簡公之臣也而弒其君，今桓公以易居其上，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，桓公又危矣。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，然為湯、武與田常未可知也，為湯、武有桀、紂之危，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。已得仲父之後，桓公奚處易哉？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己也，是知不欺主之臣也，然雖知不欺主之臣，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、易牙，蟲流出尸而不#16葬，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，而任臣如彼其專也，故曰：桓公闇主。

李兌治中山，苦陘令上計而入多。李兌曰：語言辯，聽之說不度於義，謂之窕言。苟且也。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，謂之窕貨。君子不聽窕言，不受窕貨，子姑免矣。

或曰：李子設辭曰：夫言語辯聽之說，不度於義者，謂之窕言。辯在言者，說在聽者，言非聽者也，則辯非說者也。所謂不度於義，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。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，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，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。夫曰言語辯，聽之說，不度於義者，必不誠之言也。入多之為窕貨也，未可遠行也。李子之姦弗蚤禁，使至於計，是遂過也。無術以知而入多，入多者穰也，穰，豐多也。雖倍入將奈何？舉事慎陰陽之和，種樹節四時之適，無早晚之失，寒溫之災，則入多。不以小功妨大務，不以私欲害人事，丈夫盡於耕農，婦人力於織紝，則入#17多。務於畜養之理，察於土地之宜，六畜遂，五穀殖，則入多。明於權計，審於地形，舟車機械之利，用力少致功大#18，則入多。利商市關梁之行，能以所有致所無，客商歸之，外貨留之，儉於財用，節於衣食，宮室器械，周於資用，不事玩好，則入多。入多皆人為也。若天事、風雨時，寒溫適，土地不加大，而有豐年之功，則入多。人事、天工，二物者皆入多，非山林澤谷之利也。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，因謂之窕貨者，無術之言也。

趙簡子圍衛之郛郭，犀楯、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，簡子以犀為脅櫓而自臥之。櫓，楯類也。鼓之而士不起，簡子投抱曰：烏乎，吾之士數弊也。行人燭過免冑而對曰：臣聞之，亦有君之不能耳，士#19無弊者。但君不能用之耳。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，服國三十八，戰十有二勝，是民之用也。獻公沒，惠公即位，淫衍暴亂，身好玉女，秦人恣侵，去降十七里，亦是人之用也。惠公沒，文公授之，圍衛取鄴，城濮之戰，五敗荆人，取尊名於天下，亦此人之用也。亦有君不

能耳，士無弊也。簡子乃去楯櫓，立矢石之所及，鼓之而士乘之，戰大勝。簡子曰：與吾得革車千乘，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。

或曰：行人未有以說也，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，文公以此人是霸，未見所以用人也。文能以賞信必罰，未必去櫓親立於矢石問。簡子未可以速去脅櫓也。嚴親在圍，輕犯矢石，孝子之所愛親也。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教者，謂親愛。孝子愛親，百數之一也。犯難救親，百人無一人，言孝希已。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尚可戰，是以百族之子於上皆善孝子之愛親也，是行人之誣也。能孝於親者尚百無一，況於君百族於行孝哉。是誣也。好利惡害，夫人之所有也。賞厚而信，人輕敵矣。刑重而必，失人不北#20矣。長行徇上，數百不一失。喜利畏罪，人莫不然。將眾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，而道乎百無失人之行，人未知用眾之道也。

韓非子卷之十五竟

#1『無復』誤為『古復』據趙用賢本改。

#2『易非』顯係『易牙』之誤，當改。

#3『毋』顯係『母』之誤，當改。

#4『功』誤為『乃』，據陳奇猷說改。

#5『君市』二字脫，據凌瀛初本補。

#6『臣』顯係『功』之誤，當改。

#7下『爭』字衍，據凌瀛初本、迂評本刪。

#8此處脫『君之力也』四字，據張榜本補。

#9『處」字脫，依陳奇猷本補。

#10『國』字誤衍，據陳奇猷本刪。

#11『以』字脫，據凌瀛初本、迂評本補。

#12『得』字脫，據凌瀛初本、迂評本補。

#13『且』顯係『旦』之誤，當改。

#14『且』誤為『旦』，當改。

#15此處脫『湯武』二字，據凌瀛初本、迂評本補。

#17『不』誤為『作』，據凌瀛初本、迂評本改。

#18『入』誤為『人』，據陳奇猷本改。

#19『大』誤為『天』，據陳奇猷本改。

#20『士』字脫，據陳奇猷本補。

#21『北』誤為『比』，據凌瀛初本、迂評本改。

韓非子卷之十六

難三第三十八

魯穆公問於子思曰：吾聞龐?氏之子不孝，其行奚如？子思對曰：君子尊賢以崇德，舉善以勸民。若夫過行，是細人之所識也，臣不知也。子思出，子服厲伯入見，問龐?氏子，子服厲伯對曰：其過三，皆君之所未嘗聞。自是之後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。

或曰：魯之公室，三世劫於季氏，不亦宜乎！明君求善而賞之，求姦而誅之，其得之一也。故以善聞之者，以說善同於上者也。以姦聞之者，以惡姦同於上者也。此宜賞譽之所力也。聞善聞姦，俱當賞也。不以姦聞，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，此宜毀罰之所及也。今子思不以過聞，而穆公貴之，厲伯以姦聞，而穆公賤之，人情皆喜貴而惡賤，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#1聞，此魯君之所以劫也。且此亡王之俗，取、魯之民所以自美，而穆公獨貴之，不亦倒乎！

文公出亡，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，披斬其祛，文公奔翟。惠公即位，又使攻之惠竇，不得也。及文公反國，披求見。公曰：蒲城之役，君令一宿，而汝即至。惠竇之難，君令三宿，而汝一宿，何其速也？披對曰：君令不二，除君之惡，恐不堪，蒲人、翟人余何有焉？當時君為蒲、翟之人，無臣之#2分，則何有焉？今公即位，其無蒲、翟乎！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。君乃見之。

或曰：齊、晉絕祀，不亦宜乎！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，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祛之罪，桓公、文公能容二子也。後世之君，明不及二公，後世之臣，賢不如二子。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。君不知，則有燕操、子之也。子罕、田常之賊。知之，則以管仲、寺人自解。君必不誅，而自以為有桓、文之德，是臣讎而明不能燭，多假之資。自以為賢而不戒，則雖無後嗣，不亦可乎！且寺人之言也，直飾非識言也。君令而不貳者，則是貞於君也。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復為貞，不皆死，然後為貞。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，寺人之不貳何如？

人有設桓公隱者曰：一難，二難，三難，何也？桓公不能射，以告管仲。管仲對曰：一難也，近優而遠士。二難也，去其國而數之海。三難也，君老而晚置太子。桓公曰：善。不擇日而廟禮太子。

或曰：管仲之射隱不得也。士之用不在近遠。而俳優侏儒，固人主之所與燕也。則近優而遠士，而以為治，非其難者也。夫處勢而不能用其有，而悖不去國，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。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，少能勝之。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，必行之令，雖遠於海，內必無變。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，非其難者也。楚成王置商臣以為太子，又欲置公子職，商臣作難，遂弒成王。公子宰，周太子也，公子根有寵，遂以東州反，分而為兩國。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。夫分勢不二，庶孽卑，寵無藉，雖處大臣，晚置太子可也。然則晚置太子，庶孽不亂，又非其難也。物之所謂難者，必借人成勢而勿使侵害己，可謂一難也。貴妾不使二后，二難也。愛孽不使危正適，專聽一臣而不敢隅君，此則可謂三難也。

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，仲尼曰：政在悅近而來遠。哀公問政於仲尼，仲尼曰：政在選賢。齊景公問政於仲尼，仲尼曰：政在節財。三公出，子貢問曰：三公問夫子政一也，夫子對之不同，何也？仲尼曰：葉都大而國小，民有背心，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。魯哀公有大臣三人，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，內比周而以愚其君，使宗廟不掃除，社稷不血食者，必是三臣也，故曰政在選賢。齊景公築雍門，為路寢，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，謂以大夫之業地賜與為寢也。故曰政在節財。

或曰：仲尼之對，亡國之言也。葉#4民有倍心，而說之悅近而來遠，則是教民懷惠。惠之為政，無功者受賞，而有罪者免，此法之所以敗也。法敗而政亂，以亂政治敗民，未見其可也。且民有倍心者，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。不紹葉公之明，而使之悅近而來遠，是舍吾勢之所能禁，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，非能持勢者也。夫堯之賢，六王之冠也，舜一從而咸包，而堯無天下矣。有人無術以禁下，恃為舜而不失其民，不亦無術乎！明君見小姦於微，故民無大謀。行小誅於細，故民無大亂。此謂圖難者於其所易也，為大者於其所細也。今有功者必賞，賞者不德君，力之所致也。有罪者必誅，誅者不怨上，罪之所生也。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，故疾功利於業，而不受賜於君。太上，下智有之。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，安取懷惠之民？上君之民無利害，說以悅近來遠，亦可舍已。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，

而說之以選賢，此非功伐之論也，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。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，則三子不一日立矣。哀公不知選賢，選其心之所謂賢，故三子得任事。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，故身死為僇。夫差智大宰嚭而愚子胥，故滅於越。魯君不必知賢，而說以選賢，是使哀公有夫差、燕噲之患也。明君不自舉臣，臣相進也。不自賢，功自徇也。論之於任，試之於事，課之於功，故羣臣公政而無私，不隱賢，不進不肖，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？景公以百乘之家賜，而說以節財，是使景公無衛使智之侈，而獨儉於上，未免於貧也。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，則雖桀、紂不侈焉。齊國方三千里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，是侈於桀、紂也，然而能為五霸冠者，知侈儉之地也。為君不能禁者謂之劫，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，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。明君使人無私，以詐而食者禁。力盡於事，歸利於上者必聞，聞者必賞。汙穢為私者必知，知者必誅。然故忠臣盡忠於公，民士竭力於家，百官精剋於上，精廉剋己。侈倍景公，非國之患也。但如上，雖侈，非國之患也。然則說之以節財，非其急者也。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，知下之謂也。知下明則禁於微，禁於微#4則姦無積，姦無積則無比周，無比周則公私分，公私分則朋黨散，朋黨散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。知下明則見精沐，見精沐則誅賞明，誅賞明則國不貧。故曰：一對而三公無患，知下之謂也。韓子以齊桓侈於桀、紂猶未虧德，形於翰墨，著以為教，一何逆理之甚，其不得死秦獄，未必不由此#5也。

鄭子產晨出，過東匠之閭，聞婦人之哭也，撫其御之手而聽之。有閒，遣吏執而問之，則手絞其夫者也。異日，其御問曰：夫子何以知之？子產曰：其聲懼。凡人於其親愛也，始病而憂，臨死而懼，已死而哀。今夫哭已死不哀而懼，是以知其有姦也。

或曰：子產之治，不亦多事乎？不以法度而用智，故曰多事也。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，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。不任典成之吏，典，主也。謂其事而責成之。不察參伍之政，不明度量，恃盡聰明，勞智慮而以知姦，不亦無術乎？且夫物眾而智寡，寡不勝眾，智不足以徧知物，故則因物以治物。謂若因龍以治鱗蟲，因鳳以治羽鳥也。下眾而上寡，寡不勝眾者，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，故因人以知人。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，智慮不用而姦得。故宋人語曰：一雀過羿必得之，則羿誣矣。羿雖善射，見雀未必二得之，故曰誣也。以天下為之羅，則雀不失矣。夫知姦亦有大羅，不失其一而已矣。不修其理，而以己之胸察為之弓矢，則子產誣矣。老子曰：以智治國，國之賊也。其子產之謂也。

秦昭王問於左右曰：今時韓、魏孰與始強？左右對曰：弱於始也。今之如耳、魏齊孰與曩之孟嘗、芒卯？對曰：不及也。王曰：孟嘗、芒卯率強韓、魏猶無奈寡人何也？左右對曰：甚然。中期推琴而對曰：王之料天下過矣。夫六晉之時，知氏最強，滅范、中行而從韓、魏之兵以伐趙，灌以晉水，城之未沉者三板。知伯出，魏宣子御，韓康子為驂乘，知伯曰：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，吾乃今知之。汾水可以灌安邑，絳水可以灌平陽。魏宣子肘韓康子，康子踐宣子之足，肘足接乎車上，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。今足下雖強，未若知氏，韓、魏雖弱，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。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，願王勿易之也。

或曰：昭王之問也有失，左右、中期之對也有過。凡明主之治國也，任其勢。勢不可害，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，而況孟嘗、芒卯、韓、魏能奈我何？其勢可害也，則不肖如耳、魏齊，及韓、魏猶能害之。然則害與不侵，在自#6侍而已矣，奚問乎？自#7恃其不可侵，則強與弱奚其擇焉？夫在不自恃，而問其奈何也，其不侵也幸矣。申子曰：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。其昭王之謂也。知伯無度，從韓康、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，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，頭為飲杯之故也。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，其畏有水人之患乎？雖有左右非韓、魏之二子也，安有肘足之事，而中期曰勿易，此虛言也。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，絃不調，弄不明，中期之任也，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。中期善承其任，未慊昭王也，而為所不知，豈不妄哉！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，其曰甚然則諛也。申子曰：治不踰官，雖知不言。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。故曰昭王之問有失，左右、中期之對皆有過也。

管子曰：見其可說之有證，見其不可惡之有形，賞罰信於所見，雖所不見，其敢為之乎？見其可說之無證，見其不可惡之無形，賞罰不信於所見，而求所不見之外，不可得也。

或曰：廣廷嚴居，衆人之所肅也。宴室獨處，曾、史之所慢也。觀人之所肅，非行情也。且君上者，臣下之所為飾也。好惡在所見，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，必也。明不能燭遠姦，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，定賞罰，不亦弊乎！

管子曰：言於室滿於室，言於堂滿於堂，是謂天下王。

或曰：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，言堂滿堂者，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，必謂大物也。人主之大物，非法則術也。法者，編著之圖籍，設

之於官府，而布之於百姓者也。術者，藏之於胸中，以偶衆端，而潛御羣臣者也。故法莫如顯，而術不欲見。是以明主言法，則內卑賤莫不聞知也，不獨滿於堂。用術則親愛#8近習莫之得聞也，不得滿室。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，言於堂滿堂，非法術之言也。

難四第三十九

衛孫文子聘於魯，公登亦登。叔孫穆子趨進曰：諸侯之會，寡君未嘗後衛君也。今子不後寡君一等，寡君未知所過也，子其少安。孫子無辭，亦無悛容。穆子退而告人曰：孫子必亡。臣而不後君，過而不悛，亡之本也。

或曰：天子失道，諸侯伐之，故有湯、武。諸侯失道，大夫伐之，故有齊、晉。臣而伐君者必亡，則是湯、武不王，晉、齊不立也。

孫子君於衛，而後不臣於魯，臣之君也。君有失也，故臣有得也。不命亡於有失之君，而命亡於有得之臣，不察。魯不得誅衛大夫，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，孫子雖有是二也臣以亡，其所以亡其失，所以得君也。

或曰：臣主之施分也，臣能奪君者，以得相踦也。故非其分而取者，衆之所奪也。辭其分而取者，民之所予也。是以桀索嶓山之女，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#9。湯身易名，武身受詈，而海內服。趙咺走山，田外僕，而齊、晉從。則湯、武之所以王，齊、晉之所以立，心非以其君也，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。今未有其所以得，而行其所以處，是倒義而逆德也。倒義，則事之所以敗也。逆德，則怨之所以聚也。敗亡之不察何也！

魯陽虎欲攻三桓，不剋而犇齊，齊景公禮之。鮑文子諫曰：不可。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，貪其富也。今君富於季孫，而齊大於魯，陽虎所以盡詐也。景公乃囚#10陽虎。

或曰：千金之家，其子不仁，人之急利甚也。桓公，五伯之上也，爭國而殺其兄，其利大也。臣主之間，非兄弟之親也，劫殺之功，制萬乘而享大利，則羣臣孰非陽虎也。事以微巧成，以疏拙敗。羣臣之未起難也，其備未具也。羣臣皆有陽虎之心，而君上不知，是

微而巧也。陽虎貪於天下，以欲攻上，是疏而拙也。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，是鮑文子之說反也。臣之忠詐，在君所行也。君明而嚴則羣臣忠，君懦而闇則羣臣詐。知微之謂明，無救赦之謂嚴。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，不亦妄乎！

或曰：仁貪不同心。故公子目夷，辭宋，而楚商臣弒父，鄭去疾予弟，而魯桓弒兄，伍伯兼并，而以桓律人，則是皆無貞廉也。且君明而嚴則羣臣一忠，陽虎為亂於魯，不成而走，入齊而不誅，是承為亂也。君明則知誅陽虎之可以濟亂也，此見微之情。語曰：諸侯以國為親。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，此無救赦之實也。則誅陽虎，所以使羣臣忠也。未知齊之巧臣，而廢明亂之罰。責於未然，而不誅昭昭之罪，此則妄矣。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，而可以得季、孟、叔孫之親，鮑文之說，何以為反？

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，昭公惡之，固諫不聽。及昭公即位，懼其殺己也，辛卯，弒昭公而立子亶也。君子曰：昭公知所惡矣。公子圉曰：高伯其為戮乎，報惡已甚矣。

或曰：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！昭公之及於難者，報惡晚也。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，報惡甚也。明君不懸怒，有怒不行，且舉之，故曰懸怒。懸怒則臣罪輕舉以行計，則人主危。故靈臺之飲，衛侯怒而不誅，故楮師作難。食黿之羹，鄭君怒而不誅，故子公弒君。君子之舉知所惡，非甚之也，曰知之若是其明也，而不行誅焉，以及於死，故知所惡，以見其無權也。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，或不足於斷制，令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，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，故不免於殺，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。

或曰：報惡甚者，大誅報小罪。大誅報小罪也者，獄之至也。獄之患，故非在所以誅也，以讎之眾也。是以晉厲公滅三郤而欒、中行作難，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福，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。則衛侯之逐，鄭靈之弒，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公父之不誅也，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，未可誅而有誅之心。怒其當罪，而誅不逆人心，雖懸奚害？夫未立有罪，即位之後，宿罪而誅，齊胡之所以滅也。君行之臣，猶有後患，況為臣而行之君乎？誅既不當，而以盡為心，是與天下有讎也，則雖為戮，不亦可乎哉！

衛靈公之時，彌子瑕有寵於衛國。侏儒有見公者曰：臣之夢淺矣。公曰：奚夢？夢見竈者，為見公也。公怒曰：吾聞人主者夢見

日，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乎？侏儒曰：夫日兼照天下，一物不能當也。人君兼照一國，一人不能壅也。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。夫竈，一人煬焉，則後人無從見矣。或者一人煬君邪？則臣雖夢竈，不亦可乎？公曰：善。遂去雍鉏，退彌子瑕，而用司空狗。

或曰：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，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。去雍鉏，退彌子瑕，而用司空狗者，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。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，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，夫去所愛而用所賢，未免使一人煬己也。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，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#11己，則必危矣。

或曰：屈到嗜芰，文王嗜菖蒲菹，非正味也，而二賢尚之，所味不必美。晉靈侯說參無恤，燕噲賢子之，非正士也，而二君尊之，所賢不必賢也。非賢而賢用之，與愛而用之同。賢誠賢而舉之，與用所愛異狀。故楚莊舉叔孫而霸，商辛用費仲而滅，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。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，衛奚距然哉？則侏儒之未可見也。君壅而不知其壅也，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，故退壅臣，是加知之也。曰#12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己則必危，而今以加知矣，則雖煬己必不危矣。

韓非子卷之十六竟

#1『上』誤為『止』，依陳奇猷說改。

#2『之』誤為『五』，依陳奇猷說改。

#3『葉』誤為『築』，據陳奇猷本改。

#4此處脫『禁於微』三字，據陳奇猷說補。

#5『比』顯係『此』之誤，當改。

#6『自』誤為『目』，當改。

#7『自』誤為『曰』，當改。

#8『愛』誤為『受』，根陳奇猷說改。

#9『離』誤為『謂』，據陳奇猷本改。

#10『於』字衍，當劇。

#11『主』字當衍，據迂評本刪。

#12『日』顯係『曰』之誤，當改。

韓非子卷之十七

難勢第四十

慎子曰：飛龍乘雲，騰蛇遊霧，雲罷霧霽，而龍蛇與螾螘同矣，則失其所乘也。故賢人而詘於不肖者，則權輕位卑也。不肖而能服於賢者，則權重位尊也。堯為匹夫，不能治三人，而桀為天子，能亂天下。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，而賢智之不足慕也。夫弩弱而矢高者，激於風也。身不肖而令行者，得助於衆也。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，至於南面而王天下，令則行，禁則止。由此觀之，賢智未足以服衆，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。

應慎子曰：飛龍乘雲，騰蛇遊霧，吾不以龍蛇為不託於雲霧之勢也。雖然，夫擇賢而專任勢，足以為治乎？則吾未得見也。夫有雲霧之勢，而能乘遊之者，龍蛇之材美之也。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，霧醲而蛆不能遊也，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，螾螘之材薄也。今桀、紂南面而王天下，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，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，桀、紂之材薄也。且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，其勢何以異桀之勢，亂天下者也。夫勢者，非能必使賢者用己，而不肖者不用己也，賢者用之則天下治，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。人之情性，賢者寡而不肖者衆，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，財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，以勢治天下者寡矣。夫勢者，便治而利亂者也，故周書曰：毋為虎傅翼，將飛入邑，擇人而食之。夫乘不肖人於勢，是為虎傅翼也。桀、紂為高臺深池以盡民力，為炮烙以傷民性，桀、紂得成四行者，南面之威為之翼也。使桀、紂為匹夫，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。勢者，養虎狼之心而成暴#1亂之事者也，此天下之大患也。勢之於治亂，本末有位也，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，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。夫良馬固車，使臧獲御之則為人笑，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。車馬非異也，或至乎千里，或為人笑，則巧拙相去遠矣。今以國位為車，以勢為馬，以號令為轡，以刑罰為鞭筴，使堯、舜御之則天下治，桀、紂御之則天下亂，則賢不肖相去遠矣。夫欲追速致遠，不知任王良，欲進利除害，不知任賢能，此則不知類之患也。夫堯、舜亦治民之王良也。

復應之曰：其人以勢為足恃以治官。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。夫勢者，名一而變無數者也。勢必於自然，則無為言於勢矣。吾所為言勢者，言人之所設也。今日堯、舜得勢而治，桀、紂#2得勢而亂，吾非以堯、桀為不然也。雖然，非一人之所得設也。夫堯、舜生而在上位，雖有十桀、紂不能亂者，則勢治也。桀、紂亦生而在上位，雖有十堯、舜而亦不能治者，則勢亂也。故曰：勢治者則不可亂，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。此自然之勢也，非人之所得設也。若吾所言，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，賢何事焉！何以明其然也？客曰：人鬻矛與楯者，譽其楯之堅，物莫能陷也，俄而又譽其矛曰，吾矛之利，物無不陷也。人應之曰：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？其人弗能應也。以為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，為名不可兩立也。夫賢之為勢不可禁，而勢之為道也無不禁，以不可禁之勢，此矛楯之說也。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。且夫堯、舜、桀、紂千世而一出，是比肩隨踵而生也，世之治者不絕於中。吾所以為言勢者，中也。中者，上不及堯、舜而下亦不為桀、紂，抱法處勢則治，背法去勢則亂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、舜，堯、舜至乃治，是千世亂而一治也。抱法處勢而待桀、紂，桀、紂至乃亂，是千世治而一亂也。且夫治千而亂一，與治一而亂千也，是猶乘驥駬而分馳也，相#3去亦遠矣。夫棄隱栝之法，去度量之數，使奚仲為車，不能#4成一輪。無慶賞之勸，刑罰之威，釋勢委法，堯、舜戶說而人辯之，不能治三家。夫勢之足用亦明矣，而日#5必待賢則亦不#6然矣。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，餓者不活。今待堯、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，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說也。夫曰良馬固車，臧獲御之則為人笑，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，吾不以為然。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，越人善游矣，而溺者不濟矣。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，亦猶越人救溺#7之說也，不可亦明矣。夫良馬固車，五十里而一置，使中手御之，追速致遠．可以及也，而千里可日致也，何必待古之王良乎？且御，非使王良也，則必使臧獲敗之。治非使堯、舜也，則必使桀、紂亂之。此味非飴蜜也，必若薺亭歷也。此則積辯累辭，離理失術，兩未之議也，奚可以難，失道理之言乎哉！客議未及此論也。

問辯第四十一

或問曰：辯安生乎？對曰：生於上之不明也。問者曰：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？對曰：明主之國，令者言最貴者也，法者事最適者也。言無二貴，法不兩適，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。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，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，言當則有大利，

不當則有重罪，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，智者無以訟，此所以無辯之故也。亂世射不然，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，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，人主顧漸其法令，而尊學者之智行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。夫言行者，以功用為之的彀者也。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，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，然而不可謂善射者，無常儀的也。設五寸之的，引十步之遠，非羿、逄蒙不能必中者，有常也。故有常則羿、逄蒙以五寸的為巧、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為拙。今聽言觀行，不以公用為之的彀，言雖至察，行雖至堅，則妄發之說也。是以亂世之聽言也，以難知為察，以博文為辯。其觀行也，以離羣為賢，以犯上為抗。人主者說辯察之言，尊賢抗之行，故夫作法術之人，立取舍之行，別辭爭之論，而莫為之正。是以儒服帶劍者眾，而耕戰之士寡。堅白無厚之詞章，而憲令之法息。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。

問田第四十二

徐渠問田鳩曰：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，聖人不見功而接上。令陽成義渠，明將也，而措於毛伯。公孫亶回，聖相也，而關於州部。何哉？田鳩曰：此無他故異物，主有度，上有術之故也。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肌而失其政，魏相馮離而亡其國。二君者驅於聲詞，眩乎辯說，不試於毛伯，不關乎州部，故有失政亡國之患。由是觀之，夫無毛伯之試，州部之關，豈明主之備哉！

堂谿公謂韓子曰：臣聞服禮辭讓，全之術也。修行退智，遂之道也。今先生立法術、設度數，臣竊以為危於身而殆於驅。何以效之？所聞先王術曰：楚不用吳起而削亂，秦行商君而富彊，二子之言已當矣，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，不逢世遇主之患也。逢遇不可必也，患禍不可斥也，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，竊為先生無取焉。韓子曰：臣明先生之言矣。夫治天下之柄，齊民萌之度，甚未易處也。然所以廢先王之教二而行賤臣之所取者，竊以為立法術，設度數，所以利民萌，便眾庶之道也。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，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，仁智之行也。憚亂主閭上之患禍，而避乎死亡之害，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利身者，貪鄙之為也。臣不忍嚮貪鄙之為，不敢傷仁智之行。先王有幸臣之意，然有大傷臣之實。

定法第四十三

問者曰：申不害、公孫鞅，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？應之曰：是不可程也。人不食十日則死，大寒之隆不衣亦死。謂之衣食孰急於人，則是不可一無也，皆養生之具也。今申不害言術，而公孫鞅為法。術者，因任而授官，循名而責#8實，操殺生之柄，課羣臣之能者也，此人主之所執也。法者，憲令著於官府，刑罰必於民心，賞存乎慎法，而罰加乎姦令者也，此臣之所師也。君無術則弊於上，臣無法則亂於下，此不可一無，皆帝王之具也。

問者曰：徒術而無法，徒法而無術，其不可何哉？對曰：申不害，韓昭侯之佐。韓者，晉之別國也。晉之故法未息，而韓之新法又生。先君之令未收，而後君之令又下。申不害不擅其法，不一其憲令則姦多。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，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，利在故新相反，前後相勃。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，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。故託萬乘之勁韓，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，雖用術於上，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。公孫鞅之治秦也，設告相坐而責其實，連什伍而同其罪，賞厚而信，刑重而必，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，逐敵危而不卻，故其國富而兵強。然而無術以知姦，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。及孝公、商君死，惠王即位，秦法未敗也，而張儀以秦殉韓、魏。惠王死，武王即位，甘茂以秦殉周。武王死，昭襄王即位，穰侯越韓、魏而東攻齊，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，乃城其陶邑之封。應侯攻韓八年，成其汝南之封。自是以來，諸用秦者皆應、穰之類也。故戰勝則大臣尊，益地則私封立，主無術以知姦也。商君雖十飾其法，人臣反用其資。故乘強秦之資，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，法不勤飾於官，主無術於上之患也。

問者曰：主用申子之術，而官行商君之法，可乎？對曰：申子未盡於法也。申子言：不踰官，雖知弗言。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，知而弗言是不謂過也。人主以一國目視，故視莫明焉。以一國耳聽，故聽莫聰焉。今知而弗言，則人主尚安假借矣？商君之法曰#9：斬一首者爵一級，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。斬二首者爵二級，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。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。今有法曰：斬首者令為醫匠，則屋不成而病不已。夫匠者，手巧也，而醫者，齊藥也。而以斬首之功為之，則不當其能。今治官者，智能也，今斬首者，勇力之所加。以勇力之所加#10而治智能之官，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。故曰：二子之於法術，皆未盡善也。

說疑第四十四

凡治之大者，非謂其賞罰之當也。賞無功之人，罰不辜之民，非所謂明也。賞有功，罰有罪，而不失其人，方在於人者也，非能生功止過者也。是故禁姦之法，太上禁其心，其次禁其言，其次禁其事。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，必以仁義智能，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。故有道之主，遠仁義，去智能，服之以法。是以譽廣而名威，民治而國安，知用民之法也。凡術也者，主之所以執也。法也者，官之所師也。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，以至於境內日見法，又非其難者也。

昔者有扈氏有失度，讙兜氏有孤男，三苗有成駒，桀有侯侈，紂有崇侯虎，晉有優施，此六人者，亡國之臣也。言是如非，言非如是，內險以賊其外，小謹以徵其善，稱道往古使良事沮，善禪其主以集精微，亂之以其所好，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。往世之主，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，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，得人之名一也，而利害相千萬也，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。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，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。

若夫許由、續牙、晉伯陽、秦顛頡、衛僑如、狐不稽、重明、董不識、卞隨、務光、伯夷、叔齊，此十二人者，皆上見利不喜，下臨難不恐，或與之天下而不取，有萃辱之名，則不樂食穀之利。夫見利不喜，上雖厚賞無以勸之。臨難不恐，上雖嚴刑無以威之。此之謂不令之民也。此十二者，或伏死於窟穴，或槁死於草木，或飢餓於山谷，或沉溺於水泉。有民如此，先古聖王皆不能臣，當今之世將安用之？

若夫關龍逢、王子比干、隨季梁、陳泄冷、楚申胥、吳子胥，此六人者，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。言聽事行，則如師徒之勢。一言而不聽，一事而不行，則陵其主以語，待之以其身，雖死家破，要領不屬，手足異處，不難為也。如此臣者，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。當今之時，將安用之？

若夫齊田恆、宋子罕、魯季孫意如、晉僑如、衛子南勁、鄭太宰欣、楚白公、周單單、燕子之，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，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，隱正道而行私曲，上偪君下亂治，援外以撓內，親下以謀上，不難為也。如此臣者，唯聖王智主能禁之，若夫昏亂之君，能見之乎？

若夫后稷、皐陶、伊尹、周公旦、太公望、管仲、隰朋、百里奚、蹇叔、舅犯、趙襄、范蠡、大夫種、逢同、華登，此十五人者，為其臣也，皆夙興夜寐，卑身賤體，煉心白#11意，明刑辟，治官職以事其君，進善言，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，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，不難破家以便國，殺身以安主，以其主為高天泰山之尊，而以其身為壑谷鬴洧之卑，主有明名廣譽於國，而身不難受壑谷鬴洧之卑。如此臣者，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，況於顯明之主乎？此謂霸王之佐也。

若夫周滑之、鄭王孫申、陳公孫寧、儀行父、荊芋尹申亥、隨少師越、種干、吳王孫頟、晉陽成泄、齊豎刁、易牙，此十二人者之為其臣也，皆思小利而忘法義，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，退則撓亂百官而為禍難，皆輔其君，共其欲，苟得一說於王，雖破國殺眾不難為也。有臣如此，雖當聖王尚恐奪之，而況惛亂之君，其能無失乎？有臣如此者，皆身死國亡，為天下笑。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，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，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，刑靈王死於乾谿之上，隨亡於荊，吳并於越，知伯滅於晉陽之下，桓公身死七日不收。故曰：諂諛之臣，唯聖王知之，而亂主近之，故至身死國亡。聖主明王則不然，內舉不避親，外舉不避讎。是在焉從而舉之，非在焉從而罰之。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，故一舉而能服諸侯。其在記：堯有丹朱，而舜有商均，啟有五觀，商有太甲，武王有管、蔡，五王之所誅者，皆父兄子弟之親也，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？以其害國傷民敗法類也。觀其所舉，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，或在囹圄縲紲纏索之中，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。然後明主不羞其卑賤也，以其能可以明法便國利民，從而舉之，身安名尊。

亂主則不然，不知其臣之意行，而任之以國。故小之名卑地削，大之國亡身死，不明於用臣也。無數以度其臣，必者以其眾人之口斷之。眾之所譽從而悅之，眾之所非從而憎之。故為人臣者破家殘賥，內搆黨與，外接巷族以為譽，從陰約結以相固也，虛相與爵祿以相勸。曰#12：與我者將利之，不與我者#13將害之。眾貪其利，劫其威。彼誠喜則能利己，忌怒則能害己。眾歸而民留之，以譽盈其國，發聞於主，主不能理其情，因以為賢。彼又使譎詐之士，外假為諸侯之寵使，假之以輿馬，信之以瑞節，鎮之以辭令，資之以幣帛，使諸侯淫說其主，微挾私而公議。所為使者，異國之主也，所為談者，左右之人也。主說其言而辯其辭，以此人者天下之賢也。內外之於左右，其諷一而語同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，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。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眾，又有姦邪之意，則姦臣愈反而說

之，曰：古之所謂聖君王明君者，非長幼弱也，及以次序也。以其搆黨與，聚巷族，偪上弒君而求其利也。彼曰：何知其然也？因曰：舜偪堯、禹偪舜，湯放桀，武王伐紂，此四王者，人臣弒其君者也，而天下譽之。察四王之情，貪得人之意也。度其行，暴亂之兵也。然四王自廣措也，而天下稱大焉。自顯名也，而天下稱明焉。則威足以臨天下，利足以蓋世，天下從之。又曰：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，司城子罕取宋，太宰欣取鄭，單氏取周，易牙之取衛，韓、魏、趙三子分晉，此六人，臣之弒其君者也。姦臣聞此，蹙然舉耳以為是也。故內搆黨與，外攄巷族，觀時發事，一舉而取國家。且夫內以黨與劫弒其君，外以諸侯之懽驕易其國，隱敦適，持私曲，上禁君，下撓治者，不可勝數也。是何也？則不明於擇臣也。記曰：周宣王以來，亡國數十，其臣弒其君而取國者眾矣。然則難之從內起，與從外作者相半也。能一盡其民力，破國殺身者，尚皆賢主也。若夫轉#14法易位，全眾傅國，最其病也。

為人主者，誠明於臣之所言，則雖畢弋馳騁，撞鐘舞女，國猶且存也。不明臣之所言，雖節儉勤勞，衣布惡食，國猶自亡也。趙之先君敬侯，不修德行而好縱欲，適身體之所安，耳目之所樂，冬日畢弋，夏浮淫，為長夜，數日不廢御觴，不能飲者以筩灌其口，進退不肅，應對不恭者斬於前。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，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，然敬侯饗國數十年，兵不頓於敵國，地不虧於四鄰，內無君臣百官之亂，外無諸侯鄰國之患，明於所以任臣也。燕君子噲，邵公奭之後也，地方數千里，持戟數十#15萬，不安子女之樂，不聽鍾石之聲，內不堙汙池臺榭，外不畢弋田獵，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，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，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，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。然而子噲身死國亡，奪於子之，而天下笑之，此其何故也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。故曰：人臣有五姦，而主不知也。為人主者，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，有務慶賞賜予以移眾者，有務朋黨徇智尊士以擅逞者，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，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。此五者，明君之所疑也，而聖主之所禁也。去此五者，則譟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，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敢誣#16情以談說。是以羣臣居則修身，動則任力，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，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。彼聖主明君，不適疑物以闚其臣也。見疑物而無反者，天下鮮矣。故曰：孽有擬適之子，配有擬妻之妾，廷有擬相之臣，臣有擬主之寵，此四者國之所危也。故曰：內寵並后，外寵貳政，枝子配適，大臣擬主，亂之道也。故周記曰：無尊妾而卑妻，無

孽適子而尊小枝，無尊嬖臣而匹上卿，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。四擬者破，則上無意下無怪也。四擬不破，則隕身滅國矣。

詭使第四十五

聖人之所以為治道者三：一曰利，二曰威，三曰名。夫利者所以得民也，威者所以行令也，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。非此三者，雖有不急矣。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，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，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。三者非不存也，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？夫上之所貴賞與其所以為治相反也。夫立名號所以為尊也，今有賤名輕實者，世謂之#17高。設爵位所以為賤貴基也，而簡上不求見者，世謂之賢。威利所以行令也，而無利輕威者，世#18謂之重。法令所以為治也，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，世謂之忠。官爵所以勸民也，而好名義不進仕者，世謂之烈士。刑罰所以擅威也，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，世謂之勇夫。民之急名也甚，其求利也如此，則士之飢餓乏絕者，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？故世之所以不治者，非下之罪，上失其道也。常貴其所以亂，而賤其所以治，是故下之所欲，常與上之所以為治相詭也。今下而聽其上，上之所急也。而惇慤純信用心壹者，則謂之窶。守法固，聽令審，則謂之愚。敬上畏罪，則謂之怯。言時節，行中適，則謂之不肖。無二心私學，#19聽吏從教者，則謂之陋。難致謂之正。難予謂之廉。難禁謂之齊。有令不聽從謂之勇。無利於上謂之愿。少欲寬惠行德謂之仁。重厚自尊謂之長者。私學成羣謂之師徒。閑靜安居謂之有思。損仁逐利謂之疾。險躁佻反覆謂之智。先為人而後自為，類名號言，泛愛天下，謂之聖。言大本稱而不可用，行而乖於世者，謂之大人。賤爵祿不撓上者，謂之傑。下漸行如此，入則亂民，出則不便也。上宜禁其欲滅其迹#20而不止也，又從而尊之，是教下亂上以為治也。

凡所治者刑罰也，今有私行義者尊。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，而躁險讒諛者任。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，而陂知傾覆者使。令之所以行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聽上，而嚴居非世者顯。倉廩之所以實者，耕農之本務也，而綦組錦繡刻書為末作者富。名之所以成，城池之所以廣者，戰士也，今死之孤饑餓乞於道，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。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，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，而卜筮視手理狐蟲為順辭於前者日賜。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#21之柄也，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，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。據法直言，名刑相當，循繩墨，誅姦人，所以為上治也，而愈疏遠。

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。悉租稅，專民力，所以備難充倉府也，而士卒之逃事狀匿，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傜賦，而上不得者萬數。夫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，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，無宅容身，身#22死田奪#23。而女妹有色，大臣左右無功者，擇宅而受，擇田而食。賞利一從上出，所擅制下也，而戰介之士不得職，而閒官之士尊顯。上以此為教，名安得無卑？位安得無危？夫卑名位者，必下之不從法令，有二心無私學，反逆世者也。而不禁其行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、又從而尊之，用事者過矣。上世之所以立廉恥者，所以屬下也。今士大夫不羞汙泥醜辱而宦，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。賞賜之所以為重也，而戰鬥有功之士貧賤，而便辟優徒超級。名號誠信，所以通威也，而主揜障。近習女謁並行，百官主爵遷人，用事者過矣。大臣官人與下先謀比周，雖不法行，威利在下，則主卑而大臣重矣。

夫立法令者，以廢私也，法令行而私道廢矣。私者所以亂法也，而士有二心，私學巖居窞路，託伏深慮，大者非世，細者惑下。上不禁，又從而尊之，以名化之以實，是無功而顯，無勞而富也。如此則士之有二心，私學者焉得無深慮，勉知詐，與誹謗法令以求索，與世相反者也。凡亂上反世者，常士有二心，私學者也。故本言曰：所以治者法也，所以亂者私也，法立則莫得為私矣。故曰：道私者亂，道法者治，上無其道，則智者有私詞，賢者有私意。上有私惠，下有私欲，聖智成羣，造言作辭，以非法措於上。上不禁塞，又從而尊之，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。是以賢者顯名而居，姦人賴賞而富。賢者顯名而居，姦人賴賞而富，是以上不勝下也。

韓非子卷之十七竟

#1『風』字衍，據凌瀛初本、迂評本刪。

#2此處明顯脫『紂』字，當補。

#3『楊』顯係『相』之誤，當改。

#4『能』誤為『使』，據陳奇猷說改。

#5『曰』誤為『日』，當改。

#6『不』字脫，據凌瀛初本、迂評本補。

#7此處衍二十一字，據陳奇猷本刪。

#8『責』誤為『貴』，當改。

#9『日』顯係『曰』之誤，諸本皆作『曰』，據改。

#10此處脫『以勇力之所加』六字，據淩瀛初本、迂評本補。

#11『白』誤為『曰』，據陳奇猷本改。

#12『曰』誤為『且』，據陳奇猷本改。

#13此處誤脫『將利之不與我者』七字，據陳奇猷本補。

#14『身』字衍，據陳奇猷本刪。

#15『千』顯係『十』之誤，據陳奇猷本改。

#16『敢誣』誤倒為『誣敢』，據淩瀛初本、迂評本改。

#17依文例當有『之』字，據淩瀛初本、迂評本補。

#18『世』字脫，據迂評本、淩瀛初本補。

#19『吏』字衍，據淩瀛初本、迂評本刪。

#20淩瀛初本、迂評本『近』作『迹』，據改。

#21『股』顯係『殺』之誤，當改。

#22『身』字脫，據陳奇猷本補。

#23『奪』誤為『敏』，據陳奇猷本改。

韓非子卷之十八

六反第四十六

畏死難，降北之民也，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。學道立方，離法之民也，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。遊居厚養，牟食之民也，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。語曲牟知，偽詐之民也，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。行劍攻殺，暴憿之民也，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。活賊匿姦，當死之民也，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。此六民者，世之所譽也。赴險殉誠，死節之民，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。寡聞從令，全法之民也，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。力作而食，生利之民也，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。嘉厚純粹，整穀之民也，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。重命畏事，尊上之民也，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。挫賊遏姦，明上之民也，而世少之曰讇讒之民也。此六民者，世之所毀也。姦偽無益之民六，而世譽之如彼。耕戰有益之民六，而世毀之如此。此之謂六反。布衣循私利而譽之，世主聽虛聲而禮之，禮之所在，利必加焉。百姓循私害而訾之，世主壅於俗而賤之，賤之所在，害必加焉。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，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，索國之富強，不可得也。

古者有諺曰：為政猶沐也，雖有棄髮必為之。愛棄髮之費，而忘長髮之利，不知權者也。

夫彈痤者痛，飲藥者苦，為苦憊之故，不彈痤飲藥，則身不活病不已矣。

今上下之接，無子父之澤，而欲以行義禁下，則交必有郄矣。且父母之於子也，產男則相賀，產女則殺之。此俱出父母之懷衽，然男子受賀，女子殺之者，慮其後便，計之長利也。故父母之於子也，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，而況無父子之澤乎？

今學者之說人主也，皆去求利之心，出相愛之道，是求人主之過父母之親也，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，故明主#1不受也。聖人之治也，審於法禁，法禁明著則官法。必於賞罰，賞罰不阿則民用。官官治則國富，富則兵強，而霸王之業成矣。霸王者，人主之大利也。人

主挾大利以聽治，故其任官者當能，其賞罰無私。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，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，爵祿至而富貴之業成矣。富貴者，人臣之大利也。人臣挾大利以從事，故其行危至死，其力盡而不望。此謂君不仁，臣不忠，則不可以霸王矣。

夫姦必知則備，必誅則止。不知則肆，不誅則行。夫陳輕貨於幽隱，雖曾、史可疑也。懸百金於市，雖大盜不取也。不知則曾、史可疑於幽隱，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。故明主之治國也，眾其守而重其罪，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。母之愛子也倍父，父令之行於子也十母。吏之於民無愛，令之行於民也萬父。母積愛而令窮，吏用威嚴而民聽從，嚴愛之筴亦可決矣。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，動作則欲其安利也，行身則欲其遠罪也。君上之於民也，有難則用其死，安平則盡其力。

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，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。明主知之，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。故母厚愛處二，子多敗，推愛也。推，行也。父薄愛教笞，子多善，用嚴也。

今家人之治產也，相忍以飢寒，相強以苦勞，雖犯軍旅之難，飢饉之患，溫衣美食者，必是家也。相憐以衣食，相惠以佚樂，天飢歲荒，嫁妻賣子者，必是家也。故法之為道，前苦而長利。仁之為道，偷樂而後窮。聖人權其輕重，出其大利，故用法之相忍，而棄仁人之相憐也。學者之言，皆曰輕刑#2，此亂#3亡之術也。凡賞罰之必#4者，勸禁也。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，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。夫欲利者必惡害，害者利之反也，反於所欲，焉得無惡？欲治者必惡亂，亂者治之反也，是故欲治甚者，其賞必厚矣，其惡亂甚者，其罰必重矣。今取於輕刑者，其惡亂不甚也，其欲治又不甚也#5，此非特無術也，又乃無行。是故央賢不肖愚知之美，在賞罰之輕重。且夫重刑者，非為罪人也。明主之法，揆也。治賊非治所揆也，治所揆也者，是治死人也。刑盜非治所刑也，治所刑也者，是治胥靡也。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，此所以為治也。重罰者，盜賊也，而悼懼者良民也。欲治者奚疑於重刑？#6若夫厚賞者，非獨賞功也，又勸一國。受賞者甘利，未賞者慕業，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眾也，欲治者何疑於厚賞？今不知治者，皆曰重刑傷民，輕刑可以止姦，何必於重哉？此不察於治者也。夫以重止者，未必以輕止也。以輕止者，必以重止矣。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，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？所謂重刑者，姦之所利者細，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。民不以小利蒙大罪，故姦必止者

也。所謂輕刑者，姦之所利者大#7，上之所加焉者小也。民慕其利而傲其罪，故姦不止也。故先聖有諺曰：不躓於山，而躓於垤。山者大，故人順之，垤微小，故人易之也。今輕刑罰，民必易之。犯而不誅，是驅國而棄之也。犯而誅之，是為民設陷也。是故輕罪者，民之垤也。是以輕罪之為民道也，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，此則可謂傷民矣。

今學者皆道書筴之頌語，不察當世之實事，曰：上不愛民，賦歛常重，則用不足而下恐上，故天下大亂。此以為足其財用以加愛焉，雖輕刑罰可以治也。此言不然矣。凡人之取重賞罰，固已足之之後也。雖財用足而後厚愛之，然而輕刑猶之亂也。夫當家之愛子，貨財足用，貨財足用則輕用，輕用則侈泰。親愛之則不忍，不忍則驕恣。侈泰則家貧，驕恣則行暴，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。凡人之生也，財用足則隳於用力，上治#8懦則肆於為非。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，上治懦而行修者曾、史也。夫民之不及神農、曾、史亦已明矣。老聃有言曰：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，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，是以民為皆如老聃也。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，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。君人者雖足民，不能足使為天子，而桀未必為天子為足也，則雖足民，何可以為治也？故明主之治國也，適其時事以致財物，論其稅賦以均貧富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，重其刑罰以禁姦邪，使民以力得富，以事致貴，以過受罪，以功致賞，而不念慈惠之賜，此帝王之政也。

人皆寐則盲者不知，皆嘿則暗者不知。覺而使之視，問而使之對，則暗盲者窮矣。不聽其言也，則無術者不知。不任其身也，則不肖者不知。聽其言而求其當，任其身而責其功，則無術不肖者窮矣。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，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，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。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，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。故無術者得於不用，不肖者得於不任，言不用而自文以為辯，身不任者而自飾以為高，世主眩其辯、濫其高而尊貴之，是不須視而定明也，不待對而定辯也，暗盲者不得矣。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，觀行必求其功，然則虛舊之學不談，矜誣之行不飾矣。

八說第四十七

為故人行私謂之不棄，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，輕祿重身謂之君子，枉法曲親謂之有行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，離世遁上謂之高傲，交

爭逆令謂之剛材，行惠取眾謂之得民。不棄者吏有姦也，仁人者公財損也，君子者民難使也，有行者法制毀也，有俠者官職曠也，高傲者民不事也，剛材者令不行也，得民者君上孤也。此八者匹夫之私譽，人主之大敗也。反此八者，匹夫之私毀，人主之公利也。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，而用匹夫之私譽，索國之無危亂，不可得矣。

任人以事，存亡治亂之機也。無術以任人，無所任而不敗。人君之所任，非辯智則修潔也。任人者使有勢也，智士者未必信也。為多其智，因惑其信也。以智士之計，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，則君必欺焉。為智者之不可信也，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，修士者未必智。為潔其身，因惑其智。以愚人之所惛，處治事之官而為其所然，則事必亂矣。故無術以用人，任智則君欺，任修則君事亂，此無術之患也。明君之道，賤德義貴，下必坐上，決誠以參，聽無門戶，人莫能測也。故智者不得詐欺。計功而行賞，程能而授事，察端而觀失，有過者罪，有能者得，故愚者不任事。智者不敢欺，愚者不得斷，則事無失矣。

察士然從能知之，不可以為令，夫民不盡察。賢者然後行之，不可以為法，夫民不盡賢。楊朱、墨翟，天下之所察也，千世亂而卒不決，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。鮑焦、華角，天下之所賢也，鮑焦木枯，立死若木之枯也。華角赴河，雖不可以為耕戰之士。故人主之察，智士盡其辯焉。人主之所尊，能士能盡其行焉。今世主察無用之辯，尊遠功之行，索國之富強，不可得也。博習辯智如孔、墨，孔、墨不耕耨，則國何得焉？修孝寡欲如曾、史，曾史不戰攻，則國何利焉？匹夫有私便，人主有公利。不作而養足，不仕而名顯，此私便也。息文學而明法度，塞私便而一功勞，此公利也。錯法以道民也，而又貴文學，則民之所師法也疑。賞功以勸民也，而又尊行修，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惰。夫貴文學以疑法，尊行修以貳功，索國之富強，不可得也。

搢笏干戚，不適有方鐵銛。言國軍異器。方，楯也。言搢笏之議，干#9戚之舞，與夫方楯鐵銛不相稱適也。登降周旋，不逮日中奏百。狸首射侯，不當強弩趨發。干城距#10衝，不若堙穴伏橐。古人極於德，中世逐於智，當今爭於力。古者寡事而備簡，樸陋而不盡，故有珧銚而推車者。珧，蜃。以蜃為銚也。即推輪也。上古摩蜃而耨也。古者人寡而相親，物多而輕利易讓，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。然則行揖讓，高慈惠，而道#11仁厚，皆推政也。處多事之時，用寡事之

器，非智者之備也。當大爭之世，而循揖讓之軌，非聖人之治也。故智者不乘推車，聖人不行推政也。法所以制事，事所以名功也。法有立而有難，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。事成而有害，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。無難之法，無害之功，天下有也。是以拔千丈之都，取十萬之眾，死傷者軍之乘，乘謂其半也。甲兵折挫，士卒死傷，而賀戰勝得地者，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。夫沐者有棄髮，除者傷血肉，為人見其難，因釋其業，是無術之事也。先聖有言曰：規有摩而水有波，我欲更之，無奈之何。此通權之言也。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，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，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，而務無易之事。人之不事衡石者，非貞廉而遠利也，石不能為人多少，衡不能為人輕重，求索不能得，故人不事也。明主之國，官不敢枉法，吏不敢為私利，貨賂不行，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。此其臣有姦者必知，知者必誅。是以有道之主，不求清潔之吏，而務必知之術也。

　　慈母之於弱子也，愛不可為前。不可先以愛養之也。然而弱子有僻行，使之隨師。有惡病，使之事醫。不隨師則陷於刑，不事醫則疑於死。慈母雖愛，無益於振刑救死。則存子者非愛也。子母之性愛也，臣主之#12權筴也。母不能以愛存家，君安能以愛持國？明主者通於富強，則可以得欲矣。故謹於聽治，富強之法也。明其法禁，察其謀計，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，計得則#13外無死虜之禍。故存國者，非仁義也。仁者，慈惠而輕財者也。暴者，心毅而易誅者也。慈惠則不忍，輕財則好與，心毅則憎心見於下，易誅則妄殺加於人。不忍則罰多宥赦，好予則賞多無功。憎心見則下怨其上，妄誅則民將背叛。故仁人在位，下肆而輕犯禁法，偷幸而望於上。暴人在位，則法令妄而臣主乖，民怨而亂心生。故曰：仁暴者，皆亡國也。

　　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，不為能活餓者也。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，不為能#14富民者也。今學者之言也，不務本作而好末事，知道虛聖以說民，此勸飯之說。勸飯之說，明主不受也。

　　書約而弟子辯，法省而民訟簡。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，明主之法必詳#15事。盡思慮，揣得失，智者之所難也。無思無慮，挈前言而責後功，愚者之所易也。明主慮愚者之所易，以責智者之所難，故智慮力勞不用而國治也。

　　酸甘鹹淡，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，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。上下清濁，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，則瞽工輕君而重樂正矣。治國是非，

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，則臣下輕君而重寵人矣。人主不親觀聽，而制斷在下，託食於國者也。

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，又不惡死，則無事上之意。意欲不宰於君，則不可使也。今生殺之柄在大臣，而主令得行者，未嘗有也。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鼷鼠同威，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。有土之君，說人不能利，惡人不能害，索人欲畏重己，不可得也。

人臣肆意陳欲曰俠，人主肆意陳欲曰亂。人臣輕上曰驕，人主輕下曰暴。行理同實，下以受譽，上以得非，人臣大得，人主大亡。明主之國，有貴臣無重臣。貴臣者，爵尊而官大也。重臣者，言聽而力多者也。明主之國，遷官襲級，官爵受功，故有貴臣。言不度行而有偽必誅，故無重臣也。

八經第四十八

一。凡治天下，必因人情。人情者有好惡，故賞罰可用。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，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。君執柄以處勢，故令行禁止。柄者殺生之制也，勢者勝眾之資也。廢置無度則權瀆，賞罰下共則威分。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，不留說而計。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，智力不用則君窮乎臣。故明主之行制也天，不可測也。其用人也鬼。如鬼之陰密。天則不非，既高不測，誰能非之？鬼則不困。既陰密，誰能困之？勢行教嚴，逆而不違，雖#16逆天下不敢違，此勢之用也。毀譽一行而不議。毀譽一行，而天下不敢議。故賞賢罰暴，舉善之至者也。賞暴罰賢，舉惡之至者也。是謂賞同罰異。賞莫如厚，使民利之。譽莫如美，使民榮之。誅莫如重，使民畏之。毀莫如惡，使民恥之。然後一行其法，禁誅於私。家不害功罪，賞罰必知之。知之道盡矣。

因情

二。力不敵眾，智不盡物。與其用一人，不如用一國。用君之一人之智力，不知任眾而用國也。故智力敵而羣物勝，揣中則私勞，不中則在過。下君盡己之能，中君盡人之力，上君盡人之智。是以事至而結智，一聽而公會。聽不一則後悖於前，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。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，不斷則事留。自取一，則毋墮壑之累。故使之

諷，諷定而怒。是以言陳之日#17，必有筴籍，結智者事發而驗，結能者功見而謀成敗。成敗有徵，賞罰隨之。事成則君人其功，規敗則臣任其罪。君人者合符猶不親，而況於力乎？事智猶不親，而況於懸乎？故非用人也不取同，同則君怒。使人相用則君神，則下盡。下盡則臣上不因君，而主道畢矣。

主道一曰結智

三。知臣主之異利者王，以為同者劫，與共事者殺。故明主審公私之分，審利害之地，姦乃無所乘。亂之所生六也：主母，后姬，子姓，弟兄，大臣，顯賢。主母，君幼稱制。后姬、子姓，則強庶逼。兄弟，則公子擅國。大臣，代主執物者。顯賢，則虛名掩君。任吏責臣，主母不放。廢亂輒責於臣。禮施異等，后姬不疑。分勢不貳，庶嫡#18不爭。不令庶子貳嫡也。權籍不失，兄弟不侵。權柄國籍不失於下也。下不一門，大臣不擁。不令一門專制，則不得權。禁賞必行，顯賢不亂。臣有二因，謂外內也。外曰畏，外臣行威，物皆畏。內曰愛。所畏之求得，所愛之言聽，此亂臣之所因也。外國之置諸吏者，誅親暱重帑，則外不藉矣。爵祿循功，請者俱罪，則內不因#19矣。外不藉，內不因，則姦充塞矣。官襲節而進，以至大任，智也。其位至而任大者，以三節持之，曰質，曰鎮，曰固。親戚妻子，質也。爵祿厚而必，鎮也。參伍貴帑，固也。賢者止於質，貪饕化於鎮，姦邪窮於固。忍不制則下上#20，小不除則大誅，而名實當則徑之。生害事，死傷名，則行飲食。不然，而與其讎，此謂除陰姦也。醫曰詭，曰易。見#21功而賞，見罪而罰，而詭乃止#22。是非不泄，說諫不通，而易乃不用。父兄賢良播出曰遊禍、其患鄰敵多資。僇辱之人近習曰狎賊，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。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，其患儌倖妄舉之人起。大臣兩重，提衡而不踦曰卷禍，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。脫易不自神曰彈威，其患賊夫酖毒之亂起。此五患者，人主之不知，則有劫殺之事。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，生於外則亂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，而以利資之外，其故國治而敵亂。即亂之#23道，臣憎則起外若眩，臣愛則起內若藥。

起亂一曰亂起

四。參伍之道，行參以謀多，揆伍以責失。行參必#24折，揆伍必怒。不折則瀆上，不怒則相和。折之徵足以知多寡，怒之前不及其眾。觀聽之勢，其徵在比周而賞異也，誅毋謁而罪同。言會眾端，必揆之以地，謀之以天，驗之以物，參之以人。四徵者符，乃可以觀

矣。參言以知其誠，易視以改其澤，執見以得非常，一用以務近習，重言以懼遠使，舉往以悉其前，即邇以知其內，疏置以知其外，握明以問所闇，詭使以絕黷泄，倒言以嘗所疑，論反以得陰姦，設諫以綱獨為，舉錯以觀姦動，明說以誘避過，卑適以觀直諂，宣聞以通未見，作鬥以散朋黨，深一以敬眾心，泄異以易其慮。似類則合其參，陳過則明其固。知罪辟罪以止威，陰使時循以省衰，漸更以離通比，下約以侵其上。相室約其廷臣，廷臣約其官屬，兵士約其軍吏，遣使約其行介，縣吏約其辟吏，郎中約其左右，后姬約其宮媛，此之謂條達之道。言通事泄則術不行。

立道

五。明主其務在周密，是以喜見則德償，怒見其威分。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，周密而不見。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，以十得一者上道也。明主兼行上下，故姦無所失。伍官連縣而鄰，謁過賞，失過誅。上之於下，下之於上亦然。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，相誨以和。民之性，有生之實，有生之名。為君者有賢知之名，有賞罰之實。名實俱至，故福善必聞矣。

參言

六。聽不參則無以責下，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。言之為物也以多信，不然之物，十人云疑，百人然乎，千人不可解也。吶者言之疑，辯者言之信。姦之食上也，取資乎眾，藉信乎辯，而以類飾其私。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，其勢資下也。有道之主，聽言督其用，課其功，功課賞罰生焉，故無用之辯不留朝。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。說大而誇則窮端，故姦得而怒。無故而不當為誣，誣而罪，臣言必有報，說必責用也，故朋黨之言不上聞。凡聽之道，人臣忠論以聞姦，博論以內一，人主不智則姦得資。明主之道，己喜則求其所納，己怒則察其所搆，於已變之後，以得毀譽公私之徵。眾諫以效智故，使君自取一以避罪。故眾之諫也，敗君之取也。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，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語。明主之道，臣不得兩諫，必任其一語。不得擅行，必合其參。故姦無道進矣。

聽法

七。官之重也，毋法也。法之息也，上闇無度則官擅為，官擅為故奉重，無前則徵多，徵多故富。官之富重也，亂功之所生也。明主

之道，取於任，能任事則取之。賢於官，能守官則贊揚之。賞於功。言程主喜俱必利，不當主怒俱必害，則人不私父兄而進上仇讎。勢足以行法，奉足以給事，而私無所生，故民勞苦而輕官。任事也毋重，使其寵必在爵。處官者毋私，使其利必在祿。故民尊爵而重祿。爵祿所以賞也，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。刑之煩也，名之繆也，賞譽不當則民疑。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。賞者有誹焉，不足以勸。罰者有譽焉，不足以禁。明主之道，賞必出乎公利，名必在乎為上。當譽同軌，非誅俱行，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。有重罰者必有惡名，故民畏。罰所以禁也，民畏所以禁，則國治矣。

類柄

八。行義示則主威分，慈仁聽則法制毀。民以制畏上，而上以勢卑下，故下律狠觸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。民以法難犯上，而上以法撓慈仁，故下明愛施而務賕紋之政，務為貨賕。是以法令隳。尊私行以貳主威，行賕紋以疑法，聽之則亂治，不聽則謗主，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，此之謂無常之國。明主之道，臣不得以行義成榮，不得以家利為功。功名所生，必出於官法。法#25之所外，雖有難行，不以顯焉。

故民無以私名。設法度以齊民，信賞罰以盡民能，明誹譽以勸沮，名號、賞罰、法令三隅，故大臣有行則尊君，百姓有功則利上#26，此之謂有道之國也。

主威#27

韓非子卷之十八竟

#1『主』字藏本脫，據凌瀛初本、迂評本補。

#2『刑』字脫，據凌瀛初本、迂評本補。

#3『亂』誤為『辭』，當改。

#4『必』誤為『心』，據凌瀛初本、迂評本改。

#5此處衍『其欲治又不甚也』，據陳奇猷本刪。

#6『名』字衍，據陳奇猷說刪。

#7『太』顯係『大』之誤，當改。

#8『治』字脫，據迂評本補。

#9『千戚』顯係『干戚』之誤，當改。

#10『衡』字衍，據迂評本刪。

#11『推』字衍，據迂評本刪。

#12此處明顯脫『之』字，當補。

#13『則』誤為『於』，據凌瀛初本、迂評本改。

#14『能為』誤倒，依文例改。

#15『盡』字衍，據凌濛初本、迂評本刪。.

#16『雖』誤為『誰』，據趙用賢本改。

#17『日』誤為『曰』，據陳奇猷本改。

#18『庶過』顯係『庶適』之誤，據陳奇猷本改。適通嫡。

#19『因』誤為『固』，據陳奇猷本改。

#20『下上』誤倒為『上下』，於義相反，當改。

#21『易』顯係『見』之誤，當改。

#22『止』誤為『上』，當改。

#23『之』字衍，依陳奇猷說刪。

#24『必』誤為『以』，依陳奇猷本改。

#25『法』字脫，據陳奇猷本補。

#26『上』誤為『止』，據陳奇猷本改。

#27此節缺標題，據趙用賢本補『主威』二字。

韓非子卷之十九

五蠹第四十九

上古之世，人民少而禽獸眾，人民不勝禽獸蟲蛇，有聖人作，搆木為巢，以避羣害，而民悅之，使王天下，號曰有巢氏。民食果蓏蜯蛤，腥臊惡臭，而傷害腹胃，民多疾病，有聖人作，鑽燧取火，以化腥臊，而民說之，使王天下，號之曰燧人氏。中古之世，天下大水，而鯀、禹決瀆。近古之世，桀、紂暴亂，而湯、武征伐。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，必為鯀、禹笑矣。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，必為湯、武笑矣。然則今有美堯、舜、湯、武、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，必為新聖笑矣。是以聖人不期修古，在扶世急也。不法常可，論世之事，因為之備。宋人有耕田者，田中有株，兔走觸株，折頸而死，因釋其耒而守株，冀復得兔，兔不可復得，而身為宋國笑。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，皆守株之類也。

古者丈夫不耕，草木之實足食也。婦人不織，禽獸之皮足衣也。不事力而養足，人民少而財有餘，故民不爭。是以厚賞不行，重罰不用，而民自治。今人有五子不為多，子又有五子，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，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，事力勞而供養薄，故民爭，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。

堯之王天下也，有茅茨不剪，采椽不斲，糲粢之食，藜藿之羹，冬日麑裘，夏日葛衣，雖監門之服養，不虧於此矣。禹之王天下也，身執耒臿以為民先，股無胈#1，經不生毛，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。以是言之，夫古之讓天子者，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，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？今之縣令，一日身死，子孫累世絜駕，故人重之。是以人之於讓也，輕辭古之天子，難去今之縣令者，薄厚之實異也。夫山居而谷汲者，膢臘而相遺以水。谷水難得，故節以水相遺也。澤居苦水者，買庸而決竇。澤者苦水，故買人功使決竇也。故饑歲之春，幼弟不饟。幼弟可惜，猶不饟之也。穰歲之秋，疏客必食。非疏骨肉愛過也，多少之實異也。是以古人易財，非仁也，財多也。今之爭奪，非鄙也，財寡也。輕辭天子，非高也，勢薄也　□土橐，非下

也，權重也。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，故罰薄不為慈，誅嚴不為戾，稱俗而行也。故事因於世，而備適於事。

古者文#2王處豐鎬之間，地方百里，行仁義而懷西戎，遂王天下。徐偃王處漢東，地方五百里，行仁義，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，荊文王恐其害己也，舉兵伐徐，遂滅之。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，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，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。故曰：世異則事異。當舜之時，有苗不服，禹將伐之，舜曰：不可。上德不厚而行武，非道也。乃修教三年，執干戚舞，有苗乃服。共工之戰，鐵銛矩者及乎敵，鎧甲不堅者傷乎體，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。故曰：事異則備變。上古競於道德，中世逐於智謀，當今爭於氣力。齊將攻魯，魯使子貢說之，齊人曰：子言非不辯也，吾所欲者地也，非斯言所謂也。遂舉兵伐魯，去門十里以為界。故偃王仁義而徐亡，子貢辯智而魯削。以是言之，夫仁義辯智，非所以持國也。去偃王之仁，息子貢之智，循徐、魯之力，使敵萬乘，則齊、荊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。

夫古今異俗，新故異備，如欲以寬緩之政，治急世之民，猶無轡策而御駻馬，此不知之患也。今儒、墨皆稱#3先王兼愛天下，則民視君#4如父母。何以明其然也？曰：司寇行刑，君為之不舉樂。聞死刑之報，君為流涕。此所舉先王也。夫以君臣為如子父則必治，推是言之，是無亂父子也。人之情性，莫先於父母，皆見愛而未必治也，雖厚愛，奚遽不亂？今先王之愛民，不過父母之愛子，子未#5必不亂也，則民奚遽治哉！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，此以效仁，非以為治也。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，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，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，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。且民者固服於勢，寡能懷於義。仲尼，天下聖人也，修行明道以遊海內，海內說其仁，美其義，而為服役者七十人，蓋貴仁者寡，能義者難也。故以天下之大，而為服役者七十人，而仁義者一人。魯哀公，下主也，南面君國，境內之民莫敢不臣。民者固服於勢，勢誠易以服人，故仲尼反為臣，而哀公顧為君。仲尼非懷其義，服其勢也。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，乘勢則哀公臣仲尼。今學者之說人主也，不乘必勝之勢，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，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，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，則七十子也。此必不得之數也。

今有不才之子，父母怒之弗為改，鄉人譙之弗為動，師長教之弗為變。夫以父母之愛，鄉人之行，師長之智，三美加焉，而終不動其脛毛，不改。州部之吏，操官兵，推公法而求索姦人，然後恐懼，變

其節，易其行矣。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，必待州部之嚴刑者，民固驕於愛，聽於威矣。故十仞之城，樓季弗能踰者，峭也。千仞之山，跛牂易牧者，夷也。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。布帛尋常，庸人不釋。鑠金百溢，盜#6跖不掇。金銷爛，雖多，跖棄而不掇。不必害則不釋尋常，必害手則不掇百溢，故明主必其誅也。是以賞莫如厚而信，使民利之。罰莫如重而必，使民畏之。法莫如一而故，使民知之。故主施賞不遷，行誅無赦。譽輔其賞，毀隨其罰，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。今則不然，以其有功也爵之，而卑其士官也。以其耕作也賞之，而少其家業也。以其不收也外之，而高其輕世也。以其犯禁罪之，而多其有勇也。毀譽、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，故法禁壞而民愈亂。今弟兄被侵必攻者廉也，世謂之有廉隅之人。知友辱隨仇者貞也，廉貞之行成，而君上之法犯矣。人主尊貞廉之行，而忘犯禁之罪，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。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，不戰攻而尊則謂之賢，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。人主說賢能之行，而忘兵弱地弱之禍，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。

　　儒以文亂法，俠以武犯禁，而人主兼禮之，此所以亂也。夫離法者罪，而諸先生#7以文學取#8。犯禁者誅，而羣俠以私劍養。故法之所非，君之所取。吏之所誅，上之所養也。法趣上下四相反也，而無所定，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。故行仁義者非所譽，譽之則害功。文學者非所用，用之則亂法。楚之有直躬，其父竊羊而謁之吏，令尹曰：殺之，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，報而罪之。以是觀之，夫君之直臣，父之暴子也。魯人從君戰，三戰三北，仲尼問其故，對曰：吾有老父，身死莫之養也。仲尼以為孝，舉而上之。以是觀之，夫父之孝子，君之背臣也。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，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。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，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，而求致社稷之福，必不幾矣。古者蒼頡之作書也，自環者謂之私，背私謂之公，公私之相背也，乃蒼頡固以知之矣。今以為同利者，不察之患也。然則為匹夫計者，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。行義修則見信，見信則受事。文學習則為明師，為明師則顯榮。此匹夫之美也。然則無功而受事，無爵而顯榮，為有政如此，則國必亂，主必危矣。故不相容之事，不可兩立也。斬敵者受賞，而高慈惠之行。拔城者受爵祿，而信廉愛之說。堅甲厲兵以備難，而美薦紳之飾。富國以農，距敵恃卒，而貴文學之士。廢敬上畏法之民，而養遊俠私劍之屬。舉行如此，治強不可得也。國平養儒俠，難至用介士。#9所利非所用，所用非所利。是故服事者簡其業，而遊學者日衆，是世之所以亂也。

且世之所謂賢者，貞信之行也。所謂智者，微妙之言也。微妙之言，上智之所難知也。今為衆人法，而以上智之所難知，則民無從識之矣。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，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。夫治世之事，急者不得，則緩者非所務也。今所治之政，民間之事，夫婦所明知者不用，而慕上知之論，則其於治反矣。故微妙之言，非民務也。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，必將貴不欺之士。不欺之士者，亦無不欺之術也。布衣相與交，無富厚以相利，無威勢以相懼也。故求不欺之士，今人主處制人之勢，有一國之厚，重賞嚴誅，得操其柄，以修明術之所燭，雖有田常、子罕之臣，不敢欺也，奚待於不欺之士？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，而境內之官以百數，必任貞信之士，則人不足官，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。故明主之道，一法而不求智，固術而不慕信，故法不敗，而羣官無姦詐矣。

今人主之於言也，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。其用於行也，美其聲而不責其功。是以天下之衆，其談言者務為辯而不周於用，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，而政不免於亂。行身者競於為高而不合於功，故智士退處巖穴，歸祿不受，而兵不免於弱，政不免於亂，此其故何也？民之所譽，上之所禮，亂國之術也。今境內之民皆言治，藏商、管之法者家有之，而國愈貧，言#10耕者衆，執未者寡也。境內皆言兵，藏孫、吳之書者家有之，而兵愈弱，言戰者多，被甲者少也。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，賞其功伐禁無用。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。夫耕之用力也勞，而民為之者，曰可得以富也。戰之事也危，而民為之者，曰可得以貴也。今修文學，習言談，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，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，則人孰不為也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，事智者衆則法敗，用力者寡則國貧，此世之所以亂也。故明主之國，無書簡之文，以法為教，無先王之語，以吏為師，無私劍之捍，以斬首為勇。是境內之民，其言談者必軌於法，動作者歸之於功，為勇者盡之於軍。是故無事則國富，有事則兵強，此之謂王資。既畜王資，而承敵國之疊，超五帝，侔三王者，必此法也。

今則不然，士民縱恣於內，言談者為勢於外，外內稱惡以待強敵，不亦殆乎！故羣臣之言外事者，非有分於從衡之黨，則有仇讎之忠，而借力於國也。從者，合衆強以攻一弱也，而衡者，事一強以攻衆弱也。皆非所以持國也。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：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。事大未必有實，則舉圖而委，效璽而請兵矣。獻圖則地削，效璽則名卑，地削則國削，名卑則政亂矣。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，而亡地亂政矣。人臣之言從者皆曰：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，失天下則國

危，國危而卑。救小未必有實，則起兵而敵大矣。救小未必能存，而交大未必不有疏，有疏則為強國制矣。出兵則軍敗，退守則城拔，救小為從未見其利，而亡地敗軍矣。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於內，救小則以重求利於外，國利未立，封土厚祿至矣。主上雖卑，人臣尊矣。國地雖削，私家富矣。事成則以權長重，事敗則以富退處。人主之於其聽說也，於其臣，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。事敗而弗誅，則遊說之士孰不為用矰繳之說而傲倖其後？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，此其故何也？是人君不明於公私之利，不察當否之言，而誅罰不必其後也。皆曰：外事大可以王，小可以安。夫王者，能攻人者也，而安則不可攻也。強則能攻人者也，治則不可攻也。治強不可責於外，內政之有也。今不行法術於內，而事智於外，則不至於治強矣。鄙諺曰：長袖善舞，多錢善賈。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。故治強易為謀，弱亂難為計。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，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，非用於秦者必智，用於燕者必愚也，蓋治亂之資異也。故周去秦為從，期年而舉。衛離魏為衡，半歲而亡。是周滅於從，衛亡於衡也。使周、衛緩其從衡之計，而嚴#11其境內之治，明其法禁，必其賞罰，盡其地力，以多其積，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，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，攻其國則其傷大，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，而使強敵裁其弊也，此必不亡之術也。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，治國者之過也。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，則亡不可振也。

民之政計，皆就安利如辟危窮。今為之攻戰，進則死於敵，退則死於誅則危矣。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，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。窮危之所在也，民安得勿避？故事私門而完解舍，解舍完則遠戰，遠戰則安。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，求得則私安，私安則利之所在，安得勿就？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。夫明王治國之政，使其商工遊食之民少而名卑，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。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，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。姦財貨賈得用於市，則商人不少矣。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，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。是故亂國之俗，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，盛容服而飾辯說，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。其言古者為設詐稱，借於外力以成其私，而遺社稷之利。其帶劍者聚徒屬，立節操以顯其名，而犯五官之禁。其患御者積於私門，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，退汗馬之勞。其商工之民，修治苦窳之器，聚弗靡之財，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。此五者，邦之蠹也。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，不養耿介之士，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，削滅之朝，亦勿怪矣。

顯學第五十

世之顯學，儒、墨也。儒之所至，孔丘也。墨之所至，墨翟也。自孔子之死也，有子張之儒，有子思之儒，有顏氏之儒，有孟氏之儒，有漆雕氏之儒，有仲梁氏之儒，有孫氏之儒，有樂正氏之儒。自墨子之死也，有相里氏之墨，有相夫氏之墨，有鄧陵氏之墨。故孔、墨之後，儒分為八，墨離為三，取舍相反不同，而皆自謂真孔、墨。孔、墨#12不可復生，將誰使定世之學乎？孔子、墨子俱道堯、舜，而取舍不同，皆自謂真堯、舜，堯、舜不復生，將誰使定儒、墨之誠乎？殷、周七百餘歲，虞、夏二千餘，而不能定儒、墨之真，今乃欲審堯、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，意者其不可必乎？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，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。故明據先王，必定堯、舜者，非愚則誣也。愚誣之學，雜反之#13行，明主弗受也。墨者之葬也，冬日冬服，夏日夏服，桐棺三寸，服喪三月，世以為儉而禮之。儒者破家而葬，服喪三年，大毀扶杖，世主以為孝而禮之。夫是墨子之儉，將非孔子之侈也。是孔子之孝，將非墨子之戾也。今孝戾、侈儉俱在儒、墨，而上兼禮之。漆雕之議，不色撓，不目逃，行曲則違於臧獲，行直則怒於諸侯，世主以為廉而禮之。宋榮子之議，設不鬭爭，取不隨仇，不羞囹圄，見侮不辱，世主以為寬而禮之。夫是漆雕之廉，將非宋榮之恕也。是宋榮之寬，將非漆雕之暴也。今寬廉、恕暴俱在二子，人主兼而禮之。自愚誣之學、雜反之辭爭，而人主俱聽之，故海內之士，言無定術，行無常議。夫冰炭不同器而久，寒暑不兼時而至，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，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，安得無亂乎？聽行如此，其於治人又必然矣。

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：與貧窮地，以實無資。今夫與人相善也，無豐年旁入#14之利而獨以完給者，非力則儉也。與人相善也，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，非侈則墮也。侈而墮者貧，而力而儉者富。#15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，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。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，不可得也。今有人於此，義不入危城，不處軍旅，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，世主必從而禮之，貴其智而高其行，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。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，所以易民死命也，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，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，不可得也。藏書策，習談論，聚徒役，服文學而議說，世主必從而禮之，曰：敬賢士，先王之道也。夫吏之所稅，耕者也，而上之所養，學士也。耕者則重稅，學士則多賞，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，不可得也。立節參明，執操不侵，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，世主必從而禮之，以為自好

之士。夫斬首之勞不賞，而家鬭之勇尊顯，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鬬，不可得也。國平則養儒俠，難至則用介士，所養者非所用，所用者非所養，此所以亂也。且夫人主之於聽學也，若是其言，宜布之官而用其身，若非其言，宜去其身而息其端。今以為是也而弗布於官，以為非也而不息其端，是而不用，非而不息，亂亡之道也。

澹臺子羽，君子之容也，仲尼幾而取之，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。宰予之辭，雅而文也，仲尼幾而取之，與處而智不充其辯。故孔子曰：以容取人乎，失之子羽。以言取人乎，失之宰予。#16故以仲尼之智，而有失實之聲。今之新辯濫乎宰予#17，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，為悅其言，因任其身，則焉得無失乎？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，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。此二者，任辯之失也。夫視鍛錫而察青黃，區冶#18不能以必劍。水擊鵠鴈，陸斷駒馬，則臧獲不疑鈍利。發齒吻形容，伯樂不能以必馬。授車就駕，而觀其末塗，則臧獲不疑駑良。觀容服，聽辭言，仲尼不能以必士。試之官職，課其功伐，則庸人不疑於愚智。故明主之吏，宰相必起於州部，猛將必發於卒伍#19。夫有功者必賞，則爵祿厚而愈勸。遷官襲級，則官職大而愈治。夫爵祿大而官職治，王之道也。

磐石千里不可謂富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。石非不大，數非不衆也，而不可謂富強者，磐不生粟，象人不可使距敵也。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，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。儒俠毋軍勞，顯而榮者則民不使，與象人同事也。夫禍知磐石象人，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，不使之民，不知事類者也。故敵國之君王，雖說吾義，吾弗入貢而臣。關內之侯，雖非吾行，吾必使執禽而朝。是故力多則人朝#20，力寡則朝於人，故明君務力。夫嚴家無悍虜，而慈母有敗子，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，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。

夫聖人之治國，不恃人之為吾善也，而用其不得為非也。恃人之為吾善也，境內不什數，用人不得非，一國可使齊。為治者用衆而舍寡，故不務德而務法。夫必恃自直之箭，百世無矢，恃自圜之木，千歲無輪矣。自直之箭，自圜之木，百世無有一，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？隱括之道用也。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、自圜之木，良工弗貴也，何則？乘者非一人，射者非一發也。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，明主弗貴也，何則？國法不可失，而所治非一人也。故有術之君，不隨適然之善，適然，謂偶然也。而行必然之道。

今或謂人曰：使子必智而壽，則世必以為狂。夫智，性也；壽，命也。性命者，非所學於人也，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，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。謂之不能，然則是諭也。夫諭，性也。以仁教人，是以智與壽說也，有度之主弗受也。故善毛嗇、西施之美，無益吾面。用脂澤粉黛，則倍其初。言先王之仁義，無益於治。明吾法度，必吾賞罰者，亦國之脂澤粉黛也。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，故不道仁義。今巫祝之祝人曰：使若千秋萬歲。千秋萬歲之聲聒#21耳，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，此人所以簡巫祝也。今世儒者之說人主，不言今之所以為治，而語已治之功。不審官法之事，不察姦邪之情，而皆道上古之傳，譽先王之成功。儒飾辭曰：聽吾言，則可以霸王。此說者之巫祝，有度之主不受也。故明主舉實事，去無用，不道仁義者故，不聽學者之言。今不知治者必曰：得民之心。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，則是伊尹、管仲無所用也，將聽民而已矣。民智之不可用、猶嬰兒之心也。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，首病不治，則加痛也。不?痤則寖益。謂癰也。?威而潰之，披?也。剔首、?痤必一人抱之，慈母治之，然猶啼呼不止，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。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，而以上為酷。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，而以上為嚴。徵賦錢粟以實倉庫，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，而以為貪。境內必知介，而無私解，并力疾鬬所以禽虜也，而以上為暴。此四者所以治安也，而民不知悅也。夫求聖通之士者，為民知之不足師用。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，欲以擊禹也。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。禹利天下，子產存鄭，人皆以受謗，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。故舉士而求賢智，為政而期適民，皆亂之端，未可與為治也。

韓非子卷之十九竟

#1『肬』誤為『肢』，據張榜本、迂評本改。

#2『文』藏本誤作『大』，今正。

#3此處脫『稱』字，據凌瀛初本、迂評本補。

#4『君』誤為『民』，據張榜本改。

#5『未』字脫，據迂評本補。

#6藏本作『溢跖』顯係『盜跖』之誤，今正。

#7『先生』藏本誤為『先王』，據陳奇猷本改。

#8『取』字脫，依陳奇猷本補。

#9『介土』顯係『介士』之誤，當改。

#10『言』藏本誤為『民』，據趙用賢本、凌瀛初本改。

#11『嚴』字藏本脫，據凌瀛初本補。

#12『孔墨』二字脫，據迂評本補。

#13依文例當有『之』字，據陳奇猷本補。

#14『入』藏本誤作『人』，今正。

#15『富』字誤衍，當刪。

#16『以』字衍，據陳奇猷說刪。

#17『宰子』顯係『宰予』之誤，．據陳奇猷本改。

#18『區治』顯係『區冶』之誤，據陳奇猷本改。

#19『平伍』顯係『卒伍』之誤，當改。

#20『朝』誤為『或』，據陳奇猷說改。

#21『聒』藏本誤作『桰』，據張榜本改。

韓非子卷之二十

忠孝第五十一

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為是也，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，是以天下亂。皆以堯、舜之道為是而法之，是以有弒君，有曲於父。堯、舜、湯、武，或反君臣之義，亂後世之教者也。堯為人君而君其臣，舜為人臣而臣其君，湯、武為人臣而弒其主，刑其尸，而天下譽之，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。夫所謂明君者，能畜其臣者也。所謂賢臣者，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。今堯自以為明而不能以畜舜，舜自以為賢而不能以戴堯，湯、武自以為義而弒其君長，此明君且常與，而賢臣且常取也。故至今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，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。父而讓子，君而讓臣，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。臣之所聞曰：臣事君，子事父，妻事夫，三者順則天下治，三者逆則天下亂，此天下之常道也，王賢臣而弗易也。則人主雖不肖，不敢侵也。今夫上賢任智無常，逆道也。而天下常以為治，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，戴氏奪子氏於宋，此皆賢且智也，豈愚且不肖乎？是廢常上賢則亂，舍法任智則危。故曰：上法而不上賢。

記曰：舜見瞽叟，其容造焉。造，愁貌也。孔子曰：當是時也，危哉。天下岌岌，有道者，父固不得而子，君固不得而臣也。臣曰：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。然則有道者，進不得為臣主，退不得為父子邪？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，家貧則富之，父苦則樂之。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，國亂則治之，主卑則尊之。今有賢子而不為父，則父之處家也苦。有賢臣而不為君，則君之處位也危。然則父有賢子，君有賢臣，適足以為害耳，豈得利焉哉！所謂忠臣不危其君，孝子不非其親，今舜以賢取君之國，而湯、武以義放弒其君，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，而天下賢之。古之烈士，進不臣君，退不為家，是進則非其，退則非其親者也。且夫進不臣君，退不為家，亂世絕嗣之道也。是故賢堯、舜、湯、武而是烈士，天下之亂術也。瞽叟為舜放之，象為舜弟而殺之，放父殺弟，不可謂仁，妻帝二女而取天下，不可謂義？仁義無有，不可謂明。詩云：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信若詩之言也，是舜出則臣其君，入則臣其父，妾其母，妻其主

女也。故烈士內不為家，亂世絕嗣。而外矯於君，朽骨爛肉，施於土地，流於川谷，不避蹈水火，使天下從而效之，是天下徧死而願夭#1也，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。世之所為烈士者，離#2眾獨行，取異於人，為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。臣以為，恬淡，無用之教也，恍惚，無法之言也。言出於無法，教出於無用者，天下以之察。臣以為人生必事君養親，不可以恬淡。之人必以言論忠信法術，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。恍惚之言，恬淡之學，天下之惑術也。孝子之事父也，非競取父之家也。忠臣之事君也，非競取君之國也。夫為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：某子之親，夜寢早起，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。是誹謗其親者也。為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，誹謗其君者也。非其親者知謂之不孝，而非其君者天下賢之，此所以亂也。故人臣毋稱堯、舜之賢，毋譽湯、武之伐，毋言烈士之高，盡力守法，專心於事主者為忠臣。

古者黔首悗密蠢愚，悗，忘情貌。故可以虛名取也。今民儇調智慧，欲自用不聽上，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，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。而世皆曰：許由讓天下，賞不足以勸。盜跖犯刑赴難，罰#3不足以禁。臣曰：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，許由是也。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，堯、舜是也。毀廉求財，犯刑趨利，忘身之死者，盜跖是也。此二者殆物也，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為量。治也者，治常者也。道也者，道常者也。殆物妙言，治之害也。天下太上#4之士，不可以賞勸也。天下太下#5之士，不可以為刑禁也。然為太上士不設賞，為太下#6士不設刑，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。故世臣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。諸侯言從者曰：從成必霸。而言橫者曰：橫成必王。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，然而功名不成，霸王不立者，虛言非所以成治也。王者獨行謂之王，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正#7，五霸不待從橫而#8察，治內以裁外而已矣。

人主第五十二

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，大臣太#9貴，左右太威也。所謂貴者，無法而擅行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。所謂威者，擅權勢而輕重者也。此二者不可不察也。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，以筋力也。萬乘之主、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，以其威勢也。威勢者，人主之筋力也。今大臣得威，左右擅勢，是人主失力，人主失力#10，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。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，以其爪牙也，當使虎豹失其爪牙，則人必制之矣。今勢重者，人主之爪牙也，君人而失其

爪牙，虎豹之類也。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，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，而不蚤奪之，故身死國亡。今無術之主，皆明知宋、簡之過也，而不悟其失，不察其事類者也。且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，不相容也。何以明之？主有術士，則大臣不得制斷，近習不敢賣重，大臣左右權勢息，則人主之道明矣。今則不然，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，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，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，人主奚時得論裁？故有術不必用，而勢不兩立，法術之士焉得無危？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，而背左右之訟，獨合乎道言也。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？此世之所以不治也。明主者推功而爵祿，稱能而官事，所舉者必有賢，所用者必有能，賢能之士進，則私門之請止矣。夫有功者受重祿，有能者處大官，則私劍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，遊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？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。今近習者不必智，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，入因與近習論其言，聽近習而不計其智，是與愚論智也。其當途者不必賢，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，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，聽其言而不用賢，是與不肖論賢也。故智者使策於愚人，賢士程行於不肖，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，而#11主之明塞矣。昔關龍逄說桀而傷其四支，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，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。此三子者為人臣非不忠，而說非不當也，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，主不察賢智之言，而蔽愚不肖之患也。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，聽愚不肖之臣，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？此世之所以亂也。

飭令第五十三

飭令則法不遷，法平則吏無姦。法已定矣，不以善言售法。任功則民少言，任善則民多言。行法曲斷，以五里斷者王，能參驗五里然後斷#12定其罪，如此者王也。以九里斷者強，既王且強。宿治者削。宿，置也。若委置其法則必削。以刑治，以賞戰，厚祿以用術。行都之過，則都無姦市。物多末#13衆，農弛姦勝，則國必削。民有餘食，使以粟出，爵必以其力，則震不怠。三寸之管毋當，不可滿也。雖受不多，然無當則不可滿也。授官爵，出利祿不以功，是無當也。國以功授官與爵，此謂以成智謀，以威勇戰，其國無敵。國以功授官與爵，則治見者省，言有塞，此#14謂以治去治，以言去言，以功與爵者也，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。兵出必取，取必能有之。案兵不攻必當。朝廷之事，小者不毀，效功取官爵，廷雖有辟言，不得以相干也，是謂以數治。以力攻者，出一取十。以言攻者，出十喪百。國好力，此謂以難攻。國好言，此謂以易攻。其能，勝其害。輕其任，而

道壞餘力於心，莫負乘官之責於君，內無伏怨，使明者不相干，故莫訟。使士不兼官，故技長。使人不同功，故莫爭。言此謂易攻。重刑少賞，上愛民，民死賞。多賞輕刑，上不愛民，民不#15賞。利出一空者，其國無敵。利出二空者，其兵半用。利出十空者，民不守。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。行刑重其輕者，輕者不至，#16重者不來，此謂以刑去刑。罪重而輕刑，輕刑則事生，此謂以刑致刑，其國必削。

心度第五十四

聖人之治民，度於本，不從其欲，期於利民而已。故其與之刑，非所以惡民，愛之本也。刑勝而民靜，賞繁而姦生，故治民者，刑勝，治之首也。賞繁，亂之本也。夫民之性，喜其亂而不親其法，故明主之治國也，明賞則民勸功，嚴刑則民親法。勸功則公事不犯，親法則姦無所萌。故治民者，禁姦於未萌。而用兵者，服戰於民心。禁先其本者治，兵戰其心者勝。聖人之治民也，先治者彊，先戰者勝。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，專舉公而私不從，賞告而姦不生，明法而治不煩，能用四者強，不能用四者弱。夫國之所以強者，政也。主之所以尊者，權也。故明君有權有政，亂君亦有權有政，積而不同，其所以立異也。故明君操權而上重，一政而國治。故法者王之本也，刑者愛之自也。

夫民之性，惡勞而樂佚，佚則荒，荒則不治，不治則亂，而賞刑#17不行於天下者必塞。故欲舉大功而難致力者，大功不可幾而舉也。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，民亂不可幾而治也。故治民無常，唯治為法。法與時轉則治，治與世宜則有功。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，世知維之以刑則從。時移而治不易者亂，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。故聖人之治民也#18，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。

能越力於地者富，能起力於敵者強，強不塞者王。故王道在所聞，在所塞。塞其姦者必王，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，恃其不可亂也。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，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。故賢君之治國也，適於不亂之術。貴爵則上重，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。好力者其爵貴，爵貴則上尊，上尊則必王。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，其爵賤，爵賤則上卑，上卑者必削。故立國用民之道也，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，王可致也。

制分第五十五

夫凡國博君尊者，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。是以君人者分爵祿制，則法必嚴以重之。夫國治則民安，事亂則邦危。法重者得人情，禁輕者失事實。且夫死力者，民之所有者也，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。而好惡者，上之所制也，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，上掌好惡以御民力，事實不宜失矣。然而禁輕事失者，刑賞失也。其治民不秉法，為善也如是，則是無法也。故治亂之理，宜務分刑賞為急。治國者莫不有法，然而有存有亡。亡者，其制刑賞不分也。治國者，其刑賞莫不有分，有持以異為分，不可謂分。至於察君之分，獨分也，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，願毋抵罪而不敢胥賞。故曰：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。是故夫至治之國，善以止姦為務。是何也#19？其法通乎人情，關乎治理也。然則去微姦之道奈何？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。則使相闚奈何？曰：蓋里相坐而已。同里有罪，罪心相坐。禁尚有連於己者，理不得相闚，惟恐不得免。有姦心者不令得忘，闚者多也。如此則慎己而闚彼。發姦之密，告過者免罪受賞，失姦者必誅連刑。如此則姦類發矣。姦不容細，私告任坐使然也。任，保也。同里相保之人則坐之，故曰任坐。

夫治法之至明者，任數不任人。是以有術之國，不用譽則毋適，境內必治，任數也。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，而弗能圉禁者，任人而無數也。自攻者人也，攻人者數也。故有術之國，去言而任法。凡畸功之循約者難#20知，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，是以刑賞惑乎貳。所謂循約難知者，姦功也。臣過之難見者，失根也。循理不見虛功，度情詭乎姦根，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，而談者為略於外，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，故其法不用，而刑罰不加乎僇人。如此，則刑賞安得不容其貳？故實#21有所至，而理失其量。量之失，非法使然也，法定而任慧也。釋法而任慧者，則受事者安得其務？務不與事相得，則法安得無失，而刑安得無煩？是以賞罰擾亂，邦道差誤，刑賞之不分白也。

韓非子卷之二十竟

#1『夭』藏本誤為『天』，據陳奇猷本改。

#2『離』藏本誤為『雖』，據陳奇猷說改。

#3『罰』字藏本脫，據凌瀛初本補。

#4『平』當作『上』，據張鼎文本及顧廣圻校改。

#5『平』當作『下』，據張鼎文本及顧廣圻校改。

#6『大下』顯係『太下』之誤，依文例當改。

#7『正』誤為『止』，據趙用賢本、凌濛初本、迂評本改。

#8諸本皆有『而』字，據補。

#9『太』誤為『大』，據陳奇猷本改。

#10『人主失力』四字脫，依陳奇猷說補。

#11『而』誤為『以』，據趙用賢本改。

#12『斷』字衍，據陳奇猷本刪。

#13『末』誤為『者』，據凌瀛初本、迂評本改。

#14『北』顯係『此』之誤，當改。

#15『不』字脫，據凌瀛初本、迂評本補。

#16『至』字衍，據凌瀛初本、迂評本刪。

#17『而』字誤衍，當刪。

#18『也』誤為『治』，據凌瀛初本改。

#19『也』字脫，據凌瀛初本、迂評本補。

#20『難』誤為『雖』，據凌瀛初本、迂評本改。

#21『故實』誤倒，據凌瀛初本、迂評本改。